

有島武郎論文集



任白濤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2377B

廿二年任可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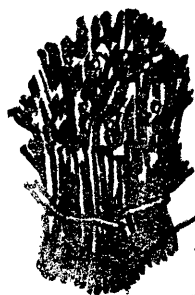
新上海神州光社

年



有 島 武 郎
論 文 集

任 白 濤 譯



神 州 國 光 社 刊

T669183

上海圖書館書

寫在卷頭

一

這回日本新潮社重刊『有島武郎全集』，曾在『做偉大的人類苦
之行者，勇敢的我等之先驅者的有島武郎的新全集出版』的長標題之
下發表如次的宣言式文字。

『我們的有島武郎，是愛和真理的藝術家；這兩事是像他那樣地
以完全的形體而現出；是像他那樣地有機地結合到一起；最像他那樣
地持有不滅不變的意義的：這不僅在我們的文壇，即在全世界的文學
界也是稀有的。』

「純真」這個語句，似乎是爲他的全生涯所作的語句。像呼起一代的感應的那個死而證明了的那樣，排斥一切的虛僞和妥協，而徹底純粹地，徹底真實地，直走過人生之一路了。因此他的生涯是一個殉教者的生涯；他的作物帶着藝術以上之經典的權威。

「他的存在又算是顯示出日本人之民族的教養之最高峯之一個；沒有像他那樣完全，像他那樣正確地吸收並攝取了西歐文化的人；而且他在日本人中，更是以珍奇的，豐饒的大陸的文學的天賦，而必須特筆的作家。在像養育到太是島國的瘦地的灌木似的作家夥多的日本文壇而竟有自由地伸展，成長着的喬木般的這個作家，這是我們大可誇稱的事。

「但是使有島武郎偉大的，與其說是在做文學者，甯不如說是在做人；與這同樣地惹動我們的興感的，是與他的作品相關聯的他的述說自己的話語。像他那樣忠實地，真摯地浸漬於時代的懊惱中的，是沒有的，又像他那麼正直地率真地表白那個懊惱的，也是沒有的。因之在像他那樣的人物的論文，隨筆，書簡，日記之類，才算是具有與文藝創作同等的意義和價值的。」

「現代是新的世界，新的日本的陣痛期。通社會的一切階級，一切層次，一切個人而像如今這樣大的懊惱盤旋着的時代是沒有的。在這時候相信是把「有島武郎全集」在良心的編纂之下，完成完全的分類統一，而再度提供於世的時期，於是乎刊行。」

我以為這篇文字說的都是與有島的文字同樣的忠實的，真摯的，而一點也沒有日本式的誇張的話；尤其是稱有島武郎是許多灌木作家中的喬木作家，更是十分中肯之言。只是說有島武郎的存在『是顯示出日本人之民族的教養之最高峯之一個』，我不敢贊同，因為我深知道有島武郎的心中沒有『民族』的分別，在他的心目中映着的，只有『人』而已；所以把『民族的教養……』改為『人的教養……』才對。

在前記的全集刊行宣言的後邊更彙集幾位文壇大家的評語。——
菊池寬說：『曾以自然主義為基調的大正文學，是把什麼閑却了？尊重理智和科學過甚的結果，是把什麼閑却了？就是情熱和靈性。我們

在文學（日本文學——譯者）裏尋求燃燒自他之情熱的火焰和靈性的叫聲，好多回都失望了。給我們擔當這個事情的作家，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有島武郎……他的作品在日本的文學界，必定要做這個天才的情熱和靈性的遺產而永久地放其光輝。」——鶴見祐輔說：『有島武郎的文獻，將要隨着年而增大它的偉大性。在新日本產生的文藝作品中，他的作品是含有世界的價值之好多要素的……』又說：『想學大正時代的散文的人，將必在有島的文章裏求其規範。以正直的，率真的心而懊惱於人生的人們，乃至祈願未來的新生活的人們，將必永久地在他的文集裏得到溫暖的慰藉……』的確有島武郎的作品是『燃燒自他之情熱的火焰和靈性的叫聲』；的確『有世界的價值』。

二

有了上述的宣言和批評，那末這個譯本刊行目的乃至它的價值，似可不必再贅；但就譯者的立場上而言，實不能沒有說辭。

* * * * *

這本書是『有島武郎著作集』（初次全集刊行名稱）第十一，十二，十五，三輯的合併譯：第十一輯差不多算是完全譯了，第一卷『關於愛』就是它的正文，第二卷是它的『餘錄』；第三卷是第十五輯——『生活與藝術』——中的十二個長篇之七篇；第四卷是第十三輯——『小小的燈』——的第一編的四篇之三；第五卷是同輯的第四編，第

六卷，是同輯第二編的一部分：一共算是一個長篇，二十二個短篇。第一卷『關於愛』，是有島武郎的最重要的著作，這到後邊，再行細說。第二卷，盡是述說愛和藝術乃至藝術和愛的關係的文字。第三卷的文字自然是如原書的名目了。第四，五，六，三卷都可以說是關於思想方面的文字。要之，有島武郎的藝術觀和人生觀算是赤裸裸地，收編到這部集子裏面了。在『有島武郎著作集』中的屬於他的純粹創作的文藝和思想的論文算是差不多選譯完了。——第二，第三，兩卷的文字，事實上是可以合為一卷的，只因原書是在兩分着的，所以我也就不變動它。

這本書第一卷的原名，直譯起來，是『愛是不憐恤地奪的』魯迅

譯爲『愛是恣意劫奪的』也很確當（見『壁下譯叢』的『生藝術之胎』文後）；我因爲它是汎論『愛』的。這個題目不能一概包括全名，再則它容易招來不精細的讀者的誤解；第三，是他在這本書出版之後，又在『大阪每日新聞社』所辦的『文化大學講座』講演一遍，隨後更由大每社刊出一本『文化大學叢書第一編』『關於愛』來：所以我決定把它改成『關於愛』了。

三

有人說『關於愛』中所表現的，是與集團主義相反的個人主義。真的，若是不仔細地通讀一遍，是要待着這種謬誤的論斷的：『我以

爲必須改變的，是社會生活；以次改變個人的生活。」（頁一〇四）

「我是體驗着個性的尊嚴了；知道在個性要求之前，社會之要求是必須無條件地變化的事情了。」（頁一〇五）這些不都是明白地表現出這篇的主題不在個人而在集團嗎？——篇中所說的「外界」，就是資產階級，就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讀者應該看清這一點。我們現在再讀他那藉「個性」口氣說出的「起來，看看在你眼前的廣闊的視野；並且希望你替我把這些介紹給大眾！」（頁四〇）的嚴厲的鞭策自己的話語，更可明白他決不是個人主義的作家了。

要之，有島武郎所說的個性主義，決乎不是狹隘的個人主義。如有島武郎是狹隘的個人主義者，他也決不放棄田產去辛辛苦苦地做文

字工作——爲人類服務的工作——了，這是十分明顯的事情。又，他所說的「愛是不憐恤地奪的」的道理，就是互助的道理，決不是你爭我奪，尤其不是「巧取豪奪」。

又在「關於愛」的「愛與社會生活」一項中即一〇五頁最後一段之前，原書上本有「（以下十餘行由內務省的注意抹煞）」的字句；若是這十餘行果不幸而竟是本篇的更重要的部分，那末據它去評判有島武郎，在泉下的有島武郎當然是不能完全接受這個評判的。

若是從有島武郎的短篇論文中看他的立場，更其明瞭了：比方「我不信所謂天才，所謂藝術家是與大眾全然由相異的原質而造成的人類。我相信那些人都是最徹底的大眾的心之所有主，體驗者——即

具有多量的大衆所持的歡喜，悲哀，苦悶乃至衝動——的人。」（頁一三三）——「藝術是從「愛」生出的，那末藝術的究極，是必要成爲人類的；是必要脫去地方，人種，風俗……的桎梏而成爲人類心中共通的「愛」之真切的表現哩。」（頁一六三）——「不能投身於現實的生活而爲過度的憂慮所困的人……這種人算是眼前的人類生活的除外者；是對於現在生活的進展毫不參加的人。」（頁一四七）——「人們說革命的悲慘，但是比諸每日每日的悲慘的堆積而觀之，便可以發見革命的悲慘却是極輕的事情了。」（頁一七九）——「……我以為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乃是想發見工作和已經發見了工作的人們應該通力合作以圖解決的問題！」（頁一九九）這些都是多麼積極的文句啊！真

正的個人主義者能說出這樣的話嗎？

又，這書的各短篇，大概都是蘇俄『十月革命』時期乃至剛革命後作的；在那『十月革命』初期的紛亂已極的時代，在極東一島的作者便能夠寫出像『俄國大規模的社會革命的試驗的成功……』（頁一四二）的爽快的文句。照此說來，有島武郎不也算是偉大的時代的預言者嗎？

『……革命家若是不肯在民衆全體之中看他自身的影子，恐怕他是難以得着最後的成功。』（頁一八〇）看這種對於革命家的鞭策，又是多麼的嚴厲啊！這不是革命家們應當銘心刻骨的語句嗎？

*

*

*

*

*

*

我以為做『集團』的分子的本身若是弄不好，那個『集團』也萬不會弄好；縱然苟且弄好，也終於要鬧出多少回數的『清』的事變；顯明的事例，不是曾經或正在擺到我們的眼前嗎？本書作者的本意，全在這一點。

四

我們可以再看看有島武郎的生活——他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他對於生活是多麼徹底多麼認真啊！他因為十分地洞察出私有制度的缺陷，便毅然決然地把他的田地送給他的耕種者，而自己單獨去做個文筆勞動者，一心一意地發出他的博大的愛——愛己愛人愛世——的

叫聲。在文學史上放着特異的色彩的大文豪，他們創作之直接的動力，往往是免不了爲實生活所逼，——這種實例很多，不必徧舉。做了地主一點不感覺生活的苦痛，專爲完成創作的志願起見，放棄了地主的資格，甚至放棄了廣大的住宅而去住古廟的草舍，拿起筆來，達旦通宵地去做爲人類服務的文藝創造的工作（見頁二六二），如有島武郎者，古往今來，有幾個人？要之，有島武郎是『爲做事而吃飯』，排除『爲吃飯而做事』的人（見頁一四五）：因爲他是很明瞭『生活與工作』的關係的人（見頁一九六）：這是由他的放棄田產而可以十分明白的事情。要之，有島武郎真可以稱爲立於『作』的地位，以『作』的目的，做『作』的工作，而且做了一生——至死，——死或者也算

是個創作吧，——不倦的古今中外稀見的作家啊！

*

*

*

*

*

*

我對於有島武郎的最後的舉動，雖然不敢贊同，但十分地感覺着這是同科學者和冒險家爲實驗而捨棄生命的舉動一樣的。「他的生涯是一個殉教者的生涯」這一句話，是完全對的。我以爲這決不是他對於生活的消極，實在也可說是對於生活積極過火了！

在我們的鄭伯奇的「芥川龍之介與有島武郎」一文（『洪水』三卷三十四期）中有一段說：「有島武郎是鹿兒島縣人。他的父親是薩藩（明治維新四大強藩之一）的藩士，後來成爲有力的實業家兼銀行家。有島氏從小時候就隨父遷到東京，入貴族子弟專用的學習院。他後來

和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等發起「白樺」(明治末年大正初年最活動的文學團體)，頗有學校系統的關係。學習院卒業後，他進了札幌的農學校，在那裏，他的思想上，深深受了基督教的洗禮。農校後，留學美國，他很自由地接觸了西歐的各種思想：惠特曼，馬克思，克洛泡特金，易卜生，托爾斯泰等等，都是他的精神上的導師。對於基督教開始了懷疑；他尤其傾倒於惠特曼的豪放雄偉的靈肉一致的人生觀。返日後，在農校當了一年多英文教員；因為愛妻泯然永訣，他才全身投向文藝。他的強烈的人道主義的情操，他的緻密的寫實主義的觀察，他的瑰奇而富於色彩的文字，使他成爲大正初期日本文壇的驕子。大正十年左右，馬克思的學說突然掩襲了思想界。「無產派」的

健兒猛然向既成文壇開始挑戰。從來祇有學校派別，感情集合的日本文壇，被這階級理論惹起了絕大的紛爭與混亂。無論誰對於這個儼然存在的現實，都不能不明白表示贊否的態度。而這時候，以態度真摯為青年所景仰的有島氏又復開始了他的懷疑與煩悶。他重新繙讀馬克思的著作，而機械論的階級觀使他愈發陷入了絕望的地步。毫不容疑地，他是資產階級的一份子：不僅他有廣大的農場，華麗的屋宇，鉅萬的動產；而且他身受了資產階級的教化，抱持着資產階級的思想與情感。所以他分配了他自己的田地，賣棄了自己的房屋，散盡了數十萬的資財，他成了專恃賣文糊口的文人，他還覺得依然不能夠完全脫離了資產階級的係累。他終於陷入虛無主義了。他承認自己的使命，

只是給資產階級唱葬歌和牠同歸於盡！這是怎樣悲壯的絕望！這是怎樣偉大的空虛！填補這空虛，安慰這絕望的，出現了一位聰明而豔麗的女性。而這個熱烈的中年期的戀愛遂促進了他向「死的王國」的行程。大正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的六月九日，他們倆在他的輕井澤的別莊很嚴肅地而很寂靜地成就了他們的甜蜜的「心中」。『文中關於有島氏和芥川氏，更有如下的對比：『有島氏是情熱的南國人；芥川氏是達觀的江戶子。——有島氏是大資產階級的富豪；芥川氏是小資產階級的士人。——有島氏雖受了科學的洗禮，尊重理智，而中心實藏着南國的殉情的氣質；芥川氏完全受了趣味的涵養，他的感情經了都會人生活的醇化。——有島氏酷愛西歐的思想；芥川氏雖然接受法蘭西

的藝術和德意志的思索，而根本上崇尚東洋的趣味。——有島氏若是新浪漫派的作家，芥川氏便可說是新古典主義的健者。——有島氏的文章如 *Renoir* 一派的色彩絢爛；芥川氏的文章如南畫的平明恬靜。

——有島氏是訴於大眾，訴於青年的思想家；芥川氏是少數知識者所敬愛的文士。——有島氏生前是青年崇拜的中心，所以死時給青年士女以重大的打擊；芥川氏始終持高蹈的態度，所以死後惹起文壇同人的悼惜。』又該文的結論的最後一句：『所以一個文人或思想家到了將墮落到虛無主義的迷途的時候，他的自救法便是：轉換方向，積極地躡入行動的世界。』這算是對於有島武郎的最適切的介紹和批評。

我以為：僅對於自己所屬的資產階級唱輓歌（見頁二〇六），而沒

有積極地幕進行動的世界，雖是有島武郎本身的一個缺陷，但從實際上說，做資產家而兼文藝家的人，只要能夠去做給資產階級唱輓歌的工作，不也就算進入了行動世界嗎？又，有島氏的情死和是否脫離資產階級，應該分別評斷。某日本批評家說有島氏若是生於今日，必定要雄據無產階級作家的陣營，我以為這是當然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讀有島氏的論文——尤其是『關於愛』——的人，能夠用點『舉一反三』的功夫！

*
*
*
*
*
*

假若一般的資產家都能夠像有島武郎那樣地去幹，那末社會革命的成功，不是沒有再使用流血殺人的慘酷手段的必要了嗎？

五

暫且中止了批評的話，單說我對於這書翻譯工作的程度：在『關於愛』一文中，雖然刪去了少許不重要的部分，但我自信是沒有錯誤的，——至少在做它的初次的漢文譯者的一點上，是我所竊以為欣幸的。又對於其餘的二十二個短篇的翻譯，也是用過十二分的心力的。

——關於作風：一個日本批評家曾說菊池寬的作品是歐美化的日本文學，有有島武耶的作品是日本化的歐美文學。又，『有島氏的文章如『en noir』派的色彩絢爛。』這些也都是確實的話。我對於這部論集的翻譯，雖然不敢有所炫耀，但在上述的兩點，自問是沒有什麼疏忽的。

單就這兩點說，這部翻譯論集，是有永遠存在的價值的；何況這部翻譯論集所收錄的，在我們的翻譯界，祇有周氏兄弟做過三兩回的介紹工作（周作人介紹過『四件事』的要旨，見『談龍集』，魯迅譯過『產生藝術之胎』和『關於藝術』，見『壁下譯叢』）的貧弱狀態呢？

我讀有島之文，如聞有島之聲，如見有島之人；即在我的沈默的暗誦中，也好像有洪鐘般的聲音震動我的耳鼓。我覺得這實在是奇蹟；而這種奇蹟不是具有真正藝術家的素質如有島武郎其人，我敢斷定他是決乎造不出來的。

*

*

*

*

*

*

*

*

*

*

*

*

末了，對於曾經刊載過本書中的某某部分的『民鐸雜誌』，『新女性』，『椰子集』（『南洋日報』特刊），『野火』（杭州『國民新聞』副刊），『世界』，『晨光』（安慶『民國日報』副刊），以及它們的編者石岑，錫琛，覆泉，從雲，長虹，高歌，乃至在排版時特別代我做過一次校正工作的于海諸位友好，謹致謝意。

自滬一九三三，二，一。

目次

卷之一

關於愛

- 一 我靠我自己……………五
- 二 投入「暗示」的懷裏……………九
- 三 返歸我的故鄉……………一三
- 四 擱住兩極……………一九
- 五 運命是公平的……………二三
- 六 個性說它就是上帝……………二七
- 七 個性給我指出的道路……………三五
- 八 我謹遵個性的命令……………四一
- 九 「現在」是我的寶貝……………四二

十	排除木石的生活·····	四七
十一	進入一元的生活之殿堂·····	五一
十二	由創造而創造·····	五八
十三	一幅生活圖·····	六五
十四	本能的内容·····	六七
十五	本能就是愛·····	六八
十六	愛之本能·····	七〇
十七	美麗的愛之世界·····	七四
十八	怎樣完成個性的生長和自由·····	八〇
十九	愛憎是不相背馳的·····	八五
二十	幾個要則·····	八八
二十一	愛與藝術·····	九三
二十二	愛與社會生活·····	一〇〇
二十三	愛與兩性和家族·····	一〇九

二十四 尾話……………一一六

卷之二

四 件事……………一二一

造就藝術家的不是所謂實生活……………一二四

想 片……………一三〇

特殊性和健全性……………一三二

自己與世界……………一三六

答一個青年朋友……………一四三

關於美術鑑賞的方法……………一五〇

產生藝術之胎……………一五六

卷之三

關於藝術……………一六七

餘裕與文化……………一七五

答 Y 氏	二二八
所謂『危險思想』	一八八
以自己做主	一九三
生活與工作	一九六
唯物與唯心	二〇〇
卷之四	
自己的要求	二〇九
價值之否定・固定・移動	二二〇
爲一個人計	二二五
卷之五	
一個提案	二三五
填住這條溝	二四〇
卷之六	

致 M 女士……………二五一
給 母 親……………二五八

插 圖

有島武郎在寫本書各文時期……………卷 頭
有島武郎在華盛頓郊外沉思……………五
有島武郎在美國一農場工作……………一一一
有島武郎在札幌自宅創作……………一六七
有島武郎在東京自宅讀書……………二〇九
有島武郎在東京自宅構想……………二三五

卷
之
一



期時文各書本寫在郎武島有

有島武郎論文集

任白濤輯譯

此
页
空
白

關於愛

一 我靠我自己

人是一生下來馬上就要在『不可能』和『欲求』之間吃苦的；但以『不可能』的理由而拋却『欲求』，我是不能夠的。

我降生於這個奇異的世界以及我在這個世界把生命繼續到今日，我是明明白白地知道的。無論這個認識是可誇的，可恥的，要之，我是不能把它馬虎過去的。我不單考慮我的生命，確實還知道——是像哲學者那樣的知道，或是像冒險者那樣的知道，也未可定，但我是知道的。這個我的所有，是不能用任何事物消燬的；又任何威力，也是不能從我方把它奪去的：這原是我的所有之唯一的所
啊！

我的周圍，有可恐的永劫，——永劫是可恐的；有時像冰一般地凝結住，逼迫我；有時使我的眼睛昏暗羞明，急得不停地打轉：我不過是落到這種東西的一角或中央之一個『點』——我是像『點』之存在那樣存在於永劫之中的。我是作爲『點』而生出的；可是在轉眼間，不留跡象地我便溶化於永劫之中而沒有了：這我也是知道的。但我覺得沒有了我，還不算可怕，我作爲一個『點』存在於世界上，這是可怕的。

然而我生出來了，這我是知道的。我自己既然是知道這個事實的主體，那末，我的生命不論怎樣說；都是我的。我是能夠照我的所想那樣地產出生命的；它是我的唯一所看啊！我雖然懷疑一切，可是結局不能不尊重它啊！

一個旅客行走於永劫之道上：照他自己那樣地知道他的，可是什麼呢？在太陽照着的時候，他的忠實的伴侶，是他的影子；在雲彩遮着的時候或是夜裏，做他的忠實的伴侶的，只有他的衷心而已：縱然拙劣，縱然醜陋，他也是要在什麼

地方求得以上的事物。我便有把自己當作旅客的時候。

我就是我，在我的周圍的人和物，明明白白地不是我。我說出一句話，能否使外界的人和物信服？我對於外界的人和物，究竟以怎樣的關係爲好？怎樣的關係可能或是不可能？誰肯把這些事情教給我？不是我的自身嗎？

這乃是個荒涼寂寥的道路：最無力氣的我，除我自身以外，什麼東西也沒有拿着；矛盾，蹉跌，迷惑，這都是當然的事。我常常對我自己像神一般地寬大；因爲我的身子常常是失了母親的嬰兒似地映入我的眼裏的緣故。嬰兒是隨地匍匐的；那狀態已經夠可憐了，並且還往往誤陷到火裏，或是誤溺入水裏，而一爬出來，便又搔抓着肚臍子繼續地匍匐；憐憫這種艱難困苦的樣子的人，能不動起憐憫自己的心嗎？縱然『道德』罵他是自誤自溺，我也不會失去對於自己的這個憐憫之情。

這也是一條嶮峻的道路：所以知道我的主體是我的自身，因爲我會用極嚴厲

的——對於別人決不得使用的——利害的鞭策，施諸我的自身了；我知道打擊和顛撲接二連三地出現於我的眼前，這都是我的生之路上不可缺少的東西：在那時候我是勇敢的。在我的前面，除了使盡氣力去生活之我。什麼也沒有看見。我是超出又超出地壓榨自己之力而向未來的境界和艱難進攻的；任何生命的威脅，我也決不害怕它；那時的傷之痛楚，我覺得是有一種甜味的。但在這個自己緊張的極點，可恐的自己疑惑，往往等待着；我遂因而感覺疲勞，因而感覺我的氣力是已經用到極限，不能再超過這個以上了；我的唯一的城廓的我的自身，於是成廢墟了；我的眼前，也成黑洞洞的了。

這些不安和失望，常常迫脅着我；而我仍舊是捨依靠我自身以外，沒有別的法子。處到一切的矛盾和渾沌裏面，我仍舊是我的。不把我的價值抬高到實價以上，也不把我的價值降落到實價以下，我只願勉力把我放到我的正當的價值裏。我的價值，無論是怎樣地低劣的，而在我的正當的價值裏的那個我，一點也沒有

變化；這便是我所採取的態度。拿一個金剛石的，是必希望保持這個金剛石的正價的吧？我的自身雖不敢說是像金剛石那樣地尊貴的，但是我的心境與拿金剛石人的心境完全一樣。

我是我的東西，是我的唯一的東西。我必須把我的自身當作何物也不能更換的可愛的東西，而屹屹然地，昂昂然地，立到這裏，不受任何外界事物的推移或打動！

假若讀我這篇感想集的人，不能首肯這個出發點，那末，以下的，也就請不必再讀了。

二 投入『暗示』的懷裏

我深以我要說的事情不能給讀者以充分的理解爲慮。人們最容易表現他的自身；因爲那是他知道得最清的。

實際却不盡然：我們所使用的言辭，可以說是陷穿似的，它雖然能夠獵取獲物，可是也能妨礙我們的自身，失去了它的效用；或是擴大鏡似的，我們雖是可以藉它看出身外的一切，可是不能看見自己的顏面；或者也可說它像精巧的機械，我們雖是能夠靠它造出所有的東西，可是終究不能造出我們的自身。

言辭是為表示意義而想出了的，但它已經漸漸地由它當初的目的而墮落了。言辭本是由心的要求創出的，但如今物質把它佔有了——沒有什麼物質的希望，我們便不能述說我自己的心了。對戀人的細小的耳語，是無論何時也難流暢的；為使心心相通，我們是必須要憑藉個什麼不完全的媒介物的吧。

不單止此：言辭是頂不從順的僕役，我們常常受它的背叛；我們所發出的言辭，若是一有像針那樣的謬誤，馬上它的尖兒便要回轉過來刺戳我們；我們還會用自己的言辭，故意地在人前使出傲慢，卑屈，狡黠，癡呆的態度。

憑藉這樣的言辭，我們怎能夠無差錯地表現我的自身呢？所以我不得已一定

要由潛伏於言辭裏面的『暗示』獲得多多的幫助。言辭縱然不能夠表現我，而在它的後面隱隱約約地藏着的良知的唯一無二的兒子——『暗示』——是能夠不違反地把『我』傳給於希求者的。

『暗示』這個東西，的確是人類的兒子中的最優秀的一個姑娘；但是她因為謹慎穩重而且不輕易除去那個面紗，所以人們往往忘却這個氣品高尚的美麗的姑娘之存在。尤其是近代的科學，是要毫無容赦地，使在任何時地也不抵抗的她受輕視，甚至於遭遇幽閉的禍害。

人間怎會生出這樣的優美的姑娘，我只有吃驚而已。她在認出自己的美德以前，並未嘗對美德有所希求；『在希求的瞬間，美德便不成美德』這個第一義的真理，她是本能地知道的。又不能正當地對待她的人，假若去親近她，她的惹人注目的優雅的態度，便要立刻萎縮，不讓那人來親近；在那人自以為捉住她的時候，她事實上算已經成個美麗的死屍了。我不知道人間怎會生出這樣的氣品高尚

的姑娘？

我爲表現我自身起見，要求她的助力；因爲我知道我自己的長進，是由她的柔軟的懷中的擁抱而成就的；因爲我知道人的向上，是怎樣地要憑藉着她——雖然她常受人們的輕視——而開展的。

但是在我把我託交於暗示的當兒，我是要感覺羞愧的：最知道我的，雖是我自身，可是我所知道的，都是雜亂而無秩序的，並且我連言辭的正當的運用之道，也沒有十分的心得。在那言辭的後面，應該安居坐食的「暗示」的座位，究竟能不能穩穩當當地擺到那裏，這一點我是害怕的。

雖然，我是要出發哩！我爲表現難以止息的要求的個性起見，爲企圖把一切有緣的個性與我的個性連結到一塊起見，我毅然決然地要從我的自身出發。

像我餓着那樣地有多少人在餓着，我想把我給與這些人們，同時我也想從這些人們的裏面有所受取。因此，我想儘我的力量，把我的所知供獻給世人；只是

我祈求我的貧弱的言辭裏，不要遮掩住暗示的孝姿。

三 返歸我的故鄉

我相信是已經知道『上帝』的事情了！我的思想的動搖，便從這裏開始了。某人曾疑惑我是不是偽善者，這實在沒有可疑惑之餘地：我明明白白地是偽善者，我是明明白白的偽善者。我所以是偽善者的緣故，是因為我常在顧慮着我自身的時候顧慮外界；因為我軟弱。我是很通曉弱者一切的窮策的：爲了些微的事由，必須要使出一個虛偽，這便二三四五地增加虛偽，——這種苦痛，我是知道的；只因爲軟弱遂勉力稱強，而胸中必定要時常感受着戰慄的不安，這我也是知道的；用苦肉計，把自己的弱點冒冒然地顯示於別人之前，希圖博得一種的尊敬或是憐憫，這我也是知道的：要之，我很知道軟弱的醜態。

偽善者的素質，不僅軟弱。真正的弱者，因爲不覺得從那軟弱生出的醜態和

悲慘，所以其人就滯留到原來的境地，以為滿足，而不自振拔了。偽善者則不然：在他的反而是具有多少的剛強的；他具有感覺自己的軟弱而惹起了的醜惡和悲慘的能力；並且希圖藉那個軟弱和剛強而掩飾一切。

在強者不知道那個剛強和軟弱的當兒，偽善者便很知道那個剛強和軟弱了。人們嘗說：『偽善者的素質，不是單用剛強去掩飾軟弱，乃是安然地住到那個掩飾裏面而不知道羞恥。』我對於這種說法，不能不替偽善者辯解；這不僅因為我是個偽善者，要替我自己辯解，我想以我一個偽善者替一般偽善者向正人申訴。

說偽善者是在以剛強掩飾軟弱的地方安然住居，不知羞恥，這是稍有點錯誤的見解。我以為偽善者的心裏，也是在苦痛着。想一想看：在一個時候持着多少的剛強和軟弱的，能不感覺兩個力的衝突嗎？既然感覺衝突，還能夠漠然地在那裏繼續無恥的行爲嗎？

偽善者喲！你是遭遇很利害的輕視了，這是當然的事；因為你是個真正不

愉快的人；因爲你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判斷然和否；因爲你常常帶着陰險的假面具。你是被人憎惡也好，被人侮辱也好，被人看做惡魔也好的；但是你在你的心窩裏隱藏着的不叫人知道，不叫人看見的苦痛，是會有人知道，有人看見的。僞善者喲！因爲我自己是個僞善者，所以我是知道這些奧祕的。想做正人的緊憐的罪人——知道自己的罪過而以它爲可悲的人——便是能夠把自己的剛強和軟弱的矛盾大聲地叫破的幸福的人。罪人的本領，僞善者的本領，畢竟是同樣的；只是罪人是疾呼的，所以能夠聲聞於天，僞善者的呼聲一點也不像呼聲，所以天聽不見，——就是這一點差別而已。僞善者之我，常說別人是僞善者，如今我覺得這是可悲的。

我這樣地說，並不是希望叫世人諒解僞善者：我只希望世人知道在僞善者的心之一隅是藏有不敢叫人看見，叫人知道的苦痛的。

且說一說我的苦痛——受良心的苛酷的責罰的苦痛：我曾像罪人一般地對上

帝陳訴過我的罪過並祈求它；我還做過斷食乃至樣樣的苦行；有時我爲要同上帝會面，竟想歡喜喜地棄絕了我的生命。

我曾以某項決心空想地企圖飛入上帝的懷中。軟弱的醜態喲！我當真實行這件事情了。

然而我真得着新生命了嗎？果真得着憑藉上帝切斷罪惡之根的約定了嗎？在由空想飛入上帝懷裏的瞬間，我曾過了極少瑕疵的生活，這是的確的；鄰人稱許我爲模範的青年。

但是我不曾知道上帝。做知道上帝，依靠上帝的宣言的我的手，不過是把我的言行嵌入那宣言裏頭罷了；那上面塗飾的很濃厚的軟弱者生出的空想的色彩，算是巧妙地把人們的眼睛遮蔽住了。

這時候假若我遇着與我所願意的外界斷絕關係的事件，那末，我或者可以從偽善者一躍而爲正當的罪人，或者可以把我的罪過老老實實地說出來，恐怕是能

夠叫上帝聽見的。但我終於覺得這樣的行爲是軟弱的行爲，——人們或者說這時候的我是很強的，可是斷乎不然！因爲我相信一個人爲免除罪惡，獻出自我，本來就具有一種難以想像的剛強。這決不是虛妄之論：在罪人那個良知中，具有對於什麼也不屈服的剛強，這是我明明白白地看出的。上帝的信仰，是唯有強者能夠進去的貴族的樂園；我很欣羨地往裏頭看，可是我不能得着入場券，只有在它的圍牆外邊效法貴族的動作而已。

要之，我是明明白白地在基督教會裏看出成羣的僞善者了。砂知道砂，金知道金，僞善者的我的眼睛，當然會看出教會中的僞善的份子。這是可悲的事實！敘述這種事情，我覺得很是不堪，很是把自己形容過火了；可是一把它略去，那末，我這篇拙劣的感想文的筆，便不能不放棄了。

我本是想做强者的，我期望在教會裏拾出許多強者應有的真生命，可是所得的結果，全然與期望相反：我因爲自己陋劣，遂看出許多的陋劣；我是以這爲可

悲的。

但我一方面從自己的陋劣看出周圍的陋劣，而在另一方面也曾看出具有高貴的性格的人。——既然看出陋劣便不能持故意裝着沒有看出的寬大的態度。——我恐怕自己的偽善污了我所屬的團體，並且厭惡團體中的惡劣份子，遂從那個團體逃出了。

我雖然幹過陋劣的事，可是我決不能寬容我自己。我的心之底部，是懷有怎樣避去把我從偽善者引入偽善者之誘因的，——沒有將它突破的強力之我，不得已只好用躲避的方法。是像前邊說過那樣地，我知道容易受外界支配之我，一旦被苛酷的外界密密地包圍住，是要幹出連我自己也想不到的偽善的行爲；因此，我的心裏是常常在戰兢兢着的；因此，我不顧一切的責難，一切的利害而脫離我曾經加入過的團體。

我是不想做偽善者的。這或者是我的過分的欲求。但是無論那個偽善者的心

裏的某一隅，都隱伏有不願做偽善的心境；我也少微地有一點。

正人，偽善者，罪人這一類的名目。既然判然地明瞭，而脫離緊緊地拘束住我的外界，我以為這決不是壞事，——至如今還是這樣地想。

在我的思想的搖動中，我是慢慢地照着自己的方向而返歸了。我的目標的故鄉，雖然距我很遠而且使我屢次蹉跎，可是搖動又搖動地，慢慢地返歸我的故鄉而去了。

四 擱住兩極

人生的確是一條長而崎嶇的道路啊！在這個長而崎嶇的道路上奔波的我，時常感覺自己生活的不滿足；再一看那所有的苦患，所有的缺陷，所有的失敗，更使我的內心裏生出不少的覺悟，——這種覺悟，也可以說是能夠測量那條長而崎嶇的道路的尺度。只是我知道必須避去會叫我迷了方向的道路，乃是經過長時期

的徬徨以後的事情；知道了這事以後，我才匆匆地從那條可厭的窄狹的道路裏退出來了。

我爲考察我自己的個性起見，曾在他人的個性裏面考察過；在歷史裏面也考察過；在藝術裏面也考察過。我得到多少的知識，多少的反映，可是結局並沒有發見着我。

觀察事物，能夠正確地在那事物裏發見自己的生命，我覺得這是不容易的。得着這種發見的人，真是世上無比類的幸福的人！我固然想得着這種發見；但是所發見的事物，經我仔細考察一番，不過盡是些賣當貨——沒有生命——的東西——好像不合熱情的詩篇，又好像塵埃累累沒人着用的錦繡。

我爲完成我自己而行的藉外界做機緣的嘗試，算是終於失敗了。

世上有兩大種類的人：一種是自以爲高超的人：無論對於什麼事情，總是馬馬虎虎，毫不在意；一切的成功和失敗，映入彼的眼裏就像老人看見小兒的嬉游

一般，只會現出冷淡的微笑。又有一種無所不容，無所不包，置身於物議以外，恣情放縱，至死不變的人：『除了享受瞬間的快樂之外，還有什麼事情可爲？』這便是彼等的主張。我不能反對這樣的心境。或者有人呼這些人爲『醉生夢死之徒』，可是我總覺得這些人的某一部分是與我有牽連的。

又有一種主義者：這種人是用區區個人的意志和秉性把人類全體塗成一種顏色。我總覺得這種人的心裏，有點寂寞而空虛。自然界的形相，不是有各種多樣嗎？就像這樣，不是很好嗎？就像這樣，不是表現出它的完全的自然的美姿嗎？若是自然界有燦爛的多種多樣，獨人類界沒有，所謂宇宙之美與真，是要在那個時候崩壞的吧。主義者們的志氣誠然是可尊貴的；只是在那尊貴的陰影裏，潛伏着把『尊貴』這個東西弄成像冰一般的冷寂。

就我自己說，我只想把我的自身弄的像個『我』：我以爲只有這一件是我可取的：照此說來，我不是高超的人，也不是聰明的人，因爲不聰明，所以我對於

一切，不能馬虎看過。我深知道我的自身裏面還剩有離高超和聰明很遠的許多卑俗。我不過是個爲世俗所驅迫的醜醜的衆生之一人；只是叫我把那個境界完全捨去，我不能夠。我以爲不能完全捨去那個境界，是正當的辦法，若是盲目地把我的自身移到別的境界——卽拋擲我的個性正當的要求——這是要極感其不安的：因此，我總不能離開我自身的衝動。

在『藉外界的機緣以完成我的自身』的嘗試裏面失敗了的我，如今是挺起身子，站到與外界對立的地位了。

我是存在着的；既有我存在，自然有和我對立的外界。外界的影子很明顯地在我的內部映着；因此我的心的運用，必需往來於兩極之間。——『兩極』這個名目，不知是否妥當，但它在從古以來就有種種不同的名目：在希臘神話裏名叫狄奧尼索斯和愛普廬；在歐洲思潮裏名叫希伯來主義和希臘主義；在佛典裏名叫色相與空相；另外還有唯物與唯心……個人，社會……主義，趣味……述說不盡

名目。——凡是世上所有的名詞，可以說是沒有不成對的；我也在這個正反對的下面。我一心要取得一方，就有必須退掉的它之一方。像凡娜斯的顏面那樣地，這兩個極是不許融洽地在相反着的。但我是不能捨去這兩方的任何一方的。我的生活欲望，是取得一切，嘗試一切，臨了走向墓場而去！申言之：我雖然住在這個矛盾的世界，必須要嘗盡人生的滋味。因為徬徨於相反的兩極之間，心中必定發生不安，所以是不畏懼地去攔那兩個極；若是攔它不住，我便打算做個公平的觀察者，公平的鑑賞者。

人類具有的最大の特權，除此以外是沒有的。捨去這個特權，那剩下的，不是只有連捨去也值不得的枯乾的殘滓了嗎？

五 運命是公平的

我雖然立到兩極的公平的觀察者的地位，可是仍舊不能得着滿足：做兩極的

觀察者的時候，我的能力都漸漸地從我的自身逃去了。看出了僅做實驗的功夫而沒經驗的我的時候，我才感覺着說不上來的空虛了。我自以為觸住了的兩個極，不但都不成我的生命的糧食，反使我本來具有的生命力，把形態隱藏住了，我無論何時都在一個地方立着。

感覺空虛以後，我方才察知主義之人的心境了：這種人是爲要從生命的空虛救出自己起見，縱然踏入別人的自由的範圍，也是把所有的氣力向一個極的方面使用的：即使迷惑別人，彼等也不在乎；不但不在乎，就是爲主義而捨去自己的生命，也不要緊：因爲這是爲滿足彼等的生命的要求，爲保持彼等生命的緊張的緣故。

但是我的自身裏沒有可以犧牲生命的主義；即使有可以稱爲主義的主義，那在丟掉我的自身以前，我不能夠拚命去考究它。

我仍然是經過長而且曲的道路之後，返歸我的故鄉了。孤獨之我要捨去一切

而專靠我自己。在我的既往，有幾個十年的長歷史；在我的身邊，有一切社會的活動和優秀的人類；大而有力的自然，把我的身子十重二十重地包圍住：這些絕大的重壓，是強制地十分地恐嚇過這個可憐的我了。我一向所以不能返歸我的故鄉，總是躊躇不安的緣故，無非是在這個外界的威力的前面，顯出我自身的無能爲罷了。但我也會運用何等的手段，企圖與這些絕大的威力相調和或是妥協，可是結局都失敗了。這種企圖，雖然暫時地除去我多少的不安，可是把我引進更深的

不安裏面了。我自從做這種企圖以來，得到了無論如何也不能滿足那個境地的豫感；這個豫感並且時常成了事實發現出來。

這並不是因爲我大胆而且誠實：偽善者之我的自身裏面，或者可以說有少許誠實；可是我一點也不大胆，——我軟弱。

誰能知道軟弱者的心的狀態？不論對於何物都不能信賴，這是弱者的特長；但是對於何物不能不信賴，這也是弱者的特長：我的心境就是這樣。大的威力重

重疊疊地在我的週圍；但是我的怯懦的心，不論對於那種事物，都不能無條件地信賴它；而在這種危懼與躊躇裏面，很徬徨了一番之後，我終於覺悟除返歸我的故鄉以外，沒有別的法子。

我把這呼做『弱者的剛強』；因為我的生命的一條行路，是從這個極度的弱味裏慢慢地保養着而進行的。

於是我就不能不與自命爲『強者』的人分袂了：那些人們，是已經對着我發起呆來了；但我無論如何，也是經過一天便要與那些強者遠離一天。尼采是個弱者；他也是頑固地保持住弱者的特性了；可是從這裏遂產出他的超人哲學來。就是盧梭，就是叔本華，不都是這樣嗎？強者會成了偉人，成了正人，成了君子，成了節婦，成了忠臣；弱者只會成了個尋常的人：這是隨人之所好的。我因爲是個弱者，所以選擇後者。

運命畢竟是公平的：它是要把他的東西給與他，把我的東西給與我的。要

之，我是不能夠離開我的運命的；雖然，我是來不及顧慮它的，——我只知道走我的路。

六 個性說它就是上帝

我的個性告我說：——

我就是你；我是你的精髓。我不是離了肉的一個幻想的幽靈，也不是離了靈的一個物質的肉身。我在你的外部和內部的混一的全體裏，是像你有你的存在一般我也有我的存在；不單存在，並且佔有你的活動力的全部。比方你是個地球：叫人從外面看起來，不過只有渾沌與單一；一考察它的實質，其中是包有能夠震盪時間隨便破壞地殼而生出新的地殼的潛力的。所謂潛力，就是我的譬喻。我與你從某個意義上說是相同的；但在別個意義上說，是有不能比較的差異。人們都是只看見地球的表面，沒有看見地球的內部；與這同樣地，人們都以爲你就是你的

全部，僅顧你的外面的形體，而不顧你的內面的我，有時迷惑，有時恐怖，有時臆測，只要叫你的外形滿足，就算你的滿足了。可是你不知道：在沒有歸向我以前，你所看見的外面的形體，不是真正的形體；在你不能辯別我是怎樣的東西的當兒，你的觀察外界的眼，算是失去它的正當的機能了。你縱然怎樣地努力地進行，終究是像急流中的下等游泳者一般，光在水裏撲騰而一步也不能夠前進了。

對於你是沒有更比我完全的東西了。你一向從宗教，倫理，哲學，文藝……裏頭得到的想像，都可以說是不完全的。你的東西，不是像惡魔一般的醜陋的，也不是像天神一般的清淨的，是像人一般的『人的』；我的唯一的本領，就是能夠於一剎那間舉起全力，毫不遲疑地歸到這個『人的』的地方。你若是把我看作惡魔或是天神，那你的現在的生的路上，是要發生有害的障礙的。

你若是沒有帶蓋着我的印章的許可狀，便去賣你那從靈裏發洩出來的肉，那沒有實質的惡魔，便有實質似地立時地現出，或是你去賣從肉裏發洩出來的靈，

那沒有實質的天神，便好像具有很莊嚴的實質一般，也是要立時地現出哩。在做這種勾當之間，你是漸漸地離我而去，爲無實質的幻影捉住了；而在你的衷心裏面遂築起苦痛的二元；如果不持着靈與肉，天國與地獄，天神與惡魔……等對立的觀念，那你的心無論如何是不會安生的——心理是整天地在想着，理想可是在對着的嗎？心是常常像不會墊底的天秤一般在漂浮着。越是這樣，你便離我越遠；而你的言語，思想，行爲一切遂都由外部之力支配住了；你的無盡藏的理，想，良知，道德，上帝……都生出來了；要之，這些都不是受我的指導而生出的，都是從外部借來的。你得看這許多的東西，你遂一面生出連惡魔也不屑一顧的醜惡的心念，一面又在人眼所看見的地方，公然地去說或去幹那連自己也覺得是可恥的事情。這在你也自有其正當的理由：你是學「聖人」或「英雄」的樣子——用較好的名詞就是「言行」——打算造成做「聖人」或「英雄」的基礎的。

你這樣的態度，是很適合社會習俗的態度。人的生活，雖是在欲望的深處還

包有『必定要生長』的重要的因子，可是社會的習俗，常常是在希望着什麼平和——說是『平和』甯不如說是『沒有事』。安安穩穩地把昨天的生活拉扯到今天，再把今天的生活拉扯到明天的生活——苟安的生活——本是由社會習俗的隋性造成的。你持着這樣的生活態度去做人，是很好的。你的內心，雖是有多麼利害的矛盾和不安，可是沒有冒犯着習俗的社會的毛病。社會是要讚美你而贈給你以你的心竊以爲可耻的過大的報酬哩。你的肚皮裏雖是忍着痛地苦笑，但是也要企圖報答那個過分的報酬，而更其和我遠離，去盡那不合本心的犬馬之勞，以終其身。

你在外部壓迫之下，繼續着這樣的虛僞的生活之間，什麼時候你總會超過了我而養成一個意想不到的『聖人』或是『英雄』。那時候的你，已經不算是你，即不成個人，成個『被人皮的專家』了。事業上的專家，我們不能不尊敬他；但是光顧慮生活習俗的要求，不顧自己，專靠外部出賣自己的身子的專家，既不算人，無論他怎樣漂亮，也不過是個漂亮的機械罷了。

無論怎樣卑劣，怎樣軟弱，人是只有『人的』是可尊貴的；在人間所有的尊貴裏面，可有更優於這個尊貴的嗎？從這個尊貴裏面退出，不但把你引進死滅的境域，並且把你所奉侍的社會，也引進死滅的境域；因為人的社會，是單靠生出的人類而建設，而維持，而存續，而發達的。

你必須以弄成機械爲可耻。只要你稍爲覺得那是可耻的，你就不致誤入歧途了。不要專顧外部，只少少地向內部看一看，好了。你要知道你的真正的前身之我——你的個性——是在這裏！

發見了我之你，必定先要失望；因為我不是你夢想着的那樣優秀的人物。你正在注意適應外界的一切事物的時候，忽然看見了我，恐怕總覺得是個不足取的東西。你不是惡魔，也不是天神；你沒有靈肉的區分，也沒有善惡的差別；我是把我的全部投入一切的活動裏面而生長的。養花家愛花，建築家愛樹木；但在花與樹木各自的本身，則只知道在超絕善惡差別之處生長而已。但是我的生長，不

是照你所想的那樣地迅速的；因為像你那樣地光擴大頭腦，或是光延長手脚，我不能夠滿足，我是用全部的力量活動的。害着理想的傳染病之你，是以我的步驟爲不對，忍心地把我拋棄到後邊，以專圖適應外界的要求，搶着往前邊跑的。這在你以爲是走到我的前頭了，可是畢竟你是走到我的後頭了。何以呢？你超越過我，單靠外界的刺激，隨意地跑，縱然能夠走到什麼地方，可是那時候你已經不算是人，成個無機的工具了；而你自己的真影漸漸地淡薄；而漸漸地淡薄的地方，是用『聖人』或『英雄』的檻褸布遮蔽住了。你什麼時候看見這樣的醜態是必然要懊悔的；懊悔了的你，除了再匆匆地歸到我的地方之外，沒有可取之道。

所以你必須處到我的全支配底下；你必須叫我擁抱住走！

返歸我這裏來吧！捨去了你的所謂名譽，功勞，榮耀等等返歸我這裏來吧！你是從生出起頭就與外界接觸，由外界的要求而長成了的。外界原是包着你的皮膚的皮膚似的東西。你的個性的內容，是隨分化擴張而漸漸稀薄，漸漸從中心向

外面散漫地流出去了。所以你超越我搶着往前邊跑，這是當然的；而你不同我商量，竟在沒有愛的時候幹出好像深有所愛的行爲——卽憎惡雖在你的心裏燃燒着，可是你還行所無事地，毫不在意地去妄作妄爲——這也是當然的。你以爲這是爲歷練你的情感起見的。你在這樣地幹着與我沒交涉的愚事之間，縱然你辦了堆積如山的事務，你的自身是不能夠得到分寸的成長的。同時更因你這樣的愚劣的行爲遂阻害住一般的人生——把你的無生命的生活的殘滓，統統地堆積到人生之路上而同塵土或瓦礫混合到一起了。一株櫻樹在養花家手裏，是可以生長的，但是一旦枯萎，那養花家可以毫不猶豫地把它砍倒，便種上別種的苗木。在人間做一個人，是不能夠像這樣的：那人一失去他的個性，馬上就要把社會的生命弄薄弱哩。

你是進過『信仰』之門了——你是也照一般人那樣地在宗教的泉水裏染過指了。可是我決不能步你的後塵；我是嚴重地在你的後邊監視着你哩。在你的勉強

努力之後，是常要給你殘留一種苦味的。你不是幹過一方面唱着崇高的調子而在另一方面做着虛偽的祈禱的嗎？你不是要懺悔你以前的行爲，說『人應當靠信仰不靠法律』而像乞丐一般向上帝求過情的嗎？你不是拿『信仰一有虛偽，這便不能登上天國，只有我能夠遵守上帝的命令』之話，替你自己辯護過的嗎？那稱做你的上帝的，乃是我的真確的影子啊！你是超越過我，搶着跑信仰之國，而把你所信仰的上帝照着我的樣子而鑄造過一番了；但在你的生活裏，並沒有見着什麼變化；就是有變化，那也不過是表面的變化，毫沒有變化住你的內部。因此，你的祈禱是好像向空中投石頭一般，仍舊落到你的上頭了。你雖然有這種痛苦的經驗，可是你仍然頑固地欺哄你自己以爲這是你的精進；你因欺哄自己遂把別人也連帶着欺哄了。

你有過了一番虛偽的言行之後，你終於不以那爲滿足了。你還殘留有多少的誠實，這對於你，是再可賀沒有的了。你是已經和長遠捨去了的我會着面了。如

今你承認你的行為的大部分是虛偽的；並且知道你是沒有做過一回真心的祈禱的人了。從此以後，你必須不顧一切地努力地同我合到一塊！你必須在我的本身裏見出生命的泉源，以我做基礎，而在我的上面樹起原有的你來！

七 個性給我指出的道路

我的個性又向我說：——

你的個性之我，現在給你把可行之道指出來。

我要首先要求你的，就是你必須把你的專顧外界的標準的眼睛轉向我這裏來；這是全在你自爲的。所謂外界的標準，就是舊人類的歷史——堆積一切『聖人』和『英雄』，一切哲學和科學，一切文化和進步的宏大的貯藏場——與現代人類活動諸相的集合而成立着的。叫你從這些裏頭，完全回過眼注意我，你必定要遲疑一番。但是我告訴你，不要遲疑：你把向外界擴張着的一切鬚根拔出來札成

一束插入我的內部好了。你的個性之我，雖然比較許多人的個性爲低劣，而對於你，那除我之外，更完全的東西是沒有的。

這樣地漸漸歸向我的你，是不可以用從來對待外界的慣技隨隨便便地把我的整個切碎或是在我的本身上考察善惡和美醜的。你必須無條件地容納我的要求的全部。我是專在你順應我全部的要求的時候而生長的。你爲順應我而得到的結果的什麼思想，言行縱有與外界的傳說，習慣，教訓牽起衝突和矛盾，你也別亂了心而疑猜我，慢慢地期望你的個性的完成好了。但在這裏還有叫你更加注意的，就是你不可用從來爲外界所拘束的因襲的想法來解釋並助成個性的活動：譬如個性要求的結果一見像是屬於肉的，你也不要照從來所想那樣地，單簡地把它看作肉；又那個要求一見像是屬於靈的，你便以爲它是完全離開肉的，這是背反我的本然性的想法。我的肉和靈，不是像哲學者或宗教家們所空想的二元的東西，乃是不能分別的一個整體。又譬如考察水：把它分成水素與酸素，這無論怎樣的綿

密地，研究兩個元素，也沒有什麼成效；必定把水看成『水』，這才能夠得着對它的理解。所以我希望你的，就是不要藉外界的標準，把裏弄得滅裂支離，不成東西；除了照樣容納我的全部，而在這裏發見你的滿足以外，沒有法子。只要有這個用意，你的毫無滯礙地前進的準備，便算完成了。我誇張的時候，你也誇張；我謙遜的時候，你也謙遜；我愛的時候，你也愛；我憎的時候，你也憎；這才可以。

必如此，你才能夠返歸你的故鄉；你才能夠脫棄自從着上產衣一直到現在所受的外界的壓迫和拘束。以前你爲投入外界而不得不捨去了的你的某一部分，如今已顯出它的價值而成了你的必不可缺少的要素了。你的一切的枝兒葉兒是得着均等享受日光的恩惠而歡喜地吹出肥嫩的芽兒的運命了。到那時候，你便可以永遠的否定放到往邊，通過無關心的山谷，而開始立到永遠的肯定的門口了。你的實生活自然不能不受影響；從此以後的你，是靠『當爲』而活動，不再

靠『妄爲』而活動了。在你的個性打壞生長到如今的你而更造出新的你之間，你就看不見必須受外界的壓迫而妄爲的必要了。比方：你營適應外界的生活時，你是在實行着故意的道德——即有心爲善地做着善事；但你對於你本身上的缺點，不是不但不能故意的隱藏住，却是常常戰慄慄地生怕露出你的內部的醜態嗎？你不是一方面在人前故揚其能，而叫人滿足你的故意的道德，而在另一方面却又虛掩其醜不叫別人看見嗎？我呼這種態度爲『妄爲』，可是在沒營適應我的生活時，這種妄爲，毫無用處。因爲任何慾望都是你的個性的生長糧食，所以你沒有對它懷什麼臆測的必要——即你當然是只爲我的生長的必然性而變化的，那時外界而伸縮的必要是絕對沒有了：不論什麼事都應該從這裏出發。

又，你在返歸我這裏以前——在你完全不顧外界的標準而專心依靠我以前——你或者要茫然於對人的調和：『猛然地跟着個性走，不是要惹起迷惑他人因而妨礙人類的進步，破壞生活的秩序嗎？』你心裏是這樣地想着。

這是一向專靠外界而生活的你必然地想起的事情；但你若是認真地把這個問題考慮一番，那對於外界的顧慮就不會叫你再有什麼疑惑了。你只要當真地緊跟着我，你自然不會考慮那結果的影響了。

在你遲疑之間，你沒有跟着我走的資格。你仍然還是個專顧你的外表的人，是不能返歸我這裏來的。捨了它吧！睜開你的謬誤的眼睛吧。我的步驟不是顧前慮後地緩慢的，對於自己的生命受脅迫而仍然爲外界的無謂的糾紛牽繫住的你，恐怕是不暇來伸援救之手的。

一個人必須到處都拿自己作主，不可做外界的犧牲品；你是忘却這個要義，爲外界與你自己毫無關係的誘惑所驅迫，遂致把你的整個的生命分成兩開。但是返歸我這裏的你，這種在火山頂上做舞蹈似的危險，便沒有了；因爲你的手，你的頭，你的職業，無論怎樣地動作，都有我在牽連着它，保護着它。你放心大胆地聽我的指導好了！——把精神和物質，個性與工作切斷了的文明，無論怎樣進

步，那也不過是流進無邊沙漠的一條小河，自有枯竭的時候。

我的話盡於此了；我爲了對你這番懇切的囑囑，已經很疲乏了。你的心似乎少少地打動了；在歧路上徬徨着的你的眼裏，是浮上望見故鄉的光彩來了。可憫的偽善者喲！有時稍自稱強，有時却去仰承強者的色笑的偽善者喲！你的強味和弱味不能平均，或者也是你的幸事；你大概要從這裏得救哩。在那不平均的矛盾裏，有一點誠實在；你不要忽略那個誠實！只要那個誠實是純粹的，有一點也就夠用了。——按正說：沒有不純粹的誠實，也沒有可以就量上估定的誠實；誠實就是誠實。所以你只在發見誠實的地方大胆地站着好了，不要害怕！

起來，看看在你眼前的廣闊的視野；並且希望你替我把這些介紹給大眾！
你不要以爲我說的是廢話。他伸着溫暖的手等待你的來到！

我的個性說到這裏便靜悄悄地合攏住它的嘴了。

八 我謹遵個性的命令

我的個性說我有一點誠實。但所謂『誠實』可算是好的東西嗎？我八方摸索的結果，沒有發見相當的標準，不得已只有再向很自由的我的個性去領教，才知道『誠實』不過是個極平常的東西；它是人人都有，並無優劣，——即我所有的誠實也不見得比別人強；它並且是在某個時候，就要給我乃至一切人做東道引到個性那裏去的引導者，——至遲在人將死的時候，它是必定要來引導他返歸個性之家的。換句話講：一個人早晚都要遇着個性。我也是個人，我不過在這時候同個性見着了面，而比較某人或者少早，比較某人或者少遲罷了。

這對於我是比什麼都好的事情：我在長期間的徬徨之後，方才在我自己的衷心裏看出些微的安定。這是個最好的安身處；我好像在開始工作的時候首先得到坐着極舒服的一把椅子。我的工作要倚靠這把椅子而好好地去做一番。我自今以

後，雖然也要經歷無數的苦悶和失敗，可是這些苦悶和失敗，沒有無益地經歷的道理，都要成我的滋養的食物。我打算要托身於這把椅子，而把我所知道的，寫下來。我不是爲宣傳而寫的。我知道我的經驗窄狹而貧弱到底不能夠做那麼樣的普遍的訴願；只要同我的心境相似的少數人讀了之後，有一點會心的微笑，這便在我表現自己的歡喜上面更加上大大的歡喜了。

沒有秩序，也沒有系統，我只以我的歡喜繼續不斷地做我的工作。

九 『現在』是我的寶貝

人的生活態度因其人的秉性，大體可分爲三類：一類是以繫念過去即追憶過去生活的美夢而過現在和未來的日子；一類是渴慕未來即對於過去和現在的生活都不滿意，一心希望未來的美好的生活；一類是重視現在即以過去的生活，無論怎樣地美好，總算已經過去，未來的生活，無論怎樣地堂皇富麗，畢竟是還沒有

來到，所以認定現在的價值爲無上的高，要出全力去求它。

第一類是回憶地；第二類是幻想地；第三類是人地。

我這種對於人生的觀察，不知道有無錯誤：假若沒有錯誤，那末，我的生活態度，可以說是應屬於第三類；因爲我如今在我自身以外，沒有可依靠的什麼；因爲我這個人是在『現在』裏面存在着。

當然我也有我的過去和未來；但是我的第一必須依靠的我，是在過去和未來的中間——現在的我。我並非輕視我的過去和未來，只是過去是滲透我的內面，未來是把我的現在導於未知之世界去的：這都是無論如何也處理不得的事情。要之，我不想藉過去和未來去考察我的現在，是想在我自己身裏面攝取過去和未來，是想把我的現在弄成我的過去，同時更弄成我的未來。即對於過去，要獲得感情的自由；對於未來，主張意志的自由；對於現在，想樹立必然的規範。

要問『你爲什麼立到這樣的地位？』我除了『因爲適合我的本性』之外，沒

有別樣的答覆。

我覺得『對於生命自身的把握』這一件事是再可尊貴沒有的，即覺得生命的緊張是最好的。生命的緊張，不是任何時候也都要把過去和未來牽引到現在的嗎？那個時候我不能夠受回憶的沾定，我要沾定回憶。又，我的理想要陸續地進入到現在的我裏面而在這個原樣的我的裏面實現它。於是我在現在裏面便把這三種主義統合了。這樣的個性狀態是對我再親密沒有的。

我的現在除了原有的我，沒有別的。這在別人的眼裏看着，無論是怎樣的好，怎樣地不滿意，而生於現在的我，仍然是現在的我；不管是好是壞，在這以外是有不得的。對於我，那我的現在在什麼時候都具有最大無限的價值；在我的內部，另外沒有可替代的東西；我的存在之確實承認，是僅能在一『現在』裏面獲得的。

所以我把現在當作唯一的寶貝而尊重它；除了好好地發展它以外，沒有別的

可取之道：我在這裏擺起背水之陣了！

雖是這麼樣說，我怎能夠蔑視過去的一切和未來的一切呢？我的現在不是在我的靈魂裏浸漬過的過去之一切嗎？在那裏有我的親屬，在那裏也有我的祖先；有那些人們的工作的全部，也有包圍着那些人們和工作的大世界。有時在它的上頭陽光照射着，兩點打擊着；有時橫行天界的慧星以稀奇古怪的光輝投給它；有時地球的地軸變換了角度：這些所有的力，不是收集那個力之一切而堆積到我的裏面了的嗎；我怎能夠蔑視它？我縱然忘了那個力，那個力一刻也不會忘記了我。只是我以為叫這些東西離開我的現在去考察它，乃是無益的徒勞。我覺得只有把這些東西嚴密地織入到我的現在裏，才能夠有它的價值。畢竟盡被攝取於現在裏面的過去，人們縱然以『過去』稱呼它，而對於我，除現在以外的什麼也沒有；不把『現在』的本體擎到這裏，它的內容是全不成立的。

我是爲使在游離的狀態的過去與現在對立而在它的比較的上面建造個性座位

的計劃而很費一番氣力了；但結局是失敗；知道在我與我的個性之間是不可有寸分的間隙和上下的分別了。

關於未來，我可以這樣地說：除了我而能夠完成我的未來的，是沒有的。在考慮未來的事情的時候，要是把我這一個人度外視之，那未來的形象是不會成立的。這絕不是高慢的話。築起那個未來的，是我的現在，若是失去我的現在，我的未來是生不出來的。假若我的現在得着最佳良的成長，我的未來，也就會最佳良地成立。忽略眼前的緊張，單只空想未來，不能夠叫未來的創造裏得到一些的利益處。在不考慮未來而專意注力於現在的時候，不是能夠刻刻地創出很好的未來嗎？

過去的痛苦的甜美之淚，我是沒有的；空幻的華美的想像，我也是沒有的。雖然有一切的缺陷和一切的醜惡，可是這個現在，是對我再親密再尊貴沒有的。這裏的強固的充實味和人味是可以牽掣着我的；換一句話，這個供給，是足夠我

使用的。

十 排除木石的生活

所謂個性的擴張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所謂『燃燒的生活』，『白熱的生活』，這些雖是可以紙筆表現出來的，可是叫它來到我們的實際生活上是不容易的；我覺得我個人的生活裏面還有一點這麼的成分，並且我已經窺見這個境界中的奧秘了。現在且把到達這個境界以前的狀況追述一番。

因為與外界接觸，遂致不能自由的我的個性，縱然是會進入自主的生活，可是常須對於外界保持何等的角度以繼續它的存在。某時我把外界的刺激完全受入而朦朦朧朧地生活着；某時對於外界的刺激，反射地，意識地，活動着；又在某個時候不等待外界的刺激，單憑藉我自己內部的某種不可遏止的生命力而在外界活動：這種變化，無非都是由我的生命的緊張度之強弱所得的結果。這不是像知

的活動，情的活動，意志的活動那樣地把生命分解開以顯示生活的狀態的。在表現人類的個性的活動時，用這種分解法是我所最忌嫌的。人的生命的過程裏，實在沒有什麼知，情，意的區別；不過把生命對於某種對象不變性地繼續活動時喚做意志，把變換對象或變換力之量而生命繼續活動時喚做情，把生命選擇兩個以上的對象時喚做知罷了：人心的活動，不是在受着這三頭政治的支配，是為更其純一的統合的能力所總轄着。因此，少綿密的觀察者，曾在知與情之間，情與意之間，意與知之間，判然地發見不能使這一方順從的幾多的心的活動，這與檢察虹的色彩的時候，在赤，青，黃之間發見無限數的間色是同樣的；因為赤，青黃原是應為白色所統合的假象的緣故。我們要觀察太陽光線時，無論怎樣研究被分解的諸種色彩，也不能夠從這裏明瞭光線特質的全部；與這同樣地，無論怎樣地科學地探究知，情，意的現象，也不會隨便捉住那個「心的活動」。歸納法是單在它的記述上有效用，對於本體的表现是沒有效用的。這個簡單的原理，是常被

忽略了。在以科學地研究科學爲絕大價值的現代，歸納法的根本缺陷是常要被人們閑却的。

似乎扯到題外去了，現在再歸入本題。

把外界的刺激照原樣受入的生活，我以爲是習性的生活，——是與石頭的生活同樣的生活。石頭的生活是不受外界的刺激，而永久地在一個地方，在永久的期間漸趨消滅的；石頭的性质與下等動物通有的性质一樣地是無機的。在最緩慢的人的生活裏，也免不了這樣的現象。把我們的祖先所經驗過的事情，更重複一番，我們便沒有再意識地運用自己能力的必要了。這樣的生活活動，是以遵守先人遺留下來的叫做「習性」的這個形式爲方針。

傑士坦頓說的「無論是怎樣的革命家，關於家常茶飯事，至少不像個革命家是在做着與尋常無異的事情」的話，是的確的；我的生活活動，這種態度實占有最大的部分。每天清早我要洗臉；洗臉的器具既沒有變化，我的洗臉法也沒有變

化；若是一不小心，誤了方法，却成不愉快的種子：在這種生活裏，我完全在受着過去的支配；我的個性的意識，一點也不會活動。

我不是說這種生活沒有益處：爲有這種生活，我的日常生活才能夠從極繁雜的糾紛裏救出也未可知。申言之：我可以一方面藉着這種緩慢的生活，而在另一方面——必要的方面——考察緊張的生活，以期望它的完成。

然而我的個性根本懷疑這樣的生活；因爲我的個性是嚴密地要注力於現在，而這種生活乃是過去的堆積，我雖然在過着，可是它與我的個性沒有連繫。還有一層，這種生活的內容是很不安定的：外界的事情有一些變化，這種生活便不能成立了；因此，我進入次章所說的知的生活圈裏了。要之，我不能夠安心地倚靠着習性的生活。

原來具有表現自己本能的個性，不願意單依靠習性的生活而生存，不能夠藉單純的過去的反覆而滿足；因爲在那裏沒有自己，只有習性；因爲在外界與自己

之間只有無機的因緣。總之：我縱做石頭也要懷個變成草木鳥獸的志願；這個欲求的緊張能夠驅使我選擇更其異樣的生活。

十一 進入一元的生活之殿堂

所謂『異樣的生活』，我把它喚做知的生活。

在這種生活裏面，我的個性，才能成個獨立的存在——成就與外界的對立。這是反射的生活：外界對個性活動時，個性是對它而為意識的反應的。即經驗和反省現諸我的生活上。以前為外界所征服了的個性，如今發揮它的獨自性而把外界做挑戰的對手了。在習性的生活裏，我是在無元的世界住着，在知的生活裏，我才進入二元的世界了：這裏頭有我，那裏頭有外界。外界對我是在攻擊着的。是我藉經驗這個形式而與外界衝突的；從這個經驗的戰場，遂生出反省的結果：這是要在某時候勝利，某時候敗北的。

要之：『反省』是會選擇接近經驗的結果之部門的。人們喚這樣分別了的經驗的堆積爲『知識』。爲整理知識起見，人們造出個可憑信的一定的法則，而把這個法則喚做『道德』。

『道德是對人的』這個見解，雖然有相當的理由，但我不是這麼樣想的。我以爲剛剛在孤島上陸的魯濱孫，也有對於自己的道德。不管三七二十一，單憑外界的刺激而活動，這算是道德嗎？魯濱孫爲他自己在一隻遭難船上漂流着，尋求食物和一切東西，這不是對於己目的道德嗎？但魯濱孫不久從殺人者手裏把弗拉伊德救出了；魯濱孫是在對於自己的道德和對於弗拉伊德的道德之間，看出分岐點了。弗拉伊德也是以同樣的努力對待魯濱孫的。這兩個人的努力是很欣幸地看出一致點來了。這樣地兩人不但在孤島過了美好的日子，並且得着援救，乘船上英國去了。雖然弗拉伊德來到，在這個孤島裏才成立了對人的道德——卽社會道德——可是要說在魯濱孫一人的時候，那裏一點道德也不存在，這不是想錯

了嗎？所謂道德原是基於自己與外界——自然和人類——的知識之正當的自己之立場之決定。因此，道德是在一個人間的身上或兩個人之間必然地成立的東西。但在兩方的時候，道德的內容，是隨知識的變易而變易的；知識的內容又是隨外界的變易而變易的；因此，可以說道德是隨外界的變易而不得不變易的。

世上不贊同道德的變易的人很多；彼等以為範制人生的唯一標準，若是常常變易這便使人類的生活不得安定了；彼等又以為道德的外表雖有因時修正的必要，道德的內容是不會而且不可以變易的。

但我主張道德的內容是常常在變易着的。我所感覺的不變易的，乃是在我心裏的道德性。即我知道必定要從知識的集成中造出自己對於外界常守的規範之動向，是不變易它的內容而存在着的。但道德性與道德是完全不同的觀念，這是在誰也容易明白的。我覺得道德內容的變易，一點也不是困難而不可思議的事情；在想變易而不能變易之間，新道德產生的動機就發動了。

知識和道德都是要變易的；但在人們只知道保守着習性的生活，不知道長進之間，是不變易的。若是人們的生活一經長進，知識與道德便退出習性的圈套而喪失做知識做道德的價值了。在單以順應外界的刺激爲事的生活裏面，可有對人的道德的行爲嗎？我以為是決乎沒有的；因爲那種道德的行爲是勉強的，不是自然的。

知的生活，不單是反省的生活，乃是努力的生活。人類是綜合長期間的經驗之結果，因而造出共守的規範，而以它爲準則以過自己的生活的。「努力」實在是把人類從石頭篩出金來的重要的篩子。努力對於人類並非苦痛的事情，是能夠滿足人類——尤其是生來具有的道德性——之要求的；同時，人類的歷史就是因這個要求的完成而增加其莊嚴的。

人們沒有不讚美知的的生活所產生的知識和道德；這便是人類要在精進努力生活之路上行走的現象。在一切的懷疑和一切的破壞之間，這個大的力量是永不會

磨滅的。是像那希臘神鳥飛奶可斯縱然遇着火燒也要恢復少壯的存在，不斷地把兩隻翅膀向大空伸張那樣地，這個精進努力的生活，就是人類仍舊做地上之王的左券吧。

然而知的生活，可使我的個性滿足了嗎？是沒有的；因為知的生活不論怎樣地說，都是二元的生活：在這裏是常必要使我的個性與外界對立的。有經驗的我和加強經驗的外界而知識生出。有將要努力的我和其對象的外界而道德生出。所謂知識，所謂道德，不過是把我與外界合理地繫連住的橋梁；我不能夠把這個橋梁與『實在』相混同。我並且是與渴望平安同時渴望進步與渴望潤色同時渴望創造。平安是現存事象之調節的持續；進步是現存事象之建設的破棄；潤色是把現有的東西更其弄好；創造是使沒有的東西新生出來；我不願意僅在這一方面安住着，——我是不斷地由個性的再造而向再造裏面飛躍的。知的生活決不能滿足這個飛躍的內部的要求。

知的生活的出發點是經驗。所謂經驗，要而言之，是我的生活的殘滓；這是單由反省——意識之回顧而得到的。一個事象為弄成知識起見，那事象是以一度受生活的濾過為必要的條件；從這裏生出一個知識來。我為承認它是個對於某種事象的有益的東西起見，縱然那個知識是由別人經驗的結果而生出的，我的經驗裏也要把它記錄下來。我的經驗若是與做那個知識的基本經驗全沒交涉，那我到底不能承認它是可為我用的知識。所以我具有的知識畢竟是可做整理我的過去，處分我的未來的工具；我與道德的關係也是由這樣的想法而定奪的。

要之：生活平安並且能夠潤色它的內容，這自然是我的內部的大的要求；我必須以這個要求的完成去感謝知的生活；但要叫我永久地保守着它的原樣，我是不願意的。

『平安無事』本是社會生活的基調；因此，在現今這樣的人類生活樣式底下，縱然蔑視或壓迫個人的飛躍，也希望知的生活的確定。現代的政治，教育，學術

經濟等等，大體上都是以這個知的生活的強固和實現做目標。所以假若我僅僅安住這種生活裏而依靠着社會規定下的知識和道德，定要得到社會最高的報酬；我的外面的生存權能夠得着最確實的保障；社會的內容，要更其平安，要其潤色，而且能夠統合於整個的形式之下；但是我知道比較這樣的知的生活還有更其緊張的生活之存在。我不能爲社會生活犧牲了緊張的生活——即我不能爲社會的最大要求的平安而抑制住進步和創造的衝動！

社會生活的進步，雖然有時比個人遲鈍，可是不能說我所有的，社會全然沒有；因爲我的自身是構成社會之一員。我的所欲就是社會之所欲。我與希望平安同時希望進步，與渴望潤色同時渴望創造；這個衝動雖然被社會看作繼子，常被虐待，可是它畢竟要成一種潛勢力而在社會之某一隅伏處着——即社會也是不斷地背反社會的現狀而在進步着，創造着。

我老早就在希望着切合於我自身的一元的生活；如今我覺得是已經慢慢地進

入這個殿堂了。

十二 由創造而創造

以前所說，縱有不十分明瞭之處，總算把我的忠實話道出了。自此以後，要歸入本題。我很盼望從本文開首到這裏做了我的伴侶的讀者千萬不要離我而去；雖然在這種體驗欠缺的文字中，可是會了悟我的表現的。

從無元到二元，從二元到一元；從保存到整理，從整理到創造；從無努力到努力，從努力到超努力；這些各個過程最後的東西，如今在我的前面顯現出來。

個性之緊張拉我去突破外界；在外界不向個性裏面活動之間，個性是要進而向外活動的；那個性不是由於外界的刺激，是由於自己必然的衝動而開始自己的生活；我把這喚做本能的生活。

什麼東西叫我燃着這個衝動，我不知道；但這不是自然界中生物通有的衝動

嗎？

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是在不斷地成長，不斷地分化着；只有植物是靜地動物是動地的分別罷了。而在動物裏面的人類的生活過程，不必說是從創造到創造的連續，從分化到分化的飛躍。這是誰也不能否定的最顯明的事實。把地上的存在弄成這種狀態的偉力，又造出我的個性的核心來。我的個性是為某種不停止的力催促着而要向新的存在去躍進。這個力的本源是內在的，自發的。至少在地球上的生物，都是意識地或非意識地在活動着它的個性認識，個性創造的不可思議之力。在這些個性認識個性創造裏面原沒有自他的區別，也沒有二元的對立，這是真正的生命之赤條條的表現；我的個性就是希望歸到這個境地而永遠住在那裏。

比方一條河流在我的心裏流動：我不知道這河流發源何處，流往何處；但那河是蕩漾漾地從無邊際向無邊際流動的。我仍然不知道做那河的兩岸的土壤是什

麼；但這不是此河經過無數的年月而在自己心中築起來的嗎？我的個性也就是這河水之一滴。那水的衝流之力拉着我的衝流而行；在某個時候把我流近岸邊，憑藉與岸邊的磨擦，於是包圍我的水和我的自身都在中流之水裏面順勢地流下去；又在某個時候還會爲近於中流的水的速度所激蕩而逆流。在後者的時候，乃是我的不幸：我不能夠從新的瞻望向新的瞻望去進行了。但是，假若我一被流入河之中流，那末我就得着安全和自由了。我是用河自身的速度而流動的；但我雖然能藉衝流的那個力而流動，可是我並不感覺這個事實。我是隨我的欲求而流動的；因爲河所有的最大的流速就是我的欲求。所以我雖然絕對地自由，可是必定要感受兩岸磨擦的影響和苦痛。在這時候在我自身以外儼然存在的命運之手，遂伸出來，往往會使我驚異它的重要。

河水不知道選擇自己的位置；但人是知道選擇自己的位置的；並且人能夠實行那個選擇：這是人的天賦自覺的作用。

人是運命的主人，可是奴隸呢？這個問題，常常使我苦惱。但是如今縱然還有點幽暗，我總覺得是認出對於這個解決的曙光了。

假若本能的生活能夠得着體驗，那末體驗了這種生活的人，必是深知道人的意志的絕對自由了。本能的生活是一元的，沒有可以牽制它的對象。這是從自由之必然的意志而踏進必然之路而行的。所謂意志的自由，畢竟是意志這個東西的必然性。若是不認識意志的欲求，那自由與不自由的問題是不會發生的；認出意識的欲求，便認識意志的欲求是必然的了。被放置到本能的境地的意志就是『本能』，它的外面，沒有可以遮掩的東西；明白這個道理，那就完全地，無條件地明白我所說的意志的自由了。

在知的生活下面，是不能夠這樣的；因為知的生活方法是隨外界的變化而變化；因為知的生活的樣式是由過去的反省而成立；因為知的生活的外表塗有運命的色彩：這是在前已經說過的。

照此說來，人的生活可以說有的是宿命的，有的是本能的。在過宿命的時候，便是從正當的緊張裏面退縮了的時候。反之，在正當的緊張中討生活之間，個性是在絕對的自由之中的。更正經地說：根底的人的生活，是從自由的意思而得到的。

又在本能的生活裏面，沒有所謂『道德』；因之沒有努力。這種生活是必然地自由的生活。在必然裏面沒有兩個道路；在沒有兩個道路的地方，沒有善惡的選擇：所以它是超越乎道德的。自由是 *Sein* 不是 *Sollen*。在爲選擇兩個道路之間，努力固然必要；可是在自由地衝進唯一的徑路的地方，不需要什麼努力的助力。

我是爲高興創造而創造的，因此，我不須努力；因此，我不知道有什麼成功和失敗——即成功也沒有對運命謙遜的必要，失敗也不必向運命去辯訴；所有的責任——或者可以說是強力——盡在我的自身；所有的酬報，盡在我的自身。

從因襲的世界飛入新開闢的世界，這就是我的本能的生活。

關開黑雲而從天之一角閃耀着的電流的奇姿，就是本能的奔放的象徵。從它的本流裏往四面迸射出來的支流，往往爲黑雲所吞沒；人的本能的生活裏，不是也常常發生這種現象嗎？某人純粹地隨本能的衝動而活動時，往往因過急而遂由本能的主潮逸去忽地走入足以自滅的迷途而終於自滅：這是悲壯的自己矛盾；這算是彼此的創造的衝動把彼消滅了；從知的生活之世界觀察起來，這算是一個呆笨的蹉跌，是極不合理的；又，這種現象在知的生活的漩渦中發見時，算是極不道德的。但對於把那個做生活本體的個性，那是沒有插入善惡或合理不合理的閑糾紛之餘地的：只知道爲滿足自己而過這種緊張的生活而已。在過慣以知的生活爲基調的生活的我，是不曾察覺過的，可是一步踏出知的生活的圈套，便可以看見有更緊張而純真的生活之存在了。在不踏出知的生活的圈套以前，人類創造的工作是不會開始的。對於這個朦朧的，難以推察的社會，縱然可以說它是健全無恙

的，那也不過是像豬一般的健全無恙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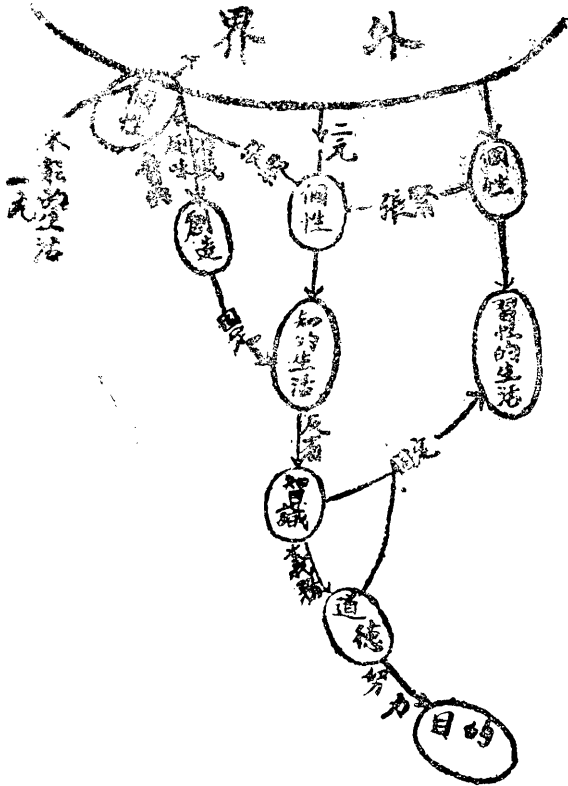
自由創造的世界，是遊戲之世界，是趣味之世界，是無目的之世界。因為無須努力，所以說是遊戲；因為非盡義務，所以說是趣味；因為不是到達生活目的之手段，所以說是無目的。即以男女愛作例：在相愛已極的健全的愛人之間，除了熱烈的擁抱以外，什麼——如道德和知識乃至生死等——也是不在他們的心意中的；兩個人完全成了愛之本能的化身；兩個人只知道同心竭力地做愛的工作；而神祕的人間絕大的創造，不是就在此中成就的？

本能的生活的質樸的狀態，又可以在爛漫天真的兒童的熱烈的遊戲中看出：他們完全超越時間和空間；他們除遊戲之外，沒有什麼目的；他們的表面的目的，縱然是在造一個紙箱，可是在那熱烈的製作的刹那，他們的目的就被吸入造的紙箱的手數裏了；在那裏並沒有附着何等的努力和義務；我看見那種絕無雜質的純真的生命之流露，幾乎欣羨得流出眼淚來。我的生活的過程中，若是偶然現出

這樣的態度，那末我的真正的創造就是在這個態度現出的剎那間成就的。

我對於本能的生活，所以說了這麼些讚美的話，無非是我想着本能的生活應置於知的生活的上位的緣故。人們都知道知的生活應放到習性的生活上面，可是一講到本能的生活應放到知的生活之上，是要有多少人懷疑的；現在的人類生活，是以知的生活爲基調，所以這個懷疑也可以說是當然的；換言之，單從功利的地位着想，這個懷疑是正常的。但是，假若認一切的生存都是以表現純粹的本能爲要義，那末，本能的生活對於我乃是比知的生活更有價值的生活——若是以『價值』二字沾定它爲不當，可以改稱爲『更其尊貴的生活』。雖是這麼樣說，我不能夠想像這種生活的內容；因爲這種生活是在超越着理知的表現的；我只知道藉這個比喻和讚美以述說渴慕這個尊貴的生活的衷心而已。

十三 一幅生活圖



十四 本能的内容

所謂本能，就是大自然所具有的意志，也就是人類天賦的自覺。

本能原是整個而不能分裂的東西，即本能的本來的作用是全體地活動的。可是在現今的社會，許多人的本能都分裂了。比方男女愛：有的注重肉，有的注重靈；前者是野獸化，後者太空虛了。這兩者都是對於本能的極利害的迫害，都是人類進化的障礙。陷於這種境地時，人們是要感覺其不安的；在這時候若是一步走錯，就要更其深地陷入這個狼狽裏面去了。這時候誰也不肯來救他；真能夠救他的，只有他自己。

十五 本能就是愛

人就是人；是具有為大自然所分與本能的。要問究竟本能是什麼？我當然應

該負責答覆這個問題。現在把我平素所積蓄的一點體驗披露出來。

爲大自然的本能之一部之人的本能，恐怕就是一般人所說的那個「愛」，老子所說的那個「道」，孔子所說的那個「忠信」，釋迦所說的那個「菩提心」，約翰所說的那個「Logos」，以及其它無數的名目；但我爲圖自己的便利起見，權且說它是「愛」。『愛』所包括的意義，很是寬廣，並且很是普遍，這是差不多的人都知道的。

愛是人所表現的純粹的本能之活動。但是爲抽象地考察事物的習慣拘束住的人們，在考察這個問題時，也往往爲習慣的外面的概念所捕捉，而不能得到具體的結論。

大概人們都不考究『愛』的本質。保羅的書信中說愛是『不吝惜地給與的』這算是把愛之外面的徵象無遺憾地表現出來了。愛者的心理和行爲之特徵，固然是放射的事情，給與的事情；人們根據這個現象，便說愛是給與的本能，是放射

的活動力。這個觀念老早就成我們的道德的大柱石了：愛他主義的論理觀成立，遂唱出『犧牲』『獻身』爲人生最崇高的行爲之高調；同時更用這個高調作爲衝破利己主義的最銳利的武器。

我不是要一概排斥這種觀念。在把愛拏到知的生活裏面時，自然要得着這樣的結論。因爲知的生活是單藉理知考察愛的，所以決乎不能認出它是在生活內部活動着的真形；換言之，爲理知綿密地包裹住的愛，雖然把它的外皮弄成很理知的，可是不能包住它的內部。

要想捉住愛的之內部而認出它的真形，除了在愛的生活中體驗以外，沒有法子。照我的貧弱的體驗：愛之本質，不是『給與的』是『奪取的』；不是放射的活動力，是吸引的活動力。

要是說，爲他的行爲是愛他或利他主義，爲己的行爲是愛己或利己主義，用語是正當的；因爲這是表現行爲的外表的語句。但是要把這兩種用語作爲論理學

的定義，那就失其正鵠了。因為有這種先入的偏見，遂致使人們都進入愛之迷宮了。

十六 愛之本能

現在把愛之本質分析一番：說一說它不是給與的道理。

我是愛着我的嗎？我可以不加思索地答道：是愛着的。我是愛着他的嗎？這我爲我的肯定的答覆，必須附上某種條件和限度：他若是與我沒有什麼交涉，我不能夠愛他。切實一點說：我只因爲對於自己而感覺到這個愛，所以愛與我自己已有交涉的他。在看不見當愛之己的存在時，怎能夠與他生交涉呢？而對於無交涉的他，怎能夠動起我的愛？再切實一點說：唯有在他的什麼爲我攝取的時候，我是在愛着他。但是己之中所攝取的他，按正說，已經不算是他，明明白白地是自己的的一部分。要之，我愛着他的時候，是藉着愛他以愛自己的。

但是所謂愛己，究竟是愛的什麼，這是別一問題。單說假若我這種思想沒有錯誤，那末，從來爲一般所公認的『利己主義』，可以說是僅從極功利的，物質的，外面的地位而考察的。卽把生物學的自己保存的原則，極廉價地查定而用它的與愛己的本能連結起來了。斯賓塞的『就生物發達的狀況而觀察之，利己主義是常以利他主義以上之方面在活動着的』的對於生物之漫然的主張，不論怎樣地說，也是對於利己主義的理解的基調。我對於這種主張，只認爲是全事實的一部分，不能認它爲事實的全部；因爲在我的生活活動裏面，是潛有極充足的，深切的，美好的要愛自己的欲求的。我不是明明白白地僅僅自己的保存得着保障，不算滿足，要想進一步擴張自己，充實自己，而無論是意識地，非意識地，總是不停止地在爲這個願望所驅迫着的嗎？這個切實的欲求，是不可以與那個功利的利己主義放置到同一的水平線上的；因爲它是根本地把愛己主義的意義破壞了。單純的自己保存，就是希望自己平安，這不過是知的生活的欲求上面的一個形式；

本能的愛沒有滿足這樣的境地的道理。我的愛想在我的自身裏而得着最上的生長和完成；我的愛在我的自身以外不希求別的對象；我的個性是急於上這樣的生長與完成的道程的。但我怎樣得到這個生長和完成呢？這是要靠奪取的。愛之表現固然是不吝惜地給與的；愛之本體是不憐恤地奪取的。

像生物吸取食餌，而馬上就把它同化於自己的細胞體中那樣，我的個性是藉着不斷地用愛去同化外界而生長而完成的，不是藉着把個性的貯藏物放入外界而完成的。比方我要愛一羽的金絲鳥：我爲愛它，所以給與它以美麗的籠子，新鮮的食品，以及殷勤的愛撫。人們看見我這個愛的外面的現象必定要立即說我的愛之本質是單由給與而完成的；但這個推定是根本地失去正鵠的很利害的謬誤。我越是愛那個小鳥，小鳥是越爲我攝取，而它這與我的生活相混同了，僅僅由外形看着我同它是在分離着。實際上我和小鳥是共歡喜共悲哀的；而我與小鳥共有的歡喜和悲哀都是我自己的所有。我越是愛小鳥，小鳥便越是要成我的所有。對於

我，那小鳥已經不是我以外的存在；小鳥已經不成其爲小鳥而成了我。因此，我所給與小鳥的美麗的籠子，新鮮的食物，以及殷勤的愛撫，我不覺得算是恩惠，我只覺得這些都是顯而易見地給與我自己的。我是把小鳥和那所有物的一切，一些也不剩下地從外界向我的個性裏奪取的。看喲，愛不是放射的活動力，也不是給與的本能，乃是很利害的奪取之力啊。所以看着是給與者，是與愛者被愛者無直接交涉的第三者把愛者的愛之表現極皮相地觀察所得的結論。

這樣地憑藉愛之本能，於是我便把他同化到我的裏面，更藉着爲他所愛，於是我遂投入他的裏面，我和他是綢緞的經緯似地，在這裏自然會織出美麗的生活之花紋來。我的個性隨着這更其美好，更其深切地進展，於是更其美好的外界，便更其深切地被攝取到我的個性裏面了。生活全體的實績是必如此方能成就的。這裏而沒有『犧牲』也沒有『義務』，只有可感謝的特權和歡喜的滿足而已。

十七 美麗的愛之世界

在我的眼前所展開的物象，我覺得一切都是神祕；但在現實的世界牢守着的我，對於這些神祕，不能像小兒一般地常睜着驚異的眼睛。我感覺愛之活動是人生最真切的活動。

愛是爲哺育我的個性而從外界奪取的；但外界爲這是一點也不會損失的。比方：我是藉着愛而把金絲鳥往我的內部奪取的；但金絲鳥是藉被奪取而得着幸福的，——這個小鳥在物質上至少算是得到美麗的籠子，新鮮的食物的豐富的供給了。這個神祕是使我又驚而又感動的神祕。看喲！愛之世界是多麼美麗的世界啊！這裏是自盡不斷地玩着不可思議的魔術的。我爲考察這個事實，幾乎把一切別的神祕都拋諸腦後了；我從自然的手裏得着這一個賞品，我很感謝自然。

主張愛是給與的本能的人，聽見我這種說法，恐怕是要晒笑的；他們一定要

擊『你不知道愛是藉着給與而成二倍的不可思議的道理嗎？』的話來質問我。

我不是不知道這個道理；但我以為這個道理裏面有附加一個條件的必要：愛藉着給與而成二倍的現象，是限於在愛者和被愛者之間相互地成立之愛。假若在那個愛完全受取了的時候，那個愛的恩惠，的確是二倍。但是不知道被愛者和愛者的某事的時候可怎麼樣？或是給與愛者被受愛者拒絕了的時候，可怎麼樣？這也能夠感着愛成了二倍嗎？這不是僅僅算一種感情的臆斷的空想嗎？

若是在愛片面地活動的時候，想着愛就是恩惠之施與的人，因為對於愛之行為感着了一種自己的滿足，就說愛者的心裏的愛成了兩倍，這真算是強說愛之作用是『沒我的』之愛他主義者；因為那時候其人是山愛而明明白白得着報酬了。得着報酬或是期望得着報酬，這算什麼愛他主義呢？這種心境，怎可以說是殉他——即沒我——的心境？我希望不是為自己是為他人的人，可首先以公平的態度把這個心境考察一番。彼等常說功利主義……而對於要得着報酬的行爲是像對

於蛇蝎一般地憎惡；但是被等自己的行爲和心境，沒有這樣的傾向嗎？我覺得被等的心境和極下劣的功利主義者相比，一點也沒有高下；彼等是隱藏在非常巧妙而狡猾的假面具之下的真功利主義者！無論物質地，精神地（這種表面的區別，我本不用，我是假借別人的說法），在打算得着什麼報酬的行爲裏，有什麼『獻身』，有什麼『犧牲』？假若把彼等歸入偽善者的部類，那不是大大的愚劣的偽善者嗎？因爲彼等對於當然可以期待功利的結果，故裝不知地偏要說一點也不是功利的。

或者有人說，『愛是人類內部的至上命令；愛者是像溪流般地愛的。這裏沒有什麼報酬的預想，無論結果怎樣，愛者總是愛的：這是不能與報酬爲目的之功利主義者同一看待的』。我以爲這是強辯：一度有了愛之經驗的，深知道愛的結果是什麼；那是不可避免的何等的意味的獲得。一度有了這個經驗沒有再稱他是出于本心的他愛主義者的道理——即沒有說他的心境是『殉他』的心境的道理。

愛是向自己方面的獲得；愛是不憐恤地奪取的。被愛者是在被奪着；可是很奇怪的，就是對方什麼也沒有被奪，而愛者必定是在奪取着。但丁少年時代，看見僻姬特麗斯得着了世無比類的愛，那是他一天在佛羅稜斯的街上遇着僻姬特麗斯同一個女伴，手裏擎着鮮紅的花朵，對他行了一番優雅的應酬，而且只這一回以後並未會面的事情。後來僻姬特麗斯同別人結婚了；但丁在那個結婚席上因為刺激過度，竟暈倒了。元來但丁是在自從見着僻姬特麗斯以後沒有發見他的衷心的愛人。而僻姬特麗斯是照美人的共通的運命那樣地，年輕輕地死去了。據書冊所記：僻姬特麗斯在活着的時候，好像不曾接觸過但丁的熱烈的愛。即但丁與僻姬特麗斯沒有相互地交換過愛，——以為愛是僅在相互發生關係的時候才能成立的人要注意這一點，——乃是但丁獨各在他的祕密的心裏愛過僻姬特麗斯的。然而但丁算弄了個空嗎？但丁是怎樣地從僻姬特麗斯方面奪取了的啊！他不是一生消費還有餘地，從這個心愛的人的方面奪去了的啊！但丁的生活是寂寥的，糟糕

的；雖然，他不肯獨自享受他那個愛之美滿的收穫，於是把它變成『新生』，變成『神曲』而吐到心的外邊了。我們且看從但丁的這個收穫裏面流出來的餘瀝，是多麼地有價值的啊！惠特曼也嘗在他的即興詩中歌道：『我曾經過了愛；曾經過沒有得到報酬的愛。那愛將無益而終嗎？否！我生出詩來了』。

看喲！愛是怎樣地奪取的啊！愛是僅在完成個性的慾望和自由的時候盡着全力的事情。愛是不知道『義務』，不知道『犧牲』，不知道『獻身』的。愛是使被奪者無所知地奪取的；若是在愛相互地活動的時候，那我們是爭着互相奪取的，決不是互相給於的；結果是雙方一點也不損失地相互的獲得：人們平常所說的『愛成了兩倍』，就是說這個的。我對於我預期的收穫而歡喜而感激，這並不是什麼虛偽，乃是極尋常的人的常情：愛之感激，也是除此以外沒有我的生命。我承認明明白白地藉愛他而把一切攝取到我自己裏面的道理。假若有人呼我爲利己主義者，我以爲沒有妨礙；或是呼我爲『愛他的利己主義者』，也不要緊：因爲我知

道我自發地去愛的時候，是必定在往自身裏面奪取着。

這個自發的，赤裸裸的愛之作用，不是連結一切生物的因子嗎？試看野獸：它們是怎樣把它們的愛之作用——互奪的愛之狀態——認真地表現出來的？人雖不是獸，但在相互奪愛之一點上是同生物一樣的；不過人要想在精巧的假面具的下面欺瞞着自己；人類的確是在受着這個欺瞞的天罰的。這是野獸所無人類獨有的偽善。因為人類不從根本上考察愛的本質，於是人類的生活遂不能見着真正的進步。

知的生活的衝動，常使本能從第一義的狀態墮落到第二義的狀態。知的生活所要求的，是平安無事。在這種生活裏面，愛之內容比較它的外形更爲重要；無論怎樣地內部的欲求，而在外表却常保持着相互給與的狀態。因此，倫理道德便以『義務』，『獻身』做高調；因此，人類遂爲這個凝固的觀念欺騙住，而在沒有愛的地方也一樣地去行他的愛——即把沒有蓋上愛之印章的東西，毫不知恥地

向外界去放射。但是沒有蓋上愛之印章的東西，一度放射到外界，是再不會收回的。這時候那人是要得着無愛的行爲之苦的後味的；爲胡亂處理那個後味起見，他只有拏什麼『爲社會盡義務』，『爲社會獻身』聊以自慰，並且想在那裏得着實在不算榮譽的榮譽。而在社會一方面：不管這種人的動機如何便給他以社會之恩人之名——便是知的生活必不可缺少的『獎勵』。而在那人一方面：對於這個『獎勵』，雖然嘴裏說『那是不足掛齒的事』而心裏却暗暗地欣幸，不知不覺把那事掛到齒上！於是那人把從愛之逆用得到的自然的責罰，藉表面的概念和社會的賞讚而塗抹住了；於是社會也藉其人的表面的行爲而得着苟安了；於是無數的垃圾和瓦礫遂在人生之路上醜惡地堆積起來了。這個堆積的弊害，可是什麼呢？不是把活潑刺刺的『人』弄成死屍了？

十八 怎樣完成個性的生長和自由

『你說愛是個性之生長和自由，但這個世界敢爲人而犧牲自己的人，不是很多的嗎？就是在動物裏面，不是也可以看見相互扶助的事實嗎？你的愛己主義，可將怎樣解釋呢？在那時候你也要否定絕對愛他的事實的存在嗎？明明是犧牲自己，你怎麼說是自己收穫呢？』或者有人這樣地質問我。我現在再把我所說的愛是奪取的道理的例證，舉出幾個。

愛，擴張它的不會滿足的奪取之手的激烈狀態，不是習慣地單只把愛看作美好的東西的人所能得到的。是像『本能』這個語句最容易招人誤解那樣『愛』這個語句也是常得到許多不正當的意義的。通常所說的愛，都是指着優美的女性的感情說的。正當地說愛的人，是都要受人們的『意志薄弱的感情者』的譏諷的。但這是從說愛之本質是極分離了的思想裏生出來的危險的誤解。愛是容易宿於優雅之人的心中的東西；但『愛』這個東西並不是優雅的，乃是很利害的毫不客氣衝動啊，是在人類生活的赤裸裸的表現上幾乎要把生活的調子弄毀壞的很利害的

衝動啊！試看那方才開始的戀愛，愛之本人的臉上可是怎樣的憔悴？僅僅是些微的兒子的疾病，他的母親的眼睛可是怎樣的凹陷？

個性爲它的生長和自由是要藉着向外界去奪取一切的。愛是從近傍開始它的工作而東奔西走地運歸它所得的戰利品的。個性越是強烈，愛之活動越是利害。假若到了我奪取對方的愛，對方也奪取我的愛的時候，於是乎那兩個人便成一個人了。在那裏已經無所謂奪，也無所謂被奪了。所以在那時候，他死就是我死；什麼殉情啦，情死啦，就是這樣地極自然而極其自得的事情。但在二人之愛不是互相地，完全地奪取的時候，一方的愛越是強烈地活動，而那一方的愛越是強烈停滯；這種片面的愛，便要終於破壞而至於不可收拾的境地。

至於所謂殉情或情死的事情，這不過是單純的肉體的滅亡。人必定要在什麼時候消滅肉體；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避免的事情。若是想着爲愛的死，便失去那人的個性的生長和自由，這是錯了。因爲這不但不是個性的滅亡，却是隨伴肉體

的破滅而生長而自由的個性之擴充啊！愛完成時候的死——即個性得着極度的擴充因而肉體破壞——這叫做正當的定命之死。是再沒有勝過爲愛而死的安生而潔淨的死的。另外一切的死，都是苦痛的。總之，這不是爲他而自滅的，是個性藉死以完成它的最上的生長的。

想起這個事情而常使我得着深切的銘感的，就是基督的短期的地上生活和他的死：在三十三年的生涯裏，他是無比類的美善的愛之所有者，使喚者。他在純粹的愛之事業以外，什麼也沒有檢擇過。究竟他幹了什麼？他是憑藉着那個無上的愛而把綿延數世的人類攝取到自己裏面了，——這就是他對於自己的不能停止的事業啊。他的給與而又給與的行爲，可以證明他是怎樣地滿足個性的擴充，怎樣地歡喜自己的獲得。說『你要像愛你自己一般愛你的隣人』的，不就是他嗎，他算是的確確洞明了愛自己的那個三昧境的最上的一人。他若是沒有憑藉着愛而攝取衆生的意識，怎能夠在那眼前生活破壞的環境裏泰然自若並且還要說『你

們也照我這樣？」那就是他把『這個境地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人都能走上道路』的事情給我們証明了。——不一會基督的肉體必須破滅的時候來到，——他是吃苦了。其實他所苦的，乃是 he 不能夠看見，聽到，觸住自己的愛之對象，以及他的愛之對象不能夠照他那樣地理解愛之力啊！尤其使他吃苦的，恐怕是疑惑他的愛究竟能否完成那個攝取事業的瞬間吧。然而最後的安心，遂來到了：『主噯（主噯就是愛噯）！我把我的身子給你！』於是當真地，豪勇地把那個爲辛酸弄瘦了的肉體踏蹂於爲最上的滿足之腳下了。——要之，基督的內心充滿着豐富的愛，同時他把我們的愛也攝取到他的內心去了。

要之，我不願意被以愛爲犧牲爲獻身之德之說束縛住。愛是必須要從知的生活裏面解放出來。這個發見我以爲不算小小的發見；因爲我對於這個道理有十二分的自信。我在爲創作的衝動所驅迫而毫不客氣地察檢自己的時候，看啊，那裏不是展開了生氣充滿的新的世界嗎？在世俗生活裏缺乏浮沉的經驗，而從孤獨

之道上走來的我的衷心裏無意中發見了多數的個性時，我怎能夠不睜開我的驚異的眼睛呢？我越是無忌憚地洞察我自己，越是明瞭地看出那大而真實的人生的諸相。充滿於我的內部而立等着把它表現出來的這個不可思議的世界，究竟是個什麼世界？我如今知道了；這是我的祖先和我藉着愛而向自己內部吸收愛之爭奪者之大集團啊！彼等是以各自的言辭而申訴自身的一生的。我相信只要其人心裏有相當的準備，是能夠把他的真的生命複現出來的。我就是已經有了十分的準備；我覺得我的創作的素材，表現一生也是使用不完的；但如果看輕從外界奪取的愛之活動，那是不能夠得着上述的準備的。因此，我的愛是仍然要不知足地向外界奪取，——這原是我的內部的永不會知足的強烈的動力。

十九 愛憎是不相背馳的

愛的另一面是憎。調和憎愛之兩極的太極形的愛，並不是在理論上考察不出

的事；只是這樣的愛，是不能築起人類生活的基礎的；在神之世界或是在超越的形而上學的愛之世界，這或者是唯一重要的事，但對於做一個人之我，覺得有比這件重要事還重要的愛憎難以融洽之事實：因為我的個性無論在什麼時候也是在儘在盼望着向純一無雜的一條路上去行進哩。

但是十分地考察一番：所謂愛和憎並不是兩種不同的相反馳的心的作用；憎是人類愛的一個變形；愛之反對不是憎，乃是沒有愛：所以我只在沒有愛的時候不能夠把甚麼攝取到我的個性裏面。在憎的時候，我也是在攝取着的；那是我所有憎惡的外界和我互相拋擲的事情。憎之獲得與愛之獲得是一樣地永遠不會在我的私衷裏消去的。憎在我的胃腑裏雖然好像一塊不能消化的石頭，可是我的愛之本能除非失去作用，它是不會離開我的私衷——作為與我的本質相異的分子——的；我要因它而常懷不快的觀念。試問誰沒有不憎的人？人的表情裏面能使人感覺不快的悒鬱的表情；不是的的確確由於因憎而誘引過來的愛之魔鬼在彼此的衷心裏

作着果的嗎？多少知道點愛之快樂的我，深感憎之苦痛；這同是人的本能的用。恐怕越會愛的，也越會憎；又，深感覺憎之苦痛的人，總想努力設法使憎不致發生。

不憎雖不可能，但可以減少憎惡的對象；愛與憎假若是從同樣的本能裏生出的，這是必能成功的。不論是什麼，在一方面看着是可憎的，在另一方面看着必是可愛的。比方有個物品：假若我不愛這個物品，它對於我，算等於無；但我要是憎它，那末這個物品便與我嚴密地發生關係了。這與愛之距離不過僅隔一步：若是我把它的用途照着我的意思應用到別處，於是這物品便算與我有益處的物品了；在這時候，我的憎是已經變成愛了。

像這樣地隨着我的愛去攝取一切的更善更美，於是一切的更善更美便同化於我的衷心裏了；於是在我的衷心裏的完美的世界，便開始出現了。人們若是都能夠這樣地由本能的要求而應事，而接物，那人類的生活必要因此而進展，結果

還不能生出真正健全而美麗的世界嗎？主張在以抑壓本能爲要義的抑壓道德上建築生活的人，乃是視本能爲人的附屬品之虛偽的道學者——即把人類生活的四周打一道知的生活的圍牆，而以它爲至高無上的住處的道學者！

二十 幾個要則

不可以在不愛的地方做出愛的樣子；不可以在不憎的地方做出憎的樣子：這恐怕就是人類應該遵守的至上命令吧。因爲愛是很利害的活動力，所以逆用它的，是必定要立刻受損傷的。

基督曾說：『你們不要互相制裁！』這話是有很深的意味的：因爲愛之生活是關係愛者的本身的事情；其結果如何，絕對沒有應該判斷它的尺度；但是在知的生活裏，却是有在心外所規定的尺度，——誰都能夠用這個尺度以判斷某人的行爲。所以基督的話，不適用於知的生活：基督知道愛之生活是什麼。因爲人不能

區別從真正的愛生出的行爲和從類似的愛生出的行爲，所以不可以互相制裁。但在當今之世，人是怎樣地，隨便地在受着制裁的啊！

愛是足以自給而有餘的。真的愛是不會豫想到什麼報酬的。

*

*

*

*

遇到什麼犧牲獻身，義務，……的服從的道德的環境裏，我們必須要睜開警戒的眼睛：宗教家因此仿照專制政治的模型，發明人神的關係；政治家因此仿照人神的條規，而發明君臣的關係；隨後更因此而生出好多種的社會道德和經濟組織；這些都是在同一的法則上面構成着。在那裏必定要有所謂治者和被治者；而治者方面是享受的，在被治者方面是義務的，治者和被治者是由相異的原子而成立着的。在一方面有治者的生活，在另一方面有被治者的生活：人的生活裏面，究竟是應該有這樣二元的分離的事情嗎？無論怎樣地說，本能的生活裏，沒有這樣的分離。石頭的本能是生出有機物；有機物的本能是生出諸生物；諸生物的本

能，是生出人類；人類的本能，乃是本能地活動：這一切都是向自己的攝取。

* * * * *

照現今這樣的人類進化的程度說起來，放棄知的生活，恐怕就是人類生活的崩壞；但是如果就爲這個緣故，說本能的生活的危險而主張抑壓，那是定要陷人類於自滅的境域哩。

* * * * *

權力和輿論是知的生活之產物；權威和獨創，是本能的生活之產物；而在現今，前者常壓倒後者。

現代生活的謬誤，是從把愛看作『優雅之力』的地方生出的。

* * * * *

塔尹奇曾說：『知道的事情就是愛的事情』；我說：『愛的事情就是知道的事

情。』

人生最高的欲求是自己的完成；而完成社會，就是完成自己，換言之，自己的完成，馬上就成了社會的完成。在自己完成的要求弄錯而僅注力於自己之一的刹那，自己完成之道，便不留跡象地毀壞了。

有人說一個人的個性不過是那人的一切過去的總和，我以為不然：一切人的個性都是在那過去全部的總和裏附加有『現在』；而『現在』是能夠支配過去和未來的。

聽說——我沒有看見過——羅素把本能分作創造本能和所有本能，我不是這樣想的：我以為本能的本質是所有的衝動；它的結果就是創造。

爲什麼戀愛常做藝術的主題？因爲藝術是愛之極純粹的表現；因爲戀愛是勝於人類別種的愛之集約的，全部的作用。

我是必定要有機地去生活；因此，我的行爲必定要單從內部生出，——不是像石頭的生長那樣地，是像植物的生長那樣地。

所謂『同舟共濟』是人類社會應守的最切要的條件；假若人類在平時都能懷着這種心境去做人，那社會共同作業，自然要完成的。

習性的生活是把它的產物積貯到自己之上。知的生活是把它的產物積貯於自己之中。本能的生活是當捨去它的產物而飛躍。

二十一 愛與藝術

再以愛做出發點把藝術考察一番。

凡是人的思想和行爲的結果，必定生出一種的徵象；最顯著的徵象，就是創造；最有力最通行的創造，就是藝術的創造。所以一切的人都可以在某種意義上算是藝術家。若是說只有藝術家司理創造，別人與這無關，那藝術品又怎能夠打動一般人的心胸呢？若是藝術家與一般人之間有愛的斷層，那藝術家的表現的勞力，不就歸於徒勞嗎？

『有一個水手從橋的上面看見落日的景色時，假若他沒有把那個感興傳給於人的表現力，他就算不了詩人。』這是某技巧派文學者說的。我以爲不然：水手從那個莊嚴燦爛的景色動起感興的刹那，他便成了詩人；因爲他的心中是在對於自身表現着那個感興的。

世上有許多的啞藝術家，彼等沒有傳給於人的表現的手段，但是他們的感興往往超越所謂藝術家者之上。小兒恐怕就是可驚的藝術家：他的心裏沒有生長習慣的枷子，他的觀察眼裏也沒有鑽進先入的僻見，所以他對於一切物象，專憑他的天真的驚異的觀念去應付它，絕不涉及其的範圍以外，這便是純真的藝術的態度。所謂『純真』，就是愛；換言之，沒有愛是不能夠明瞭地表現自己的。

但是許多的人們，不是都在過着忽略這件事的生活嗎？人的生活樣式是隨其所好而行的：有想利用前人殘留的材料而去嘗試愛——即個性——之表現的人；又有爲希望愛之純粹的表現，不肯囁前人的糟粕，專依他自己的表現能力的人。前者是靠『知』而生活的；後者是靠本能而生活的。

想靠知的生活以表現個性的人，是在身外廣搜表現材料——如石頭，衣服，軍隊，權力等；並且注重表現之量，不注重表現之質；不注重材料的精選而注重它的排列。威廉退爾曾說：『最初把美女比成花的人，是個天才者，但以後仿倣

他的人，算是沒道理者』。至少拘囚於知的生活裏面的人，不會做把美女比成花之創始者。可是他如果把美女比成百合花或薔薇花，不但不算沒道理者，或者還可以博得才高的名，不過就其人的個性表現上說，是不足稱道的，因為他的表現是容易流於亂雜之一途的；所謂事業家啦，政治家啦，煽動家啦，這一類的人的內心裏，含有極多這種的素質。

我們的個性有被無意味的外物壓碎之危險；因之遂生出無意味的藝術品；社會之進展，也因之生出障礙來。比方專逞野心的政治家：他為滿足自己的野心起見，即為給與常在的衷心希求着表現之愛以粗雜而錯誤的滿足起見，揭出什麼愛國，自由這一類的有口無心的旗幟。以他的奇妙的牽引力和金錢力去煽動與他無緣的民衆。民衆遂為那個好餌所誘惑喪却自己的良知而甘心屈服到政治家的命令之下，——就是為他犧牲生命也不要緊。若是那個政治家的運氣好，他遂成就他所誇稱的大事業。但那個成就是沒有那政治家的影像，也沒有民衆的投影，僅

僅是個粗雜而模糊的寫真罷了。這個粗雜而模糊的東西，算是把做政治家的那人的本能弄壞，使他成了人生的道路上的磚頭瓦塊，只會做人類進步的障礙物了。這種事象，雖有大小廣狹的差別，可是我們是必要常遭遇的；而人們並非不知道這個可悲的結果，是受他的迷惑了。

雖然，社會不是僅由這一種人而構成的：有想做表現愛之純真的工作的人，更有不做這種工作則不行的人。這些人是不能夠受前述的誘惑的：他們只知道一意專心地，儘力儘量地，完成愛之純粹的表現而已。這些人無論去做什麼事，也有一定的目標而不會粉亂，——這原是彼等的生活之藝術。彼等所表現出來的材料，縱然粗雜，而其中也是有不可思議的愛之作用的。因為有愛，就是材料粗雜一點，也決不致阻礙人類的進步。但是在外界的要求上面建築起來的愛，縱然外表不錯，也不過是個醜惡的殘骸，終於要毀壞哩。

切實要求愛之純粹的表現的人，便是一心要做思想家或藝術家的人。這些人

爲保持愛之純潔起見，要先行嚴格選擇對於愛之表現有效能的材料。且不要說思想家，單說藝術家：彼等想把思想照思想的原樣一點也不差地弄成具象的形體：彼等要用感覺訴於感覺；因爲感覺是人類共通的而且是容易同愛接觸的東西的緣故。又，藝術家所依據的感覺與其說是與實生活接近的觸覺和味覺，甯不如說是含有多量非功利的機能的視覺和聽覺；更從訴於這些感覺的手段裏生出等差來。

語句是同樣的，但它的用法是可以確實表現出藝術家的個性——愛——的：某人把那語句用到素朴之途某人在一個語句裏裝入許多的意義；作散文的人是前者，作詩的人是後者。所謂詩人，是極力要使那表現的材料——即語句——解脫知的生活的桎梏，而藉它真確地表現內部的生命的人；因此那產生的詩，在藝術上常處於高出散文以上的地位。我曾作過些小說和戲劇；但照我的經驗，不能不感覺散文表現的幼稚。我的個性爲表現起見，常使我陷入愁苦焦躁的境域；如果借助無數的工具，便不能在那裏現出我來：這無非是我對於愛之感受性不豐

富的緣故。我若是有了更其銳敏的感受性，我使要捨去一切而走入詩的裏面。詩人是能夠活潑地，純粹地使他想說的話適合於他的愛之要求的。

或者有人說：『如今我們的生活，一天複雜一天，不像古來那樣的簡單了；因此，在表現上勢必要用細密周到的言辭；因此，不能不崇尙小說和戲劇。即詩是爲古人的；小說和戲劇是爲今人的。』

我不是這樣想的：我以爲表現之最後的，是古今一樣的。無論外面的生活如何複雜，如何必須使用複雜的語句，而詩人的透視力也能夠貫穿那個複雜的——紛如亂絲的——生活，使用精當的語句而以寥寥的數行便把人生的形象展布於我們的眼前，但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詩人必須是個深切的愛之體驗者。出來吧，詩人！請你給我們開一條可以直來直去的愛之道路！

我又在音樂中看出勝過詩的表現之特點了：先把那個單獨而沒有什麼意義的音階，組合起來，然而把愛注射到裏頭，這種工作，是多麼快樂的事情啊！它可

以說是能夠使人類之愛靜穩地表現出來的樂園。它那諧調和節奏，真是什麼也比不上的，——那真是愛直接給與人類的愛兒啊！優美的音樂有使聽者切斷地上的羈絆，投入運命的本流，洒出感激的熱淚，增進生活的景況的偉力；它雖然不給人指出應走的方向，但能夠使人了悟那個有望的方向：這時候，人——聽者——算是被它抬到愛之極境了。

在繪畫藝術的方面，照未來派的企劃，也是希望走入這個音樂的聖境的——就是要脫離形象的模仿，考究精神的復現。但是彼等的計劃能否成功之問題，我因為對於這一層沒有什麼具體的知識，所以不能夠說，只是我可以對於完全不贊成未來派的人，從以上的見地，申明這派的可能性：假若有人承認不把物象具體地表現出來，則不能滿足，那末，爲其人之計，是像在文學的領土裏詩和小說併存那樣地，把從來的繪畫存留下，也沒有什麼妨礙。但是藝術家的個性漸次地昇高的日期，不久就要來到；到了那個日期，未來派自然要得到勢力。

人是十分地得着天惠了。我們是具有能夠滿足愛之表現的技能的；誰能夠真誠地聽從內部的要求，誰得到的報酬便豐富。一切的人，都是藝術家；都有其不同的個性。我們對於這個個性，必須把它看得比什麼也尊貴才行。

二十二 愛與社會生活

再以愛做出發點來考察社會生活。

真正的社會生活，就是個人生活的延長。想着個人的欲求與社會的欲求有分別，這是根本的謬見。

個人生活的第一要義，是須受正當的內容的指導。所謂正當的內容，簡單言之，就是使習性的生活受知的生活的指導；使知的生活受本能的生活——愛之生活——的指導。

習性的生活應受知的生活的指導，是誰也知道的。一講到知的生活應受本能

的生活的指導，便有人更懷疑了；這種懷疑是從『本能的生活，因為是純粹的個性內部的衝動，所以未必能夠適合社會生活』的杞憂裏發生的。

本能的欲求是常在個性全體之上活動的；它的衝動是隨個性全體的滿足而發生的。爲使讀者容易理解這個道理起見，姑且舉個極俗的例子：今有一男子想強制一少女滿足他的肉慾的衝動。『肉慾也是個本能，可以隨便圖它的滿足嗎？』或有人這樣地質問我。我可以答覆他說：『你權且設身處地想一想：你在打算以單純的肉慾，強制地，侵犯那個女子的自由的時候，你所想要的，僅是那個女子的肉體，等到你接近她的時候，你的個性竟不感覺怎樣的痛苦嗎？恐怕你要在你同那個女子的姿態裏發見極度的可怖和可憎吧。假若你長有『人』心，你對於我這個質問，恐怕是決不會否認的。在那時候你所看做的本能的衝動，乃是離開了靈的純粹的肉衝動；所以你在把那個衝動移於行爲之第一瞬間，你的精神上就要受利害的責罰。假若你由正當的本能的衝動而思慕那個女子，那你恐怕必定先要

向她訴說你的難以割斷的愛的吧；她如果報答了你的難以割斷的愛，於是你便算把那個女子的身心攝取到你的身心裏了，同時她也算把你的身心攝取到她的身心裏了；你同她是像在前說過那樣地，兩人弄成一人了；你們是以十分滿足的情感把雙方的靈和肉連結到一塊了；這時候靈不是靈，肉不是肉，兩者全失掉區別而溶合於愛之本流裏面了。假若你要問我：『在那個女子拒絕了我的難以割斷的愛的時候，將怎麼樣？』在這時候你自己的個性是可以隨這個難以割斷的愛之生長而生長的；歡樂和痛苦，都是本能的糧食，這種事例，在前已經舉過了。

這個例子算是把我對於本能的見解差不多說明白了。要之：本能是全體的並且是內部的要求。但是知的生活與這異趣：縱然說知的生活是由長期間的許多人的經驗的累積而成立的，可是它在個性裏面活動的狀態，常是發生於外部的而且是部分的。怎麼說是外部的呢？因為人人都必須離開他的內部生活而受外部的拘束。怎麼說是部分的呢？因為人人都必須以『義務』和『犧牲』作為做人必要的

條件。所謂『義務』和『犧牲』都是要捨棄人的欲求的某部分的；如果不是有意地抑壓某種欲求，義務和犧牲是都不能夠實行的。這種不使人們滿足個性要求的知的生活，若是做了生活的基調——做了生活法規——人類果真能安生嗎？我不能夠安慮到這種生活裏面：我要在這種生活裏面追求滿足個性的全要求——我要過本能的生活。知的生活是必須要從本能的生活而內面化，而統合化的。說到這裏，我所主張的本能的生活必須指導知的生活的理由，我覺得是說清楚了。

至於社會的欲求，它的終極，與個人的欲求同樣地沒有分別。縱然現在那個生活的基調，是放在知的生活上面，可是講到它的欲求，同是以本能的生活作目標。社會由它的社會的本能而活動時，生活便達到純一無雜的境域了。

或者有人又要說：『論到進化的過程，就理想上說，固然是必須把社會也納入於本能的生活裏，但在現今，縱然有了解本能的生活的道理並且能夠實行它的人，可是社會方面距離這種境地是還遠着哩。在這種現狀之下，個人生活與社會

生活的分別，是當然的。』

我願意接受這抗議。但這裏成爲問題的：必須先行改變的，可是個人的生活呢，是社會的生活呢，或是弄成在兩者之間得着完全調和的生活呢？許多人主張一方面維持社會生活的現狀，一方面去改變——停止或使它退步——舊時的個人生活；但我以爲必須先行改變的，是社會生活，以次改變個人的生活。

舊時的社會生活的樣式——即國家的和經濟的組織——到了近代生出根本的破綻，而發見兩種什麼權力也奈何它不得的最有聲勢的學說，就是社會主義和安那其主義。

這兩種主義，雖然不相一致，但同是從個性的要求之一點上發源的。社會主義是從達爾文的『進化論』裏拔出生存競爭的原理做它的立論的出發點；克魯泡特金在和它對立而宣述安那其主義的時候採取進化論的一個原理——相互扶助的傾向——以堅守他的論陣：要之，雙方同是發揮從個性出發而爲生物界的極重要的

元素之『本能』——一方是主張爲生存競爭之相互扶助，一方是主張爲相互扶助之生存競爭。——我在這裏不想批判這些主義，並且我的自然科學的知識程度也不許我批判；但我對於『兩者都想提高個性的權威』之一點，我有相當的自信。

要之：我是體驗着個性的尊嚴了；知道在個性的要求之前，社會之要求是必須要無條件地變化的事情了。我並且也明瞭人的個性裏所宿的本能——即愛——是具有怎樣的要求了。我尤其覺悟我們的個性是老早就不滿足社會的現狀了。我更相信『在我們所希望的新的社會裏，沒有可競爭的外界，也沒有可扶助的外界，只有個性的活動——愛的活動。就是那時候的人們，都是整天地忙着做他的愛之工作；而在愛之工作的區域裏，一切的外界，都是他的正當的生長和完成，除此以外什麼也沒有』的道理。

我決不是打算述說這種事情的。述說這種事情的，自有其人；我在這裏單提出一個啓示就算完成我的職務了。

再講宗教：它也是舊社會生活的一種樣式，爲什麼到現在竟失掉了權威？因爲它完全爲知的生活束縛住了；因爲它忘却從自身裏面看出它的生命的事情，而全然藉着傳統的社會生活以希圖它的存在。國家裏面有治者和被治者，而在其間常有趨向之根抵的衝突。宗教是無自覺地採取它的概念而適用於自己了的。神——信仰之對象——在宗教界的地位，等於國家之主權者；它是想叫人們供奉的。人的生活之神之前算是等於零。神是一切權能的主體。對於神而犧牲自己，差不多算是人的唯一的權利。在神的所欲和人的所欲之間，沒有可渡過的橋和網。所謂神和人，是完全地異其本質的二元而在對立着的。

在國家的組織無自覺地爲原樣的人民所肯定的時代，這個神人關係的概念，也是無自覺地灌輸於人們的心靈裏了。但是在個性之欲求——愛之趨向——被體驗着的今日，這個神人關係的矛盾要立刻成了苦痛而爲個性所感覺，生活根源的趨向，是必須走進一切相同的方向的。我們是已經看見在從石頭到人類的過程裏

向同一方面而進展的本能之流了。我們的內部生命是看見單靠獲得而向上飛躍的事情了。但現在的宗教不是只認識神而把「人」的事情否定了嗎？

要之：宗教是必須要從國家之機械——更好一點說是政治之工具——裏面把它自己救出，這是不待言的；而現在的國家所依爲根據的知的生活若是不從那知的生活裏當然抽出之二元的見解救出它的自身而昇上愛之世界，那是永久難以回復它的權威的。

我不知道神，不知道神的人，論神人的關係，或者有點過分；但是可以把宗教作爲社會生活的樣式去考察它時，那末對於這個樣式，我想着是可以述說我所思的。

*

*

*

*

關於教育，我還有好多的意見；但是聰明的讀者很可以在我以前各章所說過的話裏窺見我對於教育的見解；可是我要再少說幾句。

兒童是必須受爲兒童自身的教育，若是忽略這個原則，教育的根本目的，不但消滅，反要成爲有害物哩。爲社會或爲國家而教育兒童，這是可驚而又可悲的錯誤！

教人去勤勉工作，爲什麼不教人去選擇正當的工作？能夠選擇正當的工作，不算是懶惰。我曾參列過某校的卒業式：校長是用他的像煞有介事的面孔，噙哩噙嚙地給男女兒童講什麼君主之恩，父母之恩，先生之恩，境遇之恩，——講這四種恩的尊貴。看着那些乳臭未乾的可憐男女兒童們，都好像在這四個重擔子底下呻吟過了。彼等是十分地受過『義務』的教訓了：但是彼等最上而最寶貴的個性的權威，完全沒有被照顧到。美麗地成長起來的個性果真是必須受了別人的教才會知道『恩』的嗎？我以爲這實在沒有對兒童說的必要。我是個父親，可以把我的做父親的體驗說一說：我有應該感謝兒子的事情，絕不知道兒子應該感謝我。我對於兒童所支付過的類似的犧牲，可以兒子之愛酬謝我而有餘。我對於我

的兒子是照教人選擇正當的工作那樣地想把『兒童自身的價值是什麼』教給他們——即教他們各自去處理自己的一切。要之，我的兒童教育的主要意見：第一，叫兒童重視學問的內容，不如叫兒童重視『學問』這個東西；第二，給與兒童以知識，不如給與兒童以暗示；第三，不使養成像前邊所說那樣的『專門家』——人生之路上的磚頭瓦塊！

三十三 愛與兩性·家族

更以愛爲出發點把男女關係和家族生活，考察一番。

如今男女的關係，是正在糾紛着——鬥爭着；這是不應該有的不良狀態。

究竟有多麼長的時期，弄成了這種狀態，雖然不能確知，但在人類的生活的道路上，女性成了男性的奴隸，這真是比筋肉勞働界生出奴隸的時候還要早的事
情。

性的關係，是人類爲健全並強固種族的產生而自然地想出的妙算，這沒有可疑的餘地：縱然它有時變了形體，弄成了柏拉圖式的愛，給人間造出想不到的佳話，但這決不是它的本有的任務。男女關係的一個要點，乃是生殖，其餘都是附屬的。

已經有許多科學者和思想家們說過：女性是因爲生育上的負擔不能不把別種人生的活動委給男性。男性最初是像野獸一般分擔粗暴的任務；積時既久，男性的身心能力遂因之發達，而女性的身心能力却隨她活動範圍的狹隘而日就萎縮，終致被束縛到『家庭』裏頭。於是生活的擔子完全擱到男性的肩膀上。男性在苦的不得了的時候，要想去求女性助他一臂，可是女性早已失掉她的生活能力。單剩下她的肉了。於是賣淫事業便開始了：女性只有拏肉去供給男性；因此女性遂成男性的奴隸。女性感覺拏肉供給男性的必要而美裝和媚態以及在同性間——尤其是婆媳小姑娘間——的嫉妬和反目，也就由此生出了。男性因爲處於支配者的地位

自然要發揮他的暴虐性以蹂躪女性；——專制政治的基礎，就是在這裏造成的！

這些都是許多人所知道的事情，也用不着我來多說。單把我所見到的男女間的最不良的現象說一說：在這個墮落的過程中的一件最壞的事情，就是人們本能的要求降到知的要求以下了。男女之愛原是本能的極純粹而且極完全的表現。只有相愛的男女能夠創造真實的生命；生殖一事，必須全靠本能的要求才能成就；這是男女關係的無上的要件。但現今的女性是為必要所迫不能不抑制本能的欲求而與知的欲求——即生活欲之工具——謀妥協；男性遂也把女性當作工具去使用她；這便是我所說的最不良的現象——實在沒有再比這不良的了！

樂園既失去了，於是女性便怨恨男性，男性便侮辱起女性來了。戀愛的領域內無數的詐偽遂出現；因此，為尋求真的戀愛起見，女性自然要警戒，男性自然要冒險了。獸類之於生殖，在一年中還定有時期，只有人類却必須不停地受肉慾的苦痛。尤其不良的事情，就是人類不但不悔悟這種生命的狂態，還要以毫不

在乎的樣子去潤色這種狂態，美化這種狂態，享樂這種狂態！

我也是在這個狂態中生出的一个可憐的男性。我在這條困苦的道路上是蹉跌而又蹉跌了；但是我的本能的深刻的叫聲很能夠把我扶持起來；我是在爲那個叫聲推進着。這個旅路雖是把經過長期間的蹉跌的我弄得有點寂寥，但我是不得不走的。

從這個男女關係的狂態生出來的當然的結果，便是現代的文化不是由男女兩性的協力而成立的事情：現代的文化，可以說是大而政治，小而一個手桶，都是靠男性的才能而造成的。就是在女性唯一地盤的家庭裏，重要的事務，仍是要假手於男性。比方：家庭通常的飲食和不必要的衣裳，是女性作的，可是宴客的酒席和外場的衣裳，一概都是由男性之手巧妙地製成的。要之：因爲一切都是根本地爲滿足男性的嗜好而製作的，所以製作它的，也自然以由男性之手爲適當了。

地球的表面，有同數的男女在活着；但它的文化却是單只適合男性的欲求而

成立的；它的内容是怎樣的不完備，恐怕是一看就能夠明白的。

要之：在現代的社會組織裏，女性是難以得到完全的獨立的。假若女性肯定這種社會組織而全完順應它，那她們是只有永久做男性的奴隸之一法了。

女子參政權運動，雖是外面的工作，但確是建築女性自己活動的基礎，尋出女性的本能的欲求之一種手段。

我更希望於女性的，就是從女性中產生女性的天才，以創造適合女性本能的欲求的文化。女性創出的文化，必定是一種能夠歡喜地與男性創出的文化相擁相抱的文化，這是沒有疑義的：這種文化的完成，是我的唯一祝禱的事情。

再說家族生活：所謂家族是由愛而連結到一塊的神聖生活的單位；要是在這個意義以外，附加些意義，便把它的内容弄混亂了。法定的程序和結婚的形式等等，對於相愛的男女，從根本上說，一點也不必要。又，離婚照例是必須得着法律的允可，這也是毫不必要的。這些外部的條件，強制住一切的男女，遂把家族

弄成小的國家的狀態。又，財產私有，也是從家庭制度中生出來的必不可缺少的制度。照此說來，家族實在是『國家』的柱石，是資本主義的根據地。因此，縱然在失掉了愛的男女間，也必要叫彼等固守着家族的形式；因此，家族的解散——離婚——是現代社會所最嫌忌的。

世上的男女，大多數屈服到這種壓迫的下面，而維持彼等的無愛的死骸。男性依賴這個制度以維護他們的強權，女性依賴這個制度以苟延她們的殘喘。這種虛偽的集團生活之必然的結果，就是生產了多少無愛的男女；而彼等是名義上處於以親之養育為必要的現代社會，實際上却是不能得到親之養育的恩惠（我是因為預想不以親之養育為必要的社會，才這麼說的）。而在另一方面，縱然是相愛的男女，只因沒有成立家庭的財產，遂不採取結婚的形式而結婚，則其所生的子女，必須要做『私生子』而一生涯受社會的輕視！

這個缺陷當然也是由現代家族制度中生出的必然的缺陷。從個性的要求及其

完成上考察起來，它是要生出多麼不自然的結果的啊！第一，因為有這種壓迫人類的制度，於是家族生活的神聖，便為一般醜男醜女所污漬；第二，是夫婦生活的墮落；第三是產生無愛的子女，——這對產生者算是罪惡，對被產生者，算是難以救濟的不幸。由愛而生出的子女，定要受社會的輕侮，這是再沒道理沒有的了；我們必須想法救濟這一點——這是唯一喫緊的一點！只要我們有決心去救濟這一點，它是定然能夠得到救濟的。

在有愛的地方成立家族；在無愛的地方解散家族：只要得着這個自由，男女生活是能夠從可忌的虛偽裏解脫的。

關於戀愛我再附加一言：戀愛應當受個性的命令；能夠受個性的命令，便可以不謬誤地發見愛人了。而由個性命令成立的戀愛，是不容易轉變的，是極其堅強而極可寶貴的。如果那戀愛的基礎不是在愛之本能上建築起來的，縱然加以怎樣的限度，加以怎樣的束縛，結果也是要歸於徒勞的。

二十四 尾話 (譯註)

若是有讀我這篇感想文的讀者，切莫要部分地讀，務必要全部地讀；不然恐怕要進入五里霧中，也未可定。

但是我也不能說沒有偏向部分的考察：人類所表現的本能——愛之本能——或者還有更須詳說的，不過我覺得可說的話，是已經說完了。

我希望有一個人去無誤地實行這個感想。

* * * * *

當受取一種思想時，如果不經一番體驗的檢查，不但受取者不能得到好處，思想之供給者，也算徒勞了。

* * * * *

生活向上的結果就是思想的變化。一個活潑潑的人，不可以為既成的思想束

縛住。

思想是一個實行，這是不可忘記的。

這不過是沒有系統的素養，也沒有社會學的造詣，不知道科學，也不知道宗教的一個普通的偽善者的一點誠實的訴願。生有能夠從我這個訴願裏聽見些什麼的耳朵的人，若是其人爲他自己準備了好的環境，我想着他也是可以從偽善者的苦境裏得救的。

關於發表這篇感想，給我以最直接的唆示的，是阪田泰雄氏；我很感謝他。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作

(譯註) 這是原著二十四到二十九六個極短的章的合併譯

愛 於 關

卷之二



思沈外郊頓盛華在耶武島有

四件事

作者不可以解釋或引伸自己的作品；就是對於作品的一小部分，也不可以；因為作品比作者自身大。比方作者是母親，作品乃是嬰兒；生出的兒子，只要是健全的，優美的，那母親罩幪重地維護他的成長好了。那個兒子，究竟長成什麼樣子，不是母親所能夠豫想得到的；縱然生出的時候看着那個兒子是不健全，不優美的，但這也難以確實預測彼的將來的生長：作者與作品之關係，就是這樣。詳言之，作者是創出作品的；但作品一離作者之手，它便成了對於作者的獨立的存在而屹然立於作者之前，那作者是已經失掉正確地解釋或引伸那個作品的權能了：在這裏是有作者的良心，有作者的權威的。因此，我從來沒有明白公言我的作品含有如何的意味，如何的目的。

但我可是怎樣的要求，以怎樣的態度而從事創作呢？

第一，是因爲寂寥而創作的：習慣，傳統，時間，空間……十重二十重地，在我的周圍築着牆壁，有時候幾乎把我悶得要死。但從那個嚴重的高牆之間，時於無意中會露出來些優美的生活和自然，是足以使我發生無限的歡喜——甚至於飛魂蕩魄——的；而一旦它又隱藏進去——忽然不見——我是感覺無限的寂寥的：這時候肯給我看不見了的那個優美的生活和自然完全地，純粹地恢復過來的，只有藝術而已：我從小就不知不覺地住入這個境地了。

第二，是爲愛而創作的：世上沒有愛的人，一個也沒有——即不在自己的生活裏面攝入多少的愛的人，一個也沒有。愛之生活是常在想着要從一個人的胸府裏儘力地擴張到許多人的胸府裏的；我就是受了這個擴張性的衝擊的。愛了的是必要懷孕。懷孕了的是必要生產：有時是活兒；有時是死兒；有時是不足月兒；又有時母體因產而犧牲。

第三，是因爲想愛而創作的：我的愛是真確地爲想捕捉在牆之彼方忽隱忽見

的優美的生活和自然的衝擊所驅使的；所以我儘力高揭我的旗幟，儘力張揚我的手帕。得着這個同調的機會，自然沒有許多，又像我這樣的孤獨的性格，也沒有許多；但是一次也罷，二次也罷，只要能夠發見同調之人，我的生活就算達於幸福的絕頂；我希望遇着這個歡喜。

第四，是爲鞭策自己的生活而創作的：我的生活是多麼缺乏向上性的啊；我是很厭惡它的。在我的本身上是有幾多應該脫棄的殼子的；我的作品就是做一個鞭子，要給我脫棄那個頑皮的殼子：換一句話，我的生活是想藉作品改造的。

一九一七，十二月

造就藝術家的不是所謂實生活

有特意給我剪寄生田長江批評我是個『光吃着麵包和牛乳而誇張胃強的人』的報紙的朋友。生田氏怎麼說這話，我不明白。又，剪寄這報紙的朋友的心境，我也不明白。但是那個記事的内容，是會引起我的憂慮的；因為從常受衣食問題的煩惱的人的眼裏看起來，我一向所過的實生活，是單以容易消化的麵包和牛乳爲生的生活的緣故。我覺得對於社會大多數人，過這種偶然容易的生活，不算完事，所以從他人方面見到這樣的指摘，我是憂慮的。這樣的生活，乃是對於人心裏面所蘊蓄的藝術的機能的非常有害的生活之事實，以及同時可以得到能夠創出很沈靜很恬適的優秀的作品的餘裕之事實，算是把我從來的工作弄糟了。我一想起我是怎樣胡亂浪費我所得到的生活之餘裕，心便要痛哩：就這一點上說，且不管別人應該斥責我，就是我也應該把我自己大加一番申斥的。

但要說我是『光吃着麵包和牛乳而誇張胃強』，這是明明白白的謬言。不過在我一向所過的生活裏面，我是不會感到我的本能之力的必要的。我是有充分的能力而僅使出六分能力而生活了的；若是我過了榨盡十分能力的生活，而好好地把它超越過去，這時候我覺得就是對人誇它一誇，也不要緊。

雖是這麼樣說，可是我所過了的只出六分能力的的生活，我自己覺得是盡都用到藝術生產的方面了；就這一點說，我相信是能夠補綴既往生活的缺陷的。

從本質上說：造就藝術家的東西，不是所謂實生活，乃是強固，深邃，高大的『愛』。這個極平凡的事實，常被人們誤解：不是想着愛能夠變化實生活，便是想着實生活能夠生愛滅愛。藝術家是在他人眼裏的深刻的實生活之所有者，其實他是愛之所有者。實生活與愛兩者都有，固然是好；如果只能夠得到其一，應當不躊躇地捨實生活而取愛！

但愛是活動的；愛是在藝術家的實生活裏面活動的；並且用愛之尺度以變化

那個生活：這是愛必定長成的果子。我把從來的生活，不出十分能力僅出六分能力過了去，這是可恥的事實；照規矩，藝術家的內生命之火，只要一經燃着，那實生活也是必要生出十分的能力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不能夠有做藝術家之充分的榮譽的。

又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不能夠不尊敬託爾斯泰的實生活。在實際上看起來，託爾斯泰的生活，雖不是沒有缺點；但據書冊所記，他在近代藝術家裏面，要算是很能夠把自己的藝術的良心和實生活連結到一起的人。他對於人生有好多多次就要陷於絕望的悲觀的境域；雖然，他縱在要死的時候也不拋棄對於人生之愛；他必是感到在活着——生活力決沒有死完——的時候，對人生而絕望，不但是毫無益處，並且還要污漬或是弄壞他的愛之靈魂的。世上很有些僅僅看見人生的表面就去過玩弄人生，厭惡人生的生活而以藝術家自命的人，這是多麼不知羞恥啊！藝術家是應當用強固，深切，高大的愛去處理對象的；因此，在真正藝術家的生

活裏，沒含有什麼否定人生的成分：我以為託爾斯泰的生活裏雖然有多少矛盾，可是這種重要的徑路，是很明顯很牢固地在那裏擺着的。——做藝術家的我的生活，也是想一生儘力地去活動我的愛的。

我所知道的一位優秀的女思想家，曾告我說：『從今以後的藝術家必須在生活下去補償古來的天才們所犯的罪惡。何以呢？古來的天才是被普通世人當作特殊人物看待了的；天才因為是過剩地銳敏的感覺之所有者，所以往往走錯做人的道路；但這是不得已，不是應該的；天才是不可以感感然地以這為憂慮的。天才只把優秀的藝術，供獻於世間好了。可是實際上，許多的天才都是流於放蕩的生活之一途，這是不對的。天才是不可以叫別人看作人生的贅瘤，而埋沒自己的特長的。所以說從今以後的藝術家，應當具有償還這個時代的負債的覺悟。』這是很能打動我心的話。

我以為藝術家無論在他的思想生活上，或是實生活上，都必須要過最上的生

活；藝術家的理想，必須爲最健實的人生之表現。——什麼事皆有例外：非常富於暗示性質的高超的藝術，往往係以病的人類性爲基礎而產出的。但是不可忘記的：古今中外的最大而與人類歷史有密切的交涉，價值逐步昇高的藝術，乃是從最健實的高等常識裏生出的藝術：所以爲表現最健實的人生起見，藝術家必須爲最健實的生活之所有者，——至少把他生活的目標放置到那裏。藝術家的生活創造，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須有銳敏的實感，嚴肅的反省，奔放的想像，細心的步驟。理想的藝術家的生活，恰似絕大的溶礦爐：白烘烘的熱是需要的，能夠把持住那個熱而不放鬆的有力的障壁也是需要的：如此才可以把頑固的鐵像一般地溶出；如此才可以把頑固的人生化成藝術的人生；單以浪費那熱力爲務的藝術家，是不能夠收得美滿的成績的，——至少他應該生出的全部，不能生出，他就要死去。這是藝術家們應該省悟的要事。

在崩壞了的障壁裏蓄積着燃燒起來的火焰，還要想創造出品的人的生活，是

再悲慘沒有的；因愛力之不足而陷於這種境遇的不幸，是不堪設想的。

綜之：一定要去愛；不然便死；我是這樣地在祈求着的。

一九一八，二月

想片

貴重的藝術材料，遍地皆是，可惜能夠隨意去拾它，隨意把它弄成一種形式的人，是極少的；這樣的人生，是很沒意味的。胸中包滿苦痛和悲哀，而像啞子一般不做聲地走路的人，是多麼可憐的人啊！

若是優秀的藝術家生出，我願意以正當的謙遜之心，拜倒其人的腳下。

*

*

*

*

凡是出類拔萃的作品，無論怎樣胡亂地去讀它，也要把讀者引入作品裏，使讀者捨去批評的態度，而把作品中的心境，滿填於他的心裏；不到這步田地，真正的藝術品，是斷乎不會生產的：藝術家的目標，應當放到此處。

*

*

*

*

已經四十歲的我，還沒有改造自己的勇氣，這可恥的事情。又，我爲什麼要

向公衆寫作？這是爲傳佈我的煩悶起見，是爲要在幽暗的道路上見着光明起見。——我相信必有一部分讀者從我的呼喚裏，自自然然地看見我的愛之苦痛的眼睛；我盼望着這個。

成功的遠的未來，是還很遠着的；我照那個目標進行雖然覺得像牛一般地遲鈍。但是我總要運送這個遲鈍的脚步哩。

一九一八，四月
(節譯)

特殊性和健全性

在人類的一切活動裏，可以說再沒有比藝術上的活動需要特殊性的活動了。藝術的製作，必須要從健全的藝術家的特殊性格與練習裏生出才行。藝術家若是對於自己的性格和習練生出疑惑，看出破綻，感着缺陷時，其人的作品是要從那個瞬間向下而失去價值——就如失去生命之燃燒的死體一般了。

任何藝術家，也不肯並且不能離開上述的念頭。他們知道只要有一點自覺，便不致把自己的生命錘落下來；他們知道必須要在自己的特殊的性格和習練之結合點裏發見自己的生命——即作品。

這是照以前說過的：是藝術家的覺悟裏面一個最大的要素。因為特殊性之可尊貴，所以一個作品決不可由兩個人合作；即使能夠勉強合作，則必須這個人甘心情願把他的特殊性隸屬於那個人才行，但這是決乎不會產生自自然然的好作品

——這種作品，沒有藝術的特殊性。

說藝術是作者的性格和習練的特殊的表現，這決不是說是孤立的——與他人的性格完全無關係的——表現。好的藝術家是萬人之心的正當的理解者，並且是與萬人之心同樣的心之所有主，要以其心對運命所造的種種形相，以萬人表現不得的堅強，正確，纖細而把它表現出來。所以我所說的特殊性，不是質的問題，乃是量的問題。

我不信所謂天才所謂藝術家是與大眾全然由相異的原質而造成的人類。我相信那些人都是最徹底的大眾的心之所有主，體驗者——即具有多量的大眾所持有的歡喜，悲哀，苦悶乃至衝動——的人。

重質的藝術，是以少數人為對象的藝術；重量的藝術，是以大眾為對象的藝術。我贊成藝術上的大眾主義。因為照我之見：太是重質的藝術，那藝術家失去許多的對象，其極端的結果，遂使藝術家限於孤立的境域；這種人的作品，是與

多數人的生活沒有甚麼關係的。

人類的的生活都是由不健全向健全的方面過的，所以根本地打動人類並且培植人類的生命，是促進健全性之力：藝術家不可以忘掉這件大事。

試一想我們不能忘記的古來的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不必舉彼等的姓名，——那一個不是把自己的生命浸漬於人類生活的深處的人？那一個不是注意人類共通的運命而不銳敏地強烈地把它捉住，而為真切的表現的人？人類是可以由這些可尊貴的藝術家而覺察什麼是自己高貴的屬性，痛感什麼是自己真正的運命，並且得着怎樣通過，怎樣行走怎樣的道路的暗示的。

不可以選擇容易的道路，不可以超拔近路，不可以帶着鬼臉去嚇人，不可以打着三花面去討人們的無意識的笑。無論成功與不能成功，藝術家必須要走向健全性的大道。站到小路上穿着奇異的服裝，發狂似地在那裏眺望，這是侏儒的伎倆。真正的藝術家，必須懷抱偉大的器量，在大路上行走！更申言之：藝術家應

該認真地注意的，乃是站立於人心之大道的事情；藝術家必須立到那裏以顯他自己的身手；此外沒有正當的道路，——沒有可以與人類融合而使彼等生活向上的道路。

凡是絕望於生存的，是沒有用處的；這種藝術，也是最沒有用處的。只有感覺生存之可能——即人類的健全及其未來的發展——的，是必要的；這種藝術，也是必要的；而為這個必要所催促的藝術，若是裏面沒有健全性，仍是沒有什麼用處。

一九一八，八月

自己與世界

曾有人囑我述說關於這次世界大戰的感想。我在報紙和雜誌上，看見許多世界的事情，可是我絕沒有用科學者的態度去觀察它。這並不是我懶惰，實在是因為我知道從虛構，偏頗，空想，誇大，曲筆等惡德中選擇真確的事實，是全然不可能的。對於這次戰爭的明白的批判，不經過若干歲月，無論何人，也是難以下筆的。

不說閒話，單把我的自己與世界的關係，述說一番。

把『自己』除掉，還有世界嗎？世界的表面上是有無數物理的事象的：甚麼國怎樣變革它的政治；什麼國與什麼國交戰；什麼勞働團體有什麼舉動；什麼思潮在什麼地方出現。這樣物理的事象，是時時刻刻地在世界的表面上很顯著很紛亂地在出沒消長着的；它不過是現出又隱滅的形象罷了。人們往往爲這些形象的

宏大的規模所眩惑，就承認那形象是個具有固定的不變性之存在；從這種地位出發的世界觀，時常經過我們的眼睛；我可以稱這爲『拜大主義的世界觀』。現今世界，是認量地——即物理地——規模宏大的，爲重大事件的；量地規模微小的，無論是怎樣的有光彩的，也要被拋棄於觀念的圈外，——一把土是常與一顆金剛石相交換的。

這決不是說規模宏大的事象是無意義的。規模宏大大自然有它的宏大的理由；全然無意義的事象是連規模也沒有的；我承認一切規模宏大的事象，不是沒有益處。

但是從根本上說：世界的實在，是它的質；世界發生的某種事件，所以確定世界的實在性者，是在乎那事件具有內在的價值。世界的實在，不是在它的量即數積，是在它的質即價值。我們須知世界發生的某種事件，不一定就與那世界的過去和未來有關係，我們須把那事件單獨擺到那裏，去考察它的價值。

怎樣能夠發見這種內在的價值呢？這自然要靠具有發見它的本能的人類。世界之量的數積，就是禽獸也會感知的；而它的內在的價值是要等待人類闡明的。世界的實在，是由人創造，由人建立的。

人都想憑藉世界上發生的事件——即世界史——而建築樂園於地上。人都想以他自己的所見，所想，去引導世界，並且說明這個引導的理由。要之，世界的實在性是照着人人各自的尺度而造成的，這是誰也知道的。

世界創造人；人又經自己而創造世界；結局所謂歷史——即世界的價值判斷——不外乎就是自己向世界擴張而已。

或者有人以為世界的價值判斷，是由歷史家和哲學家們公平研究的結果而成的；對於歷史沒什麼造詣的民衆們，不會有左右世界的何等的力量。這是其人對於世界的實在性完全沒有考察的緣故；假若其人企圖靠歷史家和哲學者以了解世界的價值，須知道在那個企圖的瞬間，其人是已經了解重新企圖『世界之價值

判斷』的事情了。無論是怎樣的盲從的人，也是不會一點也不變更地受取歷史家和哲學者的所說的吧；就是其人情願一點也不變更地受取，也是終究要因其人的相異的稟性而自然而然地不能符合他的情願的。要之：無論是個什麼樣的人，只要他是個有自我的人，那世界是能夠經他的手而重新創造的。

所以我敢斷言：在沒有自己的地方，沒有世界。貫通大眾的意識而一點也沒有出入的世界，一個也沒有。做創造世界的單位同時又是總和的，乃是大眾各人的自己。

所以要想把世界弄美，必須先把自己弄美；要想把世界弄好，必須先把自己弄好；要想增進世界的價值，必須增進自己的價值：這是極明白的道理。

但是許多的人們往往蔑視這個道理而去對待世界：沒有感着自己的歡喜，而談世界的歡喜；沒有感着自己的苦痛，而談世界的苦痛。世界對於這樣的人們，算是成了觀賞的對象了。申言之，想着世界之成功和失敗是與他們自己沒有什麼

交涉的現象，只一味地隨便地把無責任的狂言，投入世界裏，這種人是很多的。但這是人們的愚昧；也有可恕之處。最醜的，就是想以自己的陋劣的見解，粗厚的臉皮去製作世界觀。許多的人們是把世界的行爲和目的引到自己的行爲和目的以下了。這種人所創造的世界，便是以背信和陰謀爲事的殺人者的世界；並且是在利益和物慾以外沒有眼睛的貪慾者的世界。偉大的政治家的計劃，在這種人的眼裏，只會映入譎詐；因社會組織變化而覺悟了的勞働者的運動，在這種人的眼裏，只會映入賤民的亂暴。要之：這種人是不知道世界的發展，全在乎各人自己的真實努力的道理的。

更其不好的事，就是連對於自己精進不忘的人們，也甘心情願去做權謀術數的服役者。這種人算是甘心情願——就是吃苦也要——把自己供虛僞的世界之犧牲品的。

我們必須要脫離這個不自然的境地！我們切不可忘記自己就是世界！把自己

降落到自己應有的地位以下，這就算是世界降落。爲什麼許多的人制，不從這個定要降落的境地，救出自己，因而救出世界呢？

因爲自己陋劣，遂創出陋劣的世界觀，這是應該反省的。人的生活是生生不息地要變化要改進的。過去的失敗，是現在和未來的借鏡。不是應該絕望的。無論過去是怎樣的，並且別人是怎樣地說，我們也必須要從暗淡的過去超昇出來，把自己投向光明之一途！必須先從戰兢兢的心境裏救出自己！到那時候，世界便要生出突飛的變化，世界便要弄好哩。

我想從自己對於世界的這種地位來觀察如今鬧得正利害的悲慘的戰爭。先看對於這個戰爭的日本當局者的意見方針吧：這裏頭可含有對於世界未來的大希望嗎？如今的世界不是單被量的觀察在支配着的嗎？用小兒似的解放了的溫暖的心境去夢想未來的，不是很少很少的嗎？德國偶然成了日本之敵，這便把德國的一切，一概抹殺，以逞其敵愾之心；一題起俄國大規模的社會革命的試驗的成功

馬上就要見着彼等的哂笑；聽說美國輿論主張爲人道與平和而戰，這便要罵美國是想在偽善的假面具底下扶植自己的勢力，可是彼等不知道彼等自己是帶着多種的假面具去欺哄人，就連自己的國民，也是要繃眉蹙額的：這果真算是要改造世界的氣度嗎？

先把自己返歸到真的自己的地方，然後一國一家的命運才能安堵哩；世界是只有在這種自己的態度上面——只有在這個上面——得着氣力才能返老還童哩！

一九一八，八月

答一個青年朋友

聽到一個青年朋友的訴願：他自己打算前進的道路，本是藝術的世界；但第一自己依那種事情而不能生活，並且又沒有果能拋却別種事情而把它作爲唯一事情的自信。但是其人終於由自己的本心而不厭惡向自己不願走的道路上去走的事實了。便決然停學去謀自食其力的方法：有時做送報人，有時做商店的事務員；但結局仍不能滿足他的心願，而且耐不得煩，遂把那些職業廢棄了；對於曾給他介紹事情的前輩，也有點不敢見面了。他想着就是受餓，也不去做那自己不願做的事情。在沒有發見如自己的願的事情以前，甯做化子，受人輕蔑，受人詈罵，或是受人憐憫也是甘心的。

雖然，那種使人垂憐的不安的日子，是不允許他過的。他只得權忍一時，又去幹個很小的事情，可是結果仍是與前一樣的失望；仍是爲得生活的保障起見，

而卑怯地去幹那與自己內部的要求毫無交涉的事情。『這回本來打算爲做事而生活的，却又陷於爲生活而做事的境地』，想到這裏，覺得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身子放到那種境地；他覺得那種境地簡直是像針氈一般的。

『究竟如何是好？』——他來問我。

對於實生活比這位青年更其沒有經驗的我自然不能夠給他有權威的答覆。我很覺得可慚；也是事實，沒有法子。雖是這麼樣說，有一件事在我心裏潛伏着。那個青年如今是在一生大事的關頭立着的。決定那樣的大事，只有讓他自己決定之一法。在這個時候，去求別人的意見——縱然說是想得到一種參考——也是錯着的。聽了他人的意見而再決定，無論結果如何總免不了仰人鼻息之謂。因此我勸他自己去考慮。

但是停了些時，那個青年又來。我對他不能有什麼確定的答覆，單把我生平懷抱着的俗見，告給他了。爲備忘起見，且把我所說的話，記到下面。

『人是應該爲做事而吃飯的，不應該爲吃飯而做事』，這是無論誰也能夠立刻領悟的語句。但是這個語句僅僅算個美麗的語句，能夠實現這個語句的地方遍地球也尋不着。有可以說是少數的例外，那是在過遺產生活的人們的身上。

那些人們雖是爲吃飯而做事，可以說是爲做事而吃飯。無反省地浪費遺產以生活的人很多；可是爲做事而利用遺產的人，也不是沒有。實際上，往往使我們想着那人承受先人的遺產去做一種事情，決不算徒食的人。但是仔細考察一番：我以為從別人方面想着他是過這樣生活的人，而在那人的內心，決不是如此的簡單：『究竟做什麼事情，可以自由去享受自己得着的特權呢？』我以為只要想到這一點，那人便要深感其不安哩。簡直不管什麼吃飯不吃飯，而成就了偉大的事業的人們，不是在我們的過去和周圍像星星一般地輝煌的嗎？想到這裏，那得着衣食住的安定的人們，如果不去做一番出類拔萃的事業，是決不能夠安然守着他的境界的。

縱然說有隨意吃着遺產而做相當的事情的人；但這在爲吃飯而做事的世界中實在是絕無僅有的少數。

所以住到現世界的人的大多數——可以說是總數——不論是好是壞，都必須要爲吃飯而做事。這是真確的事實；是目下人類的共通的運命。『人是應該爲做事而吃飯的，不是應該爲吃飯而做事的』的名言，誠然是個名言，但它是未來最高時代來的時候才能通用的名言，現在僅僅算一種理想，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只是人們往往忘却在這個事實上立脚，單去空想那種天國，我以爲是不對的。

要之，爲吃飯而做事是不能避免，不可排斥的；不過要知道爲尊重在這種生活裏面一步躍進的衝動就是了；這是人類的本能。能夠尊重這種本能而得着實力的人，方能從這種生活裏超脫出來；換一句話，必定先在這個現實的世界得到強固的地立，立住了牢穩的脚跟，才能夠一步一步地進入更美更善的生活中。

但在不能得到相當的實力而一點也沒有把握的當兒，是不可以一味地空發焦

慮的：投身於萬人共通的現實的熔礦爐以求生活，乃是人所當爲的。縱然從此沒有出頭之日而不得不送其一生於『爲吃飯而做事』裏面，可是單只其人的生活，是與現實嚴密地連結着之一點，就算深切，充實而有意味的生活。我一看見爲自己養活自己而熱心地揮拭着頭上的汗的人們，就要使我湧出悲壯的感奮與純正的情緒哩！我覺得這正是生活的藝術；我對於那人，願捧出我的尊敬和感激。

世間有不能投身於現實的生活而爲過度的憂慮所困的人；人們往往說這種人是優秀的官能之所有者，是超越庸衆的非凡人，而愛敬他，尊重他，我覺得這是很奇怪的。我不能不承認這種人的存在，但是叫我尊敬是不能夠的。我把這種人看做可悲的文明之犧牲者。這種人算是眼前的人類生活的除外者；是對於現在生活的進展毫不參加的人。

希望現在的生活的人，不是這樣的：那是毫不猶豫地跳入現在生活的旋渦中而向前突飛的人，是到了不能再往前進的地方還想前進的人，是在那裏感着力量

與榮耀的人。這樣的認真地去工作的時候，生活才會起勁的；真正的藝術，只有在這裏才能夠產生；真正的要求之聲，只有在這裏才能夠叫出；從爲吃飯而做事的生活，向爲做事而吃飯的生活行進之路，也就是從這裏開關的。

在這個輝煌的世界生活裏，不能向前進展的我，不能不感着一種的寂寞。我是僅與極少數的例外的人爲伍，而和大多數人的生活相隔離的一人；我是深感其痛苦的。

但是我也不必懊悔這種生活。得着這種生活，只好過這種生活；可是我斷乎不能夠把我的身子停滯到這種生活裏頭。我打算要慢慢地把我的身子運送到可以使我的身子滿足的道路：所以我敢發了如上的議論。沒有嘗過實生活的苦處，只知道妄逞意氣的青年朋友，不肯聽我的話，不能斷定；但是不管他聽不聽，我總算是拿自己的真實的自信而發出如上的議論了。

那末來問我的青年，如果肯聽我的話，其人的生活或者要藉我的話而起變化

哩
。

一九一九，七月

關於美術鑑賞的方法

我對於美術是門外漢，所以不能發出有權威的言論；但我平生愛好美術，喜歡賞鑑美術，說說美術鑑賞的方法，我想也不僭分。

對於爲私人所有的美術鑑賞的方法，除了一任那私有者人們的趣向之外，沒有別的。先講供公衆觀賞的美術鑑賞：我以爲向來通行的方法，老早就不能夠博得觀衆的滿足了。

所謂『通行的方法』便是把氣質和表現都很懸隔的美術家的作物，收集到一起以示觀衆的方法。我不知道這究竟從何時起頭，也不知道它的發達的徑路，但推定這些地方，不是多麼困難的事：我以爲這是到了近世美術漸次向大衆解放的時候，即貴族和權力階級漸次失掉威力和聲望，大衆一般的教養向上，而美術從少數者的玩弄物和客間的裝飾品的境界漸次救出的時候，某大家或是某一派代表者

一類的人物，爲吸收同派更兼把自己的藝術披露於公衆起見而生出了的，便是今之所謂展覽會的濫觴。在那個時代，展覽會是必定可以發見由貴族主義一變而爲大衆主義的權威者哩。法國首先向公衆開放其國有的美術，接着就開創使當時的美術家把他的作品集於一堂，以供大家的觀賞的設施；其出品之選定，是必須要經過欽定大家的眼識——爲欽定大家所左右：於是從客間解放了的美術，又不得不一度呻吟於『大家』的桎梏之下了！但是這樣的桎梏，在迅疾的大衆之覺醒以前是不會永續的。現在日本所有的展覽會，從自由上講，實不能與當日的組織同日語，可是自然還遺留有因襲的很濃厚的過去的影子：有選者的展覽會，任憑它怎樣公平辦理，也是仍然在續繼着過去的傳統。

同時更有無選展覽會的組織。這就形式上說，雖然同是展覽會；但在全不把作品之鑑別委諸『大家』之一點上，的確算一種改革。只是這種展覽會的成立仍然有一定流派；做他們的同人的，必須在藝術製作的動因或氣質上互有同好才行。

若是照我的所想：藝術裏頭沒有流派存在的餘地；一切藝術的製作，都是要從自己出發——即一切的藝術，都必須弄成個性的。只有在那作者自身的個性，氣質，技巧……嚴密地不混雜地所表現的地方，真的藝術，才能成立。『一人一流派』，這是我年來的主張。如果這是個正常的見解，縱然係無選的展覽會，仍是免不掉無意味的，傳統的毛病；如果它是從流派的目標轉向實用的目標而開辦的，那對於觀衆是必要更加其迷惑的。

我希望上述的那樣展覽會，務必趁早解除『實用的』，或『流派的』桎梏，離開現今的美術界而去！

我所願望的，乃是個人展覽會；現今的美術鑑賞方法，我以為這是最上的。在那裏不論何時，也是能夠純粹地現出一個藝術家，完全地代表一個流派的；觀衆是能夠從『在還沒有領略過某種的氣質和技巧的當兒，忽然又爲別種氣質和技巧纏繞住的非藝術的焦燥』裏，歡喜喜地得救的。

並且一個藝術家的產物，縱然是零星的，而在那零星的裏面，是都含有那個藝術家的反影的；從這一點上說，把一個藝術家的作品蒐集到一起的展覽會，是很有意味的。

把大展覽會場破壞了吧！把無數的小展覽會成立了吧！有自覺的藝術家單止攜帶自己的作品，而以獨自的力量去把那些小展覽會場佔領了吧！第一在那裏沒有像集合展覽會那樣的混雜；單只這一點，就能夠給觀衆以大多之恩惠了。作家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把會場的內部從這廂到那廂裝置起來的，可以使真心鑑賞自己作品的觀衆立到作品的前面：這不是對於作者的極快心意的事情嗎？縱然說這缺乏『比較』的作用，但是藝術上最重要的——即藝術家的終極的——境地，不靠這種展覽會，是決不能達到的。

或者有人說：『各相孤立之弊，就是不便於比較許多作品的價值，必須使他們鬥技一堂，才容易判定作品之藝術的價值。』這是從把藝術看成角力裏面生出

的謬誤：角力的價值，雖是許多都在稠人廣衆之前決定的，但藝術之優劣不是可以由『比較』而判定的。比方說『某畫的筆法比某畫的筆法拙劣』，這未必就判定了兩畫的價值，往往所謂拙劣的筆法，偏是那個畫的尊貴的特點。

真正的藝術所以能夠勝過別的藝術者，是那藝術全部的作用；爲得着這種意味的比較起見，若是亂紛紛地把每一二件各不相同的作品弄到一起，這是多麼有妨礙的事情，不是誰也能夠看得到的嗎？

或者又有人說：『單有個人展覽會，那新進作家認出自己的價值的機會，算是失去了。』沒有這個道理。藝術的製作，全在乎個人的努力精研，自然光開展覽會是不行的；但是，假若那人是有藝術天才的人，那末其人去開個人展覽會，正是造成表現自己的機會；假若單只把一兩點的作品拿到公衆的會場，恐怕人們都只顧觀賞已成名家的作品，沒人去注他的意吧；這是對於藝術家最可悲的事。在不分他人的餘光，不需他人的庇護的個人展覽會裏，單只開拓自己一個的藝術

的境地，而認識赤條條的自己，這對於藝術家是再快活沒有的事情；又對於我們的觀者，則參訪分據彼處此處的藝術的宮殿，而且真地受取統一了的藝術家的氣質，也是再可喜沒有的事情。

我是喜歡藝術的大衆化的一人。爲制止官設展覽會——御用政黨式的展覽會——的跋扈專斷起見，我覺得沒有結藝術家的大團結的必要，全在乎各個人的努力。縱然把一個藝術家與一個官設展覽會放到天秤的兩頭，我們也不可爲那量的評價所迷惑。我們鑑賞者所要求的，乃是在味到無混雜的藝術境的事情。我們真是在餓着哩。我現在所說的話，可以說是代表許多的觀衆說的，決不是我個人的見解。美術家啊！請你信我的話；請你好好地把你的作品發表的方法考慮一下！

婦人和勞動者以及其它的囚虜的解放的時候，已經來到了！把在客間永遠幽囚着的藝術也解放了吧！而使它毫無拘束地歸到它的本位吧！

產生藝術之胎

*

產生藝術的，是『愛』，以外是沒有產生藝術之胎的。有人想着『真』會產生藝術；但是『真』所產生的，是理知，理知是不成其為藝術的。『真』得着生命而活動時，『真』就變成了『愛』，那『愛』所產生的，便是藝術。

*

一切事象都是動的，沒有靜止的道理。一切事象都是變化的，沒有不變化的道理。這個常動，常變化的，就是愛之本體；不過我們姑且假象地把它置於靜止不變的狀態裏面給它個『真』的名目罷了。流水飛落於某岩石之間，是要把那裏描劃個渦紋的。假若流水之量是有一定的，則它所描劃的渦紋的形狀，大概也是有一定的。但那渦紋的內容，是時刻也不一樣的；它是隨着些微的外界的影響——

如氣流，遊魚，落葉以及渦紋自身的細小的變化——而常爲紛亂已極之變化的；只是在那渦紋的一旁的人看着，好像它的回旋的形狀，並未變動，仍是原來的樣子。

假若渦紋這個東西是「愛」，那渦紋的假象就是「真」，渦紋是實在；但它的假象不過是人心映入的幻影。與有渦紋纔生出渦紋的假象同樣地，有「愛」纔生出「真」哩。

所以我說的「真」得着生命而活動時，真就變成了「愛」，實在是本末顛倒的說法。按正說：「真」沒有變動的道理，「真」一動，馬上就把它的本質失去了。「愛」要是在人心中成了固定的形象時，那「愛」就成「真」了。

「愛」是動人之力；「真」是人動之力。

*

怎麼說「愛」是產生藝術之胎呢？

人的行爲，不管它是空想的，實幹的，同是一個活動，這個活動裏面有兩個方向：一個是把自己作對象的活動；一個是把環境——自己以外的事物——作對象的活動。把自己作對象的活動，自然是『愛』之活動；因為自己及其所有是『愛』之別名的緣故。唯有把自己作對象的活動，纔算藝術的活動。

因為把自己作對象的活動是藝術活動，所以說『愛』是產生藝術之胎。

* .

或者有人非難此說：以為把藝術的天地弄狹小了；藝術家活動的對象，除了自己以外，不是還有廣大無邊的社會嗎？藝術不僅是限於抒情詩和自敘傳一類的。

現在答覆這個問題：藝術家把由『愛』而取得的環境——納入自己裏頭而弄成自己之一部的環境——以外的環境作對象而活動，是沒道理的，並且是絕對不能的事；即如有之，那決不是真藝術家所肯幹的，換言之，這樣的幹，是不會成

爲眞藝術家的。

藝術家有好多以社會作對象而完成他的創造工作的例子；但若是仔細查考一下，如果那個創作是有價值的，那個對象是斷乎沒有不與作者的本身有密切關係的，——那個對象一定是那個藝術家所收入自己裏面的環境的複現——即他自己的表現。要之：題材無論是社會的事，本身的事，無論是客觀的，主觀的，眞的藝術品，是終於出不了藝術家自身表現的範圍以外的。

自己的本質是『愛』；因此，唯有『愛』是產生藝術之胎。

*

主張藝術是由『眞』生出的人們，就是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的信徒。彼等以爲藝術的創造，應注重它的真相，不可離人自己的愛憎。這是根本的誤解；因爲是照前邊所說的，『眞』不過是『愛』之假象——即我們的愛憎所假定下的條件；因爲枯死了的無機的『眞』不會生出活氣洋溢的有機的藝術。

說兩句閑話：我們的心的活動，常被入分作知，情，意三個要素。這原是爲圖論述上的便宜起見，沒有可反對的理由；但在知，情，意的後面放置個『愛』而考察一下，那就可以看出乍見是全然不同的這三個要素，不外乎同是『愛』之作用的表現之事實了。申言之：把『愛』選擇事物的能力假定說是『知』；把運用選擇下的事物的能力假定說是『情』；把永續地活動的作用的能力假定說是『意志』；那末，知，情，意便成爲以『愛』做背景の三位一體的東西了。

識別『真』的，是智力，自不待言。但智力不過是愛之作用的一面；智力獨自活動，不能算自己全體的活動。

『藝術の本質，因爲必須要真，所以藝術當然是從『真』生出』的見解，是不對的：『愛』是產生藝術的東西；藝術因爲是從『愛』生出的，所以纔生出『真』來。

*

產生藝術之力，必須是主觀的；只有這個主觀，會生出真的客觀。

所謂『真』不過是一種的概念。概念的內容是隨時隨處地會叫人變化的；反之，主觀，自己和『愛』乃是不能打動的嚴肅的實在。

畢竟是自己之問題；是愛之問題。藝術家的愛，愛多麼樣的深，愛多麼樣的廣，愛多麼樣的高，愛多麼樣的熱烈，這是唯一的問題，以外沒有問題。

除了『愛』之生活的向上以外，沒有藝術家發揮權能的地方；對於這件事而不感其重要的，根本地沒做藝術家的資格；換言之，藝術家是在這裏苦，在這裏樂，在這裏工作，在這裏創造的，出了這個範圍之外的藝術創造，是屬於第二義以下的。

一切活動，都是要表現自己的過程。前邊曾說活動有把自己作對象和把自己以外的環境作對象的兩種，又說以自己作對象的活動，是藝術的活動。這是隨其人之所好的：某人想把自己以外的環境作對象而表現自己，這樣他的個性算是與他沒有有機的關係之環境混到一塊了；什麼事業家啦，道學者啦，政客啦，社交

家啦這一流人的生活，就是如此的。彼等是散漫地把自我往外面放射的；而彼等的個性是漸漸地往下消磨而漸漸地失去了他的本真——成了環境與個性之奇怪的化合物了——的。彼等的個性是沒有與已燃的個性和將燃的個性之聯絡，是像人生之通衢中的磚頭瓦塊般的雜然地隨處亂滾的。

想以自己作對象而表現自己的人，對於上一段所說那樣的生活，是要深感其不安的：彼等如果不純粹表現自己則不能滿足；彼等雖然爲自己表現的要求所驅迫，而屢次遭遇與環境作半生不熟的妥協之誘惑，可是無論如何也不肯苟安於那種境地；彼等是由自己的放散而歸向『愛』之攝取的路上的。更申言之：彼等是能夠看出自己，並且把自己的形體現諸他人之前的；彼等是能夠用『愛』做材料，在塵世間築起藝術的堡壘，跳進裏面以從事藝術的創造的。

*

有一事不爲的藝術的人；有無所不爲的非藝術的人：這都是因有『愛』和沒

「愛」而判定的。

*

認藝術創造是人生餘技之遊戲的藝術觀，是多麼浮薄的啊！認藝術感興是以不帶實感為特色之享樂的藝術觀，是多麼空虛的啊！我以為藝術創造，是「愛」之結晶；藝術感興，是與世俗生活不相連屬的純粹的實感。

我是很厭惡興趣本位的藝術鑑賞的者；因為我覺得彼等是藝術家的侮辱者。

——藝術觀的墮落，是再可悲沒有的事。

*

若是照我所說，藝術是從「愛」生出的，那末藝術之極究，是必要成為人類的；是必要脫去地方，人種，風俗……的桎梏而成人類心中共通的「愛」之真切的表现哩。

*

我把藝術的調子，唱得太高，也未可知；因為如今的我還有點害怕這種藝術信條的樣子。——但我也不能裝什麼謙讓的假面具，來遮掩我的本能：我覺得我自己的藝術，是應該很深刻地受我自己的話的制裁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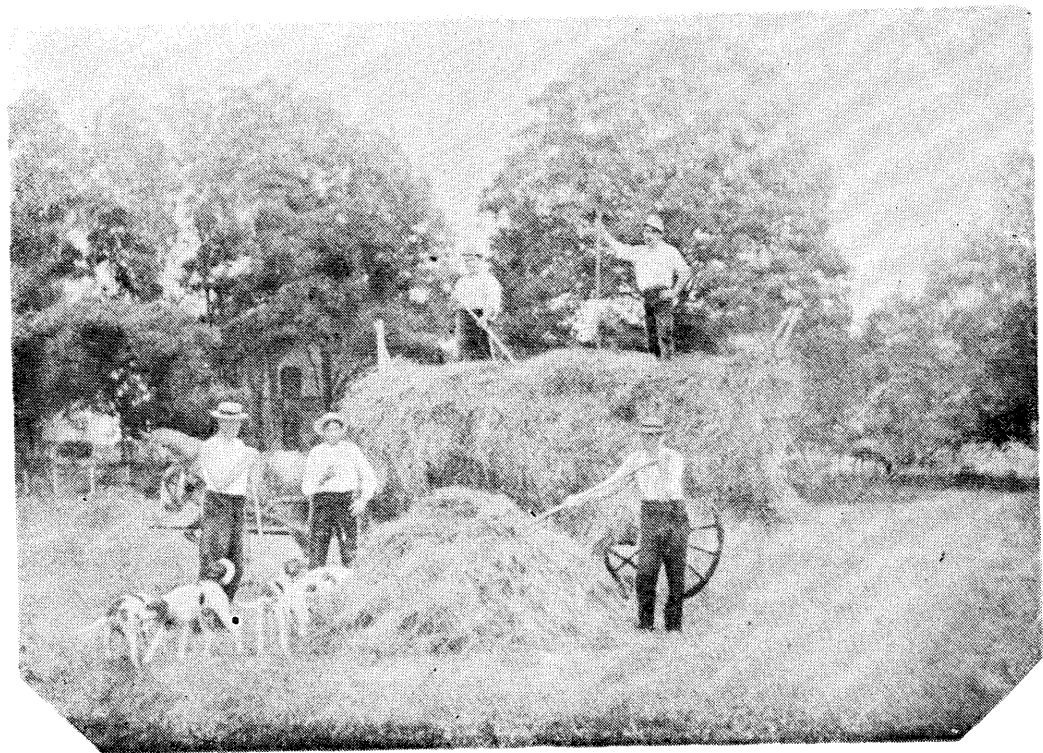
我是循序地——決不是趑趄地——在向前面進行着哩。——我知道前途是有很多艱難的道路，中心雖然不能去掉躊躇，可是我相信我的「愛」是曾引着我走的。

*

我再重說一番：愛是產生藝術之胎，——只有這一個「愛」。

一九一七，十月

卷之三



作工場農一國美在郎武島有

關於藝術

在表現派，未來派，立體派這一類的名目的藝術的運動裏面，我以為是含有種種的意味的；現在把我的思考，述說一番。

所謂未來派，所謂立體派，所謂表現派，這裏面各有其主張，若是講起它的細微處，各有不能一概而論的衝突點；但是這些派別在關於不滿足從來的藝術觀而要建立新藝術觀之一點上，可以說是互相一致的。

所謂從來的藝術觀，是什麼呢？一句話說完：就是印象主義。講起印象主義便可以聯想到給與近代思想界以一大變化的科學的精神了。所謂科學的精神，乃是以實證替代空想的事情；換言之，是打破前代的理想主義的考察法而採用現實主義的考察法的事情；更換言之，是完成論理法的首尾顛倒的事情。在前代，則

某抽象的前提樹立以後，論理的過程生出，而其結論便是人類生活界的軌範；但到近代，這種論理的公式全然逆轉——變成從現在人類生活的實狀出發，而生出歸納的結論的軌範——了：這樣的變化，在實際生活上，在思想生活上，都受極大的影響，是無可疑的。

受的是什麼影響呢？便是排斥前代之『神』——人力以上的某種不可思議的實在威力——而把應支配人類生活的『人』的軌範揭示出來的事情。人是已經不再爲人以上的什麼不可思議之力所支配而更由自然或必然之力支配了。詳言之：就是奇蹟沒影沒蹤了，而實在的原因結果明擺到人類的面前了；諦視，推理，方法等，把恐怖，信仰，祈求等戰勝了；人是從自然以外的不可思議的畏懼裏面解脫出來，而把對於這個威力的無條件的盲從的信念完全棄掉而不肯再把各自的運命放到那個信念裏頭而獨立起來了：這是科學的精神。

這確是人類生活史上的很大的飛躍；人類算是把蒙昧時代遞傳下來的無謂的

迷信根本地破棄了。前代的人是把『自然』背後的某種存在認作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而用一種幻想和謬見去對待它，現代的人是注意到『自然』的本身上了；這對於人類，實在是一種勇猛的迴旋運動。

這個大變化馬上便爲藝術家的本能和直觀所攝取而成自然主義了；從理想主義——即超自然主義——變成自然主義了。除睜着兩眼去觀察自然之相以外，沒有穩固地引導運命之道；縱然不能夠安穩地引導，也是要抱定那種態度的；這種自然主義的藝術觀是把結論歸到自己本身上了。先把自然的本身加一番澈底的觀察，乃是新藝術家的態度。澈底觀察『自然』的本體，便是要對人類把『自然』所給與的印象照原樣表現出來的事情；從這一點說，這種自然主義與印象主義，算是異語同意的。

但是印象主義的本身上是有破綻的；因爲做它的客體的『自然』，一見好像是與人類對峙而具有不變之相，究其實那不過是人的投影；因爲不是『自然』把

印象給與人，乃是人從『自然』裏面切取印象。人原不是與自然在對峙着的；人與自然是在密接着的；人是切取自然之一角而在其上跨着的。從自然裏頭看出自己；換言之，『自然』就是自己，以外便沒有所謂『人』。那個人切取那一角，這個人切取這一角；因此貫通人類全體而所謂『自然之印象』者，實在什麼地方也不存在，也不過像前代人的種種謬妄一般，算一個概念罷了。概念是決乎不得成爲藝術之對象的。所以現代人要在別方面尋找非概念的對象。

現代人所尋出來的對象，便是在『自然』裏頭看出自己，就是要表現『自然』——即自己的本體——的事情。新藝術家的眼前，可眺望的對象，是沒有的，只有藝術家的自身，只有自己的解剖。但是自己解剖自己的態度，與醫者解剖病體不同：自己若是把自己離開，其瞬間自己便算滅亡，而單把『自然』這個概念撇下了，這種態度，仍然是舊時的印象主義；因此藝術家在將要述說自己的印象時，不是解剖自己，乃是表現自己——即把由自己而生出的自己的原樣，表現出

來。固然印象主義的藝術，沒表現，藝術也不能成立，只是它把表現當作得着印象的一種手段，一種象徵了。表現主義的藝術，則除表現之外，什麼也沒有——『表現』就是藝術。

懂得這個觀念，所謂未來派，所謂立體派，所謂表現派的藝術觀，自然就懂得了。未來派的藝術，並不是與印象主義背道而馳，是要繼承印象主義的成績，而澈底地企圖它的進境哩；不過對於印象派的『做現實之一部的俘虜，而不達於純化，不能脫去有限的客觀性，僅僅担任翻譯的職務』之一點，則極力反對；贊同不單把色彩之解剖，移轉到形體之解剖，還要成就色彩和形體內部的統合，而於其上表現內心所燃燒的結晶之作品。至於立體派的主張，是根本地與印象主義不能相容的：彼等以為由化學者認為同樣的一杯葡萄酒，在飲酒者的舌頭上，是各有其不同的感覺的；違反科學精神的——僅僅指示出物之現象的——空間和色彩的概念，是可呪咀的；『我』的本質，是必藉主觀的色彩，及空間的實在才能

實現的。要之，未來派是以『流動』爲表現的神髓，立體派是以本質爲表現的神髓，這是兩派的相異點。雖然，在反抗抽象的印象主義，憑藉深刻的主觀，認真地，澈底地，捕捉物的生命之一點上，兩派是共通的。講到表現派：是最力強地代表上述的傾向，自不待言；是照它的派別的定名那樣地，要變更由外部的印象給與物以生命的原則，而弄成貫通生命本體之直接的表现。

概括言之：這些派別的共同目標，乃是對於從來的軌範之個性的反叛；是主張長期間看做現象之一分子的個性，能夠成個獨立的存在；是把個性做客體的老規矩變成個性做主體的新規矩了。

這個很大的現代精神運動，究竟能夠怎樣地發達，得着怎樣的成敗，雖然不敢斷定；但至少我可以相信它的根的深度，是不像從來那樣的淺的。詳言之：藝術界發生的這種傾向，是不僅限於藝術界一部分的傾向；科學自身——醞釀了科學的精神的科學自身——由這種傾向而變動了；哲學由這種傾向而變動了；國家

與個人的關係，由這種傾向而變動了；傳統與生活的關係，是由這種傾向而正在變動着哩。更換言之：原理的相對性是它；現象的流動觀是它；無政府的傾向是它；決不可把這些傾向看作一時的偶然現象。

*

*

*

*

從另一方面觀察表現主義的勃興，就是大眾藝術發達的先兆。

有憂慮大眾藝術發展之後，藝術就要破產的，這是全然不懂得藝術的本質的人的杞憂。藝術的本質，照我的見解：有人的地方，才有藝術。

若是我的臆測，不致有誤，則表現主義的藝術，可以說是與少數的貴族階級脫離關係的藝術。生出這種藝術的藝術家自身，或者沒有什麼知覺；可是他不知道他的確是時代的先驅者。彼等是要脫離從來的拘束，造成自身的藝術，並且想得着它的實際的結果的；彼等是要用從來所不會用過的視覺以觀察物象的。

我觀察不久從大眾裏面產出的——能夠做藝術的先驅的——表現主義時，要

發生種種的興味。那裏有新的力量，新的感覺，新的方向；它的前途的發達，是很值得們的注目的，——說不定它還能夠成未來的藝術的基礎哩！

餘裕與文化

藝術是從實生活的餘裕中生出的，這是當然的事，但也有縱有餘裕而不能生出藝術的，所以這是不可以一概而論的。這是只就一個人的生活考察一番便可明白的事情：某人在他的實生活中簡直無所謂餘裕，也能夠創出優秀的藝術；又有某人雖然得到極有餘裕的恩惠，可是不能在他那生活全體中發揮何等的特長。一個人的生活，會發生這種事實，一個人的集團的社會上，當然也會發生這種事實。要之，社會生活裏面無論產生如何的餘裕，若是那餘裕產生的狀態惡劣，那藝術決沒有繁榮的道理；反之，實生活的餘裕，縱然是多麼樣的不足，只要那生活的狀態良好，那個社會是自然能夠藉藝術而潤澤的。

所謂藝術是什麼呢？照我之見，藝術是人所具有的力之美麗的综合，美麗的和鳴，所以人之力量萎靡不振的地方，是沒有藝術的萌芽的。人若是具獨立自主的

能力，便具有儘力發揮那個能力的要求；無論他在那方面活動，這個要求也是不會變化的，換言之，要求的本質是同樣的。假如他所要求的焦點在藝術的創造，而能夠對它孳孳不息，那他自然是能夠成爲優秀的藝術家的；假如他是個內部能力不充足的人——即沒有要求的焦點的人——無論怎樣努力工作，那工作畢竟也是極浮淺而極平庸的。更申言之：所謂藝術家乃是對於任何問題或工作也要拿出自己內部之本能的力去幹的人，是在那個能力的活動中期求自己表現的人；非藝術家的人，乃是自己內部的本能之力不足，或是雖無不足可是不能十分把它發揮出來的人。前一種人，能夠在些少的餘裕中創出藝術，後一種人任憑得到怎樣豐潤的餘裕到底也是不會創出藝術的。

照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知道文化之唯一的要素是人的內部的本能之力了。論起來『文化』，雖是諸說紛紜，但可以歸納成一句，就是人類共存上之有機的，進步的作用，這是誰也不能反對的。所謂『有機的』作用，就是人類具有的生活

互相地發生的密切的關係。在這樣的關係裏面，若是能夠美滿地繼續，是必可以得到『進步』或『發達』的結果哩。這恰與植物的根從外界吸收必要不可缺的養分而得到繁茂是一樣的；但這只限於那植物有十分的活力的時候，否則它的根與做根的滋養分之外界的要素，縱然同它在密接着，它的關係，也是無機的——它的根是不能夠享受外界的恩惠，它的全部是不能夠十分發達十分成長的。要之：文化是人類共存之有機的狀態；它的結果乃是人類生活的進步。

所謂內部之力與外界之要素之有機的關係，是內部之力把外界之要素同化而在那裏生出一個特殊的獨存的產物的事情；這種事情就是我們所說的創造。所為創造乃是藝術所司的使命。人類為向新的方面開拓而在那裏進出起見是常要靠這個藝術的衝動的。若是沒有這項事情，人世間或者也可以苟且保住它的現狀，但是講到克服自然而向新的存在的方面去飛躍，去轉變，是不能夠的。

所以個人和社會的真正的尊貴的，不是生活得着餘裕，乃是在那餘裕裏活動

的內部之力。假若他缺乏這個力，就是把他的外部狀態加以改善，那也是不會結好果子的。

只是合理地改善人類的的生活，而使所有的人都能夠以十分的餘裕而生活的狀態之來到，這是方今最吃緊的——就是排去萬難也要希望成功的——事情。像洪水般的瀰漫於世界的表面的社會改造的要求與實行，的確是應該發生的機運！我們是全然在奇怪至極的生活中貪過長期間的惰眠的。在那個長期間的惰眠的當兒，可悲的墮落的徵候是在社會所有的區域裏出現了的。做這個奇怪至極的生活的寵兒而生出的人或是做繼子而生活的人，同是在可悲的墮落之深淵中沈着的。尤其是做寵兒的這一般人，他們都已病入膏肓而成了廢人了。這種狀態，是決乎不應該永續的！詳言之：有產生藝術的餘裕的恩惠的人們的多數，是全然缺乏用那個餘裕以產生藝術之內部之力的；同時具有內部之力的多數的人們的產生藝術之餘裕，是在被剝奪着哩；我們對於這種狀態，是決乎不應該叫它存在的！我

們必須要儘力把這種狀態從我們的生活裏面除去，遲了一日是要增加一日的不幸的！人們說革命的悲慘；但是比諸每日每日的悲慘的堆積而觀之，便可以發見革命的悲慘却是極輕的事情了。

但是餘裕分配之調節完全施行於人世間的時候來到，那人類和社會究竟馬上就能夠得着文化的生活否不是容易判斷的。或者某人或某社會有了文化的意義，某人或某社會單止見着外部生活樣式之變革，也是未可定的。

假若人類盡絕大的努力而行的社會改造的結果，單止變革外部的生活樣式，就算完事，這個努力可以說是空費了；因為那算是把一個植物從某瘠地掘起而移植到別的同樣的瘠地了。

因此，我們當要企圖社會改造時，實有必須檢察那個要求是從何號而來的必要：那個要求——那個呼聲——無非是『給與我們以至當的餘裕！』可是我們必須要想一想爲什麼要求餘裕？於是我們便可以遇着在要求餘裕的深處所存在的生

之衝動了，——至少是會看見它的。所謂生之衝動，就是創造；人們若是能夠十分地注意到這一點而去高呼社會改造，去實行社會改造的時候，那有文化的意義的革命便成就了。在內心裏感到這樣要求的人或是社會，就是十分的具有內部之力的證據；同時這個力便是能夠把這個人世更向前方推進的原動力！

我們對於革命家的熱心，當然是尊敬的；但是我們希望革命家自身必須要看見他的吶喊的背後之某項重要的意義；換言之，他必須把改造以後的文化的人類生活，描繪到心裏，而在它的上面申出他的主張。假若我這個推察是對的，則革命家若是不肯在民衆全體之中看他自身的影子，恐怕他是難以得着最後的成功。在民衆全體的要求之中，相信彼自己的要求；能夠把民衆的自覺引導到我這裏，能夠把革命的基礎放置到這裏，那革命的代價是不會空費的。

綜之：我們對於無生活餘裕的人，是要表同情的；我們不願意『創造』這個生命之衝動在一切人的心中消失；我們認定餘裕之正當的分配是完成人類文化的

方法！只要澈底明白這個道理，我們便沒有再絮絮地述說文化是何物的必要了；
正當文化的基礎唯有建築到這裏才能堅固，才能繁榮的！

一九二一，六月

答 Y 氏

Y 氏來問我說：「你述說「本能」主張動向之純一——一元。我贊成這種心境，並且希望能夠過這樣的生活；但實際上是不行的。前者 N 氏特意來訪，談論這個問題，照 N 氏的主張，就是必須擺脫一切，拋棄一切，不然無論怎樣地幹，也不能進入一元的生活的境域。N 氏的話，說得非常結實，把我的心打動了。假若我是沒有家庭的幾年前之我，或者立即向 N 氏一塊走出家門；因此，N 氏去後我越想越苦惱：我是打算拏我的某種深刻的經驗，憑藉一支筆，宣說我的煩悶與解脫而過純一性的生活的；但是因為我的實際生活是有妻有子有家庭的緣故，既要顧現在，又要慮身後，——一方面想着必須對妻子盡責任，一方面又想走入自己所信的唯一無二的道路……你既主張一元的生活，究竟你對於你的自身持着什麼態度？你能不能告給我些可以解決我的苦處的什麼意見？」

我對於Y氏的質問，大體爲如下的答覆：先把Y氏的立腳點觀察一番：Y氏是對於自己的地位下了理知的判斷了。問題的要點就是在Y氏的動向還沒有還元到本能上。『必須拋却一切』的要求是理知地，十分地在發動着；可是不可一概拋却的要求，是情地在發動着。即本來應該一元地活動的心意，却對於這個『一元』的問題而生出知與情的分裂來了。心既然是在多元地浮動着，於是對於這個心，縱然提給以如何緊要的問題，那也是終於要被他那個心所分解哩。這在個時候，若是單在表面上過一元的生活，是危險的。考察Y同N的意見，似乎是想先把外面的生活弄成一元，內面自然也成一元的了。這我是絕對不贊成的：心在二元之間——即在藉着某機緣而熱中它之間——無論如何，也是不能達到一元的境界的。

心成了『一元的』時，是會來到的；——普通一般人似乎都是在將死的時候才來到的。這雖然可以說是來的很遲，畢竟那人那時候的心是已經成一元的而不

再有所迷惑了；比方像你特意來我這裏詢問這樣的心境，他是全然沒有了。這時候對於那人，一切都沒有問題，只剩下『善是善的，惡是惡的』這一條明顯的道路了。到了那時，便知道不管能走進去不能走進去，可是想走進去的地方，是一定要走進去哩。所謂一元的生活，達到這樣的心境的時候，才能夠生出不可抗的力量，這是我所深信的，——這就是我所說的『本能的生活』。又這種生活，不是從外面的『努力』而成立的。要想使這種生活從外面的努力而成立，是極危險的——行見努力一生，一事無成。所以在你來我這裏商議這個大問題的心境還沒消失的時候，你是決不會踏入這種境界的。

Y氏大體是首肯我的所說；但是他對於我的努力危險說，却不明白。他以為對於還沒達到的境地，要想達到是必須要講些外面的手段的；換言之，內面的一元的生活，是可以藉外面的一元的生活而得到的。我於是不能再申我說，以告Y。

說人類如果輕視『努力』，必定退化或墮落，這是從來的倫理學者和道德家們的主見。但我在這裏却持有一個信念——因為信過火了，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個迷信：某生物在進化的過程之間，那生物無論怎樣地活動，總是要進化的；若是屬於退化的過程，那它無論怎樣地活動，總是退化的。但照從來的倫理學者和道德家們的主張，人類是可以憑藉『努力』而進化的，就是說人類的本能要求，如果墮落，那在這個當兒，應該把理知的要求放到本能的要求上——即藉理知指導本能；如此那人類才可從退化的區域救出，進入進化的道程。但我總覺得『努力』不是多麼重要的事情。我以為用理知去整理人類的生活，雖然也頗便利，可是要叫它做潛在於人內心的深處的本能之指導者，這是本末顛倒的差錯。

對於生活具有自強不息——就是一瞬間也不肯怠惰——的經驗的人，誰也都知道：人們在發於本心的動作的時候，是已經沒有努力的必要了，——理知分別的境界消失而去，只剩一條必須要走，不走不行的道路了。這個瞬間就是人類可

以得着最大的飛躍的瞬間。就是可以把從過去向未來的階段一定飛過的瞬間。想一想——看看古來的偉大人物成就偉大工作的程序：決乎不是憑藉什麼『努力』而成就的；彼等的偉大的事業，完全是從彼等內心的深處生出的不可抗的力量而成就的。彼等的目的就是彼等的手段——目的和手段是在一致着的，於是彼等的事業遂完成了：人如果不能達到這種境地，是不會燃着他的促進人類進化一類的生命之火的。

更申言之：世界決不是專靠沒有外界的強制便同死了一般的人類而構成的。確實有不過燃燒似的生活便不能生存的人在；這樣的人是會遵守自己的本能的促進而漸漸地擴大並且昇高自己的生活的。

我們試加一番仔細的考量，我們必須注意的：所謂『努力』的背後，都是會有可警戒的許多的策略的；不過那策略是在巧妙地隱藏着，不肯露頭，單把『努力』這個乍見好像是個美好的東西擺布到我們的眼前了。要之：『努力』照向來

的倫理的宗教的解釋，的確是個好聽的名目；但我們若是把它的秧子扯過來扯過去，一扯到根部，便會觸住那個我們夢想不到的醜惡而卑劣的奴隸道德，奴隸制度的主根了。

雖然：我們對於現在的生活，可以聽着不去管嗎？認現在的生活爲無辦法，這確是一種見地；同時，想着現在的生活必須改變，這也是一種見地：我因爲感謝我的本能的恩惠，所以要牢守住後者的見地。

或者有人說我這種主張不澈底；誠然是不澈底。若是問我爲什麼發出這種不澈底的主張？我可以答道：我的主張雖然不澈底，但是我所主張的，的確是我在某個瞬間覺悟過，而知道那是最上的；並且我的生活是在漸漸地照着那個方向成長哩。

一九二一，八，月

所謂『危險思想』

所謂『危險思想案』在議會提出，因為會期將完，不能決議，聽說要變態地作為緊急勅令而頒布下來。

關於『危險思想案』已經有多人論議過，沒有再行論議的必要；又，它果真作為緊急勅令而公布下來否，自然也不能斷定。我又因為在這裏沒有得着論議這種政治問題的資格，所以也不打算議論這個問題；但對於這樣的運動行於為政者之間的心理的傾向，少說幾句。

為政者似乎是相信他們具有取締背反國家的政策和歷史的東西的權能和義務的。假若這是當然的事情，那末，外國公然用何等的手段強制地在自己國內為思想之宣傳或是實行，並且自國民也與它相呼應，因之其國民要受危害，這是必須取締的；這沒有可以規定屬於如何階級和差別之道理。

比方：某外國起了社會革命，而其國的國是與自國相反的時候，在發見自國民在精神的或物質的方面受取它的幫助而從事運動的時候嚴重地取締它，這或者是對於為政者的義務和必要。但在所謂『國是』裏面，自不待言必須要包含有關於其國民的福利之十分的顧慮。假若這個福利不幸而受危害，那為政者應當馬上儘力設法去支付他的取締的努力。

但不論在現代的什麼國土，所謂擁着資本的商人們和海外貿易業者的人們，果都幹些什麼勾當呢？彼等從遠的過去之時代造成了與外國的綿密的聯絡；而那個聯絡並且還有在為政者的理解和保護之下而造成的。像這樣地彼等遂得與諸外國相通有無而包辦一切，壟斷一切。國民大多數的勞動生產者在這種役使之下，孳孳工作，常常為生活的不安定所脅迫；而資本家却肩着『國家之隆盛』的一塊好招牌，為增進自己的利益起見，就是犧牲國民全體的福利，也要使盡應有儘有的手段方法，一點也不會感覺到它的害惡；當某種物質的價格在本國沒有在外國

昂貴的時候，就是忽略了對本國的供給也不憚把它輸出國外；縱然是本國怎樣地在要求着的資料，只緣有因生產過剩而價格降落的恐懼，立刻便把那生產額制止住；因為是外國的生產品，所以不管它多麼地便於自國民的使用——多麼地需要的迫切——可是商人們如果賺不到法外的利益，決不肯把它交付於自國民之手。國民全體爲這受了多麼利害的損害，那些商人們是不知道的；而對於彼等最大的打擊，就是自國民疲弊至極而完全失去購買力的事情。不單只此：這些擁着資本的商人是直接間接地在與政府勾結着；換言之，所謂『政府』這個機關的機械是由屬於商人的勢力範圍的人們之手在連轉的！因此，彼等將要與諸外國通其氣脈的時候，常藉強大的權力做彼等的後盾。一般國民若是要發出些不平之聲，這就毫不猶豫地被爲政者之力所壓伏。於是乎國民必須以各自所得的些微的報酬，由不容易得到的昂貴的物質而常過恐慌的生活！於是乎國民一般的福利遂爲擁着資本的商人，以及與若輩互相勾結的政府剝奪淨盡！

這樣的商人行爲，就他們與某外國的某種人相勾結以幹這些惡事之點上說，這些人明明白白地是無政府之國賊！而各國的政府只知道使很多的金錢流入國內，誰也是不肯對彼等加以制裁的。

但是國民的某階級爲圖他們的自由與生活的安全起見，若是想從外國取入思想或物質，它的政府是要以狂暴制裁手段壓服他們。本來那個階級的人，對於政府算是前妻的兒子，因爲他的健全的成长有害於它所擁護的階級的緣故，把它壓服下去，原是理之當然，毫不足怪的事。這種專顧極少數人的私慾，不顧大多數人的福利的思想，看是多麼的危險思想啊！這種危險思想，也是從蘇俄傳來的？不是在遠古以來就公然地輸入日本了？而爲政者既然不惜用種種方法獎勵這種叛逆者；而慣於把『政府』這個東西看作上帝的代辯者的一般國民，也沒有想到爲政者的這種獎勵的害毒。

我們如今必須用極合理的方法去考察考察所謂危險思想及其宣傳裏面，究竟

都包容些什麼東西；但這決不是專靠上述那樣的爲政者的判斷去辦而可以安心的事情。同時，我們更須設法制止爲政者一向熱心地培養上述那樣的脅迫一般國民的生活的危險思想！

一九二二，五月

以自己做主

我是無論在什麼時候，也要以自己爲主的；在這以外，我不能夠想到或看出我自己的所在。

*

不必找別人，我是想獨自一個完成很好的工作的，我是想探求怎樣才能夠得到真正的滿足，而向那個境地進行的：因此，我斷乎不會毀壞我所懷抱的最大的欲求——無論處到怎樣的環境下面，怎樣地吃苦，也要力圖這個欲求的存續。

要尊重自己的見解；要懷着『有多少能力，使多少能力』的觀念；要捨棄不真能夠與該方面發生關係的關係。

以自己做主的時候，要注意別人也有這樣的心境；要用與保守自己的自由的

同樣的心境，保守別人的自由；但是假若必須用自己的強烈的欲求去打動別人的時候來到，在這個時候，要以堅固的信念，毫不躊躇地去打動他。

*
不阿附自己。不輕蔑自己。要把自己放到應該放置的地位；若是得不到那個地位，要儘力地發見它，創造它。

*
要於自己裏面尋找一切的工作和它的報償；要十分體得『成就自己，這就是報償，另外一個報償也沒有』的道理。

*
自己是獨自一個，同時自己是全人類：必須發見到達這種地步的自己。
超出自己在全人類裏面的確實的成長以上的歡喜，另外還有嗎？

不慌忙不輕浮。可是不休止地儘力地去做活潑潑的工作。

*

『自然』是處處設有陷阱的；因此，蹉跌也是應有的事情：不要害怕它，不要以這爲羞恥；只是因賣野眼而跌倒，這是我應該面紅耳赤的，——小心不要賣野眼！

*

自己沒有的東西，別人有，這不可以嫉妬他，或是憎惡他；自己有的東西，別人沒有，這不可以憐憫他，或是笑罵他。

*

要相信一個人必有一個人的立脚地並且要發見它。

一九二二，六月

生活與工作

我發見合乎我的心願的工作了。我想着我在這個世界上是頂幸福的一個人。我有個朋友來我這裏，訴說他的工作一點不也適合他的本性的不愉快；我覺得他是很吃苦的。把日日的生命——不能再度地返歸其人身上的生命——為自己的不滿意，並且在別人看着也不能替他滿意的生活，逐漸磨滅，我想這是多麼可悲的事情啊！就是很滿意自己的工作的我，有時也會發生這樣的悲感。

我所謂滿意於自己的工作，不是說滿意自己工作的完成，是說「文藝」這種工作，能夠使我滿意；是說我能夠拋却一切的顧慮而得着專心從事創作的機會。

雖是這樣地滿意可是時常還要發生『我的生活與工作是不是在分離着的』的苦痛。按正說：生活必須成爲工作，工作也必須成爲生活；在真正地滿意於工作的時候，生活也當然沒有不會不滿意的道理，並且在滿意於生活的時候，工作也

是當然要滿意的；只有在肯定的生活的地方，會生出積極的工作；又，優秀的工作，能夠給與生活以難搖動的安定。

但是我還不能夠做這樣優秀的工作。雖然我有能夠滿足這麼樣工作的確信，可是我的工作的內容是極貧弱的；因此，我的生活常常不能安定。我並且時常聽到因為不能得着這樣的工作，遂去過不合理的生活的極沉痛的叫聲。

然而還有比這更其沉痛的叫聲，就是『在如今這樣的生活環境裏，真正好的工作可有生出的餘地？』的叫聲。我的心裏既然具有把工作做到十分的力量可是照如今這樣的生活，不是只能夠做五分嗎？所謂工作不是常為不安定的生活弄損傷，縱然在表面上做了多麼大量的工作，而在實質上却得着到底難以做出積極的工作的結果嗎？這樣的心境時常在我心裏浮動着；若是想起我如今的工作是我的再不能掉換的歡喜的工作，這種感嘆，更其來得利害。

我想這是不限於我一個人的事情。不論那個發見了工作的人，是不能不想到

生活的自由與不自由以及餘裕之有無的。

講起生活，本來是有積極的生活與消極的生活之兩類。所謂消極的生活。就是克服自己不使陷入邪途的生活；這種生活也是不容易與工作合到一起的。大凡對於工作如果沒有十二分的熱誠與愛好，是不容易成功的；可是世上許多的人都是毫不乎地在過着這樣的生活。

但是說到積極的生活，却也不是小小的問題；因為這不是自己獨各的事情。我所說的積極的生活，是必須與別人的生活連帶考慮的生活。許多人在過着苦痛的生活，僅僅我可以過快樂的生活，這是一個矛盾；又，許多的人雖是在過着快樂的生活，可是因為自己生活的忙迫，遂致不能專心去做他想做的工作，這也是一個矛盾，從這樣的生活裏面，不會生出真正的工作，恐怕是誰也知道的。——要之：現代的社會生活，是有思慮人的大的苦痛。

這個矛盾或者未必限於現代——或者是人間永不能免除的矛盾，也未可知；

或者從這種矛盾的苦悶裏，會生活出美麗的工作的芽兒，也未可知。雖是這麼樣說，矛盾終是矛盾。覺得矛盾，設法把它消除，這是人類具有的本性。我所說的『從矛盾的苦悶裏，會生出美麗的工作的芽兒』的話，更換言之，就是從這種苦悶而惹起的正義之良心裏，會生出美麗的工作的芽兒。

沒有發見工作的人是不會明顯地看出這個矛盾的。發見了工作的人，便覺得這個矛盾是以非常的威力日日地在壓迫着；而爲解決這個問題起見，其人是要感覺修正自己的生活是必須要與他人的生活相接觸的。我以爲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乃是想發見工作和已經發見了工作的人們，應該通力合作以圖解決的問題！

一九二一，十一月

唯物與唯心

——「宣言一個」的補論——

我在『改造』正月號刊了一篇『宣言一個』，因而惹起了諸家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議。我那篇短論不過是發於一時的口火，却不料竟然見着許多批評家的指摘；近來藉着這個機緣發表自己的見地的論客更其加多；這實在是極好的現象；因為那個問題確實是應該講究的問題。

我本應該答辯諸家的批評；但我覺得議論過多，論旨或不免溢出要點之外，所以倒不如單只補正我以前的所說——這原是我對於那個問題的正當見地。

我向來的議論，都是把一切重點放到『個性之內的衝動』裏面而說法的。各人十分地珍重他自己，除靠可以導往自己的自由和尊貴裏面之道以外，便沒有人類正常的生活，這個要義我會祭自身作例告白過了。到如今我仍然一點也不覺得我這種的立腳點是錯的。我相信人類的心中都是極認真地在隱藏着這個本能的。

這個本能因環境不的調和，遂致不得伸展的時候即這個本能的欲求被物質的換算所處理的時候：這便生出所謂社會問題來。那個『共產黨宣言』就是在暗暗之中充分地表現着這個心境的。馬克斯雖然被人說他是立腳在唯物史觀上的，但是，假若我的理解是對着的，則在那個唯物史觀的背後，是潛伏着堅強的精神的要求的。他是在那個宣言中斷定：把人與人的精神交換根本地打壞了的，實在是釀成資產階級文化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並且豫測必定打壞這樣的經濟生活，才能完成正當的文化——即人間的交涉，精神地成立的世界。要之：馬克斯原是深信人類的精神的要求完全滿足的環境，是只以藉物質的價值的內容之分配和使用之更正而完成的人，決不能把他的學說看做是含有偏重物質而忽略精神的東西！這與雖然可以說一個種子的生命如果沒有土壤和肥料及其它唯物的援助，則不能長成一種植物，可是決不能說那個種子的生命是因被放置的環境而降落了價值的東西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空虛的理想主義者的主張，有無論放到如何的環境，人類的精神的要求也是能夠滿足的傾向，這是錯了。因此，那些人們對於現在的環境是怎樣地在與過去聯結着，怎樣地在與未來在繫連着，一點也不以為意。這乍看着像是極英俊的態度，可是一考其實質，就會發覺其人的生活沒有十分的醇化，而被從過去注入了的生命裏，是含有漠然和依賴的成分的。人若是想以現在為本位而使它的生命的內容得着充實感，那物的環境是定要成為不能放棄的內容而被攝取到其人的生命之中。那時候對於其人，所謂物的環境，不是單純的物，已經成了他的生命的要素了。物的環境正當地調節的事情，就是生命正當地成長的事情。所以唯物史觀並不是單純的精神外面的一種現象，實在是個生命觀。這與種子成長所需要的一切物質，對於種子不是異邦物，成了種子的一部分是一樣的。人是在腳踏於大地上而接觸着生命的；是在沐浴於日光裏而接觸着精神的。

因此，以大地為生命而踏於其上的事情，如果受了妨礙，以日光為精神而浴

於其中的事情，如果不能辦到，這就是其人的生活的很大的退縮。要之：在馬克斯的生命感裏是具有絕不知道物心的區別的完全的要求的：我是這樣地解釋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的。

但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是帶着漸次地把種子從土壤中掘出的傾向的；是照馬克斯的『宣言』所說那樣地從來所通行的人與人間的美麗的精神的交涉，是漸次地被廢棄而至於形成由除去精神的單純的物的交涉了。即所謂物心之兩要素堅強地被建立於生活的基礎上，而一切的生活悉不可不由物而評價了。其原因是像前邊所說那樣物的價值的內容和分配，使用等，悉被放置到不正當的組織的下面。其結果：生出的文化，因為是好像不開於應開的季節之花一般的緣故，沒有真正的美麗，也沒有結實的希望了：人人遂不能不受像今日這樣的生活的脅迫了。

種子是打動也打不得的；但是人偏會生出打動它並且它可以打動的意志；於

是馬克斯遂高呼『萬國的勞働者喲！協同喲！』了。立脚於唯物史觀的馬克斯，雖是探測就像這樣地放置下去，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也是早晚要由它自己釀成的內分泌的毒素而崩壞的，可是那個崩壞作用，若是由階級的自覺的努力便要發生得快的事情，也是極明顯的。而他在那生活革命的後面期待的，是什麼呢？的確就是人類文化的再建；是人間精神交涉的復活；因為他確是主張精神生活復生於於物的環境的變化之後的人。換言之，論到唯物史觀的源頭的馬克斯的開始的要求和最後的期待，是從唯物的桎梏向人類性之解放，這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

我贊同馬克斯的這種主張的要點：這並沒什麼不可思議，因為它與我的『自己衝動』的思考是沒有衝突的。我覺得人們在生活環境裏活動的時候，無論是意識的或無意識的，都是藉這個衝動在生活着的。

我嘗說這個衝動醱化了的表現就是藝術。若是從這個立脚點而言，則因為一切人都具有這個衝動，所以藝術的地位是應當存在於超越什麼『有產階級』或

『無產階級』之處的。雖然，我並不是說衝動是藝術的萌芽，我是說只有那個衝動的醗化實現出來的時候，才會生出藝術的萌芽哩。那末，在現代究竟怎樣能夠使那個衝動醗化呢？能夠達到這種境界嗎？我是很以這為疑問的，——這是我反躬自省而得着的並且不能不告白的深切的感想。

這時候我取的立腳點，只有兩個：一個是滯留於有產階級而做它的生活者；一個是投入無產階級而勉力企圖與它融洽；因為衝動之醗化不可能，遂不得不選這兩條路的一條。我雖然相信有產階級的崩壞，而預想被融合於無產階級而現出無產階級的社會，但這事的實行，必須全靠無產階級自己的覺悟，自己的努力，我不過給與他們一點的暗示，不能夠給與他們似相當的助力；因此我只得暫且停滯在有產階級。

但是不得不停滯於有產階級的我，在這裏又想出兩種的態度來：一種是為極力擁護那階級而盡力；一種是前一種的反對：我是要選擇後者的；因為我不能夠

相信我所屬的階級的存在的可能性。我對於我所屬的階級，除了歌唱輓歌以外，是沒有法子的。

我對於我所屬的階級唱輓歌，便是給與無產階級的一點助力；只要無產階級有了真正的自覺，就這一點的助力，便可以使他們得到多大的益處；否則就是一百個我的呼聲，也不能對他們發生什麼效益。

一九二二，五月

附譯註：「宣言有一個」魯迅譯文；見『壁下譯叢』。

卷之四



有島武郎在札幌住宅創作

自己的要求

我是爲企圖自己生活之最大的滿足而選上藝術的工作了。這完全是從我心之所欲；至於我的力量究竟能否與我心之所欲相合致的問題，我是不考慮它的。在我未入這個道途以前是不消說了，即在已入這個道途的今日，還有不少的人們非難我，輕視我，以爲我的工作是有遊戲意味的虛糜光陰的事情；但在我看來，我絕沒有顧慮別的什麼的功夫，我一定要從我心之所欲而以藝術創作爲生活；此外絕沒有我願取之道：這種工作對於我不是好壞之問題，乃是單純的必要。

我做這種工作，最初也希望得着相當的報酬，但是到如今想着，才覺得這決不是我的本願了。我如今是已經明白我是單爲自己的要求而生於世的一個人，對於社會的報酬，不但不期望它，並且連這麼一點的觀念，也取消了。

我是徹底地在做着以自己爲本位的人的；我是徹底地要把自己的生活引入這

種地位的；對於社會給與我以何等的益處或是損害，我是不去打算它的。但是我爲構成『從我心之所欲』的生活起見，或者有發生必須要順應環境的時候；——縱然這種時候發生，我的生長，也決沒懷着順應環境的誓願，仍然是由於我自己的要求。

我更考慮過妥協的生活：曾被人教我以使環境與自己相對立，而在兩者的利害得失調和到一起的地方，安置住我的身子，或是爲環境而輕視自己的生活；我考慮這種教誨的結果，我覺悟前者明明白白地是對於自己的背叛，無論如何，我也是不願聽從的。我的自身的全存在，如果不被從地上剝奪而去，那是難以安住到這種境界的；但是假若我自身的全存在，反從這個地上剝奪而去，這在事實上算是已經失去了我。要之：我是不願意像嬰兒信賴母親那樣地信賴環境的；並不是我不願意，是我的個性不願意。在我把環境與我放到天枰的兩頭而觀察它時，我覺得我的方面是有對的環境的重量的，——是離開環境而獨立了的重量的。我既

然感覺着這個事情我當然不能輕視自身叫它供環境的犧牲；——就連裝着去做這種態度，我也是不忍幹的。

講到在環境與自己兩者利害得失調和到一起的地方安置住我的身子的事情，我也是不能辦的。不但不能辦這種事情，就連我的存在能夠對環境做個甚麼事情的想法我也是沒有的。這並不是我要迴避責任，因為意識地考慮我的生活對於環境的影響；這是我所難堪的。對於我這種態度，環境自然要責備我，批評我，甚至於咒罵我，但我決不為這樣的責備和批評乃至咒罵而停止住我的向上的脚步；換言之，我雖然受了那些責備，批評和咒罵，我是絕不會為這些責備，批評和咒罵壓迫住，威嚇住的；因為我的內心裏有相當的準備的緣故。

照此說來，我的個性把上述的兩種考察都加以否認，單為充足它的內部的要求——即捕捉絕對的自由——而生存的；我的藝術的工作的基礎，就是在這個原則上建築着的，——就是前邊所說：從我心之所欲而選上藝術的工作，是沒有

願慮環境的餘暇的。我是照着我願走的路走的。我的內心裏，是自有我選定的一切自由，一切責任的。我這種生活態度，無論是極有益處或是全無價值，這種悲喜，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知道。

要之：我對於自己的生活，是要持嚴格的態度的。任何外界之力，也是不能夠變更我的工作的；我的個性的建設，就是從這裏開始的。我既然是這樣地明白我的所有和我的所爲，所以我只知道向前做去之一法，是決不會發出不平和嗟嘆的。

我是盡我生來的衝動——即內部的要求——與力量之一切而把我的生活放置於自由的天地之間了的；我是十分地愛我所選定的藝術的工作的。次來的瞬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拏住筆的現在去做我的愛好的工作。我想儘我所有的能力毫無間然地，美麗地把我的藝術的工作抬高起來。這種工作究竟能夠得着怎樣的成就，我也不要管它，我只管把我的個性弄成完美的，可尊貴的，好了。大凡一

個人只要少爲認真一點去做他的工作，那工作結局遂成那人的生活。當作個人生活去做的工作，便是完美的可寶貴的工作；因爲這工作是與個性建設在一起的。

怎樣盡衝動與力量之一切而把我的生活建築到最高的地方呢？對於這個問題的簡單的答案：我並不願意順應環境的要求，但願一心去順應內部的要求。只是我要走的這樣的道路，不是平平坦坦的道路，乃是處處發生障礙的道路；對於這種道路，我也只有儘我所有的力量去超過它之一法。是誰在我行走的道路上弄些障害物？就是我所接觸的廣大的環境。我爲把供給我的障害物的環境攝取到我的生活裏面起見，必須要照我自己的樣子把它修改一番。

或有人疑惑我的話，以爲我是想在環境以外建築我自己的道路，這是誤解：我所稱許的個性在環境裏面自由在地過滿足它的內部的要求的生活，並不是完全蔑視環境，也不是認環境沒有力量。我因爲沒有隱遁的意志，所以決不能輕看環境。我承認我的前面是有儼然的環境存在着，我不但不敢說環境沒力量，並

且我只覺得環境是具有用我自己薄弱的力量實在難以打動的絕大的力量的。雖是這麼樣說，我仍然是要照我內部的要求盡我所有的能力去切開這個環境以建設我的生活。所以我越是徹底地去做自己本位的工作，與環境之交涉也越是深刻而廣闊；個性越是弄的明確，它的要求也越是堅牢而強固；要求越是堅牢而強固，個性與環境之間所生出的障害也越是緊湊而密切：這是當然的事。

一個例子就是我的性的要求：我的性的要求裏面，雖是有靈，確實重肉；我想着這是正當的。並且我具有對於一人以上的異性同時愛着的豫想和實感。可是愛我的異性假若與我對於她們同樣的關係去愛我以外的男性，那我是要充分地區覺深刻的憎惡的。這種奇怪的矛盾，在我的性的要求之本質裏，究竟算是調和與否，我是不能無疑念的。

以現象之客觀的觀察爲能事的自然科學者，不注意生物的內面潛在的矛盾，單止把人以外的生物的生活現象的觀察，移用於人類界，以爲人類是具有多妻和

縱慾的傾向的；他們說這是人類存在的『性的本能』。從自然科學者的立場說起來，或者這種觀察是正常的；但在另一方面的道德家看來，自然科學者之說，簡直是危害本能的；彼等主張必須以人爲的法則或規約去制服這種奔馬似的本能。

若是就我自身的經驗上說，那自然科學者的對於人類性生活的觀察，不過是我——人類之一個——的性生活的一面，而在這種觀察的內面，是有與它完全相反馳的另一種的性的本能在活動着的。因此，對於我：那自然科學者所說的性的本能，並不是我的本能的全部。縱然沒有一點道德的規約，我也是持有反抗外面的衝動之內面的性衝動的。這個根抵的矛盾，是從何處來的？這雖然也是單靠外面的觀察難以得到正鵠的事情，但在鳥獸的性生活裏，像在我內部那樣的奇妙的矛盾，似乎是沒有的：它們的生殖期間，在一個年中，只限於某個極短的時期，像我們人類這樣的不定時地發作的現象，是沒有的。爲什麼我們人類獨有這種現象，要吃這種苦頭呢？

這種可忌的疑惑，反使我的性生活受其威脅，我的生活的全部都受它的威脅了。我希望如果能夠尋住這個根源，一定要斬絕了它：因為在吃這種疑惑的苦頭的當兒，我的生活不能達到最高的境域的緣故；因為我的生活墮入混雜而不統一的境域的緣故。為從這個不安定的狀態救出我自身之計而發見了的東西，就是我的肉慾在必要以上地強過的事情，——至少在一方面我是知道在由這個過剩之力而受着病的苦痛的事情的。於是我便注意到社會的『公娼』制度存在的道理了：那就是顯著地證明受肉慾過剩的煩惱的，不止我一個人了。『公娼』制度算是把性慾當作商品處理的；換言之，女性由何等的必要，以反乎本能的要求之目的，拏自己的性慾供犧牲的。在別的生物界都沒有的這種現象，怎麼竟會發生於人類界呢？關於這個問題，專門研究家的意見互相不同；但上述的現象乃是人類生活裏面儼然地存在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只要這個事實為一般所公認，那末何故我的肉慾會在必要以上地活動的疑問馬上便可以得到解答了。女性為使性慾做

商品起見，儘力訓練她的性的誘惑力，希圖供給許多顧客的需要。男性因為女性的這種誘惑遂不識不知地從本然的貞操，墮落自己的性生活，益發助長他的貪慾的傾向。

但是我終於也墮入這個不能得救的深淵嗎？我的全存在對於我的本能逆用的傾向，是要發出它的苦痛的聲響的——我為從這個不自然深淵救出自己起見終於對環境發出嘆願的聲響了：『從這種悲慘的現狀裏把女性解放出來吧！』『女性把這個拏性慾供作衣食之具的社會生活的現狀打破了吧！』這就是我的嘆願。

我叫出這樣的嘆願，並不是想做或是假裝什麼志士仁人，完全是要充滿我的內部生活的要求，換言之，是從我的生活的全部的要求裏生出來的事情；這一點我是極有自信的。

只要能夠把我的『同時去愛一人以上的異性，而在另一方面則對於愛我的異性把與給我的愛同樣的愛，給與我以外的男性，卻感覺深刻的憎惡』的事實，消

歸烏有，那我很願意照着這個傾向去生活；但在現今，因為這裏面附帶有矛盾，所以不能把身子放置到這個傾向裏面。用什麼方法可以消滅這個矛盾。我還沒有一定的把握，但我深信這對於我，乃是必須趕緊解決的重要的問題。

我爲舉這個例子，或者說的話有點過多；但我相信這個例子是把我對環境所持的態度說明白了。再申說一番：我不輕看環境，也沒想着環境是無力量的。不過我無論在如何的時地，我的生活決不順應環境的要求，是要聽它從內部的要求自然地發生出來。而在內部的要求不能得到完美的滿足的時候——即在自己與環境撞着的時候——我是打算要照我的內部的要求去替代那個環境的；至於環境能否壓迫住我的問題，我認爲不成問題。不問結果如何，我除了採取上述的方法以外，沒有別的方法。

要之：我一心一意要打破環境的障害；我知道在這個世間雖有時有多少人是我像我那樣地在被壓迫的位置處着哩。雖有時我也會偶然想及與環境成立外面的妥

協，但在這個時候，我是要感覺屈服的恥辱的。

以某種意味造一個團體而希圖藉它的結合的力量以更新生活的內容，這是我要儘力排除的事情；與這同樣的理由：我一定要脫棄過去的附纏物而成一個自由之人。所謂過去的外部的附纏物，就是阻碍我最上的生活的東西；順應我的內部的要求的強度，我要毫不猶豫地把這些東西一概捨棄。實際：以自己爲本位之門是很窄狹的；要想進入這門，自然是必須捨去身外之一切的。

我深信要想把環境弄好必須先把自己弄好的道理；換言之，我很了解若是滅絕了自己是要累及環境的事情。

先有個性的要求然後有個性的建設，然後有社會的改造；這是如今的我所抱定的方針；換言之，我一心要想貫徹自己內部的要求：我所以要選擇藝術的工作便是爲的這個緣故。

一九二一，一月

價值之否定·固定·移動

我們的生活，可以說是對於當前各瞬間的事象之價值判定的連續。不單是所謂『評價』這個心理的過程，就是藉評價而從它種事象裏選擇可以做自己的對象的事象，以及對那選好的事象的活動，也仍然不能逸出價值判定的圈外。就是機械的筋肉活動，只要那個活動的本體是人，則那個活動的各過程，也是不知不覺地要在價值判斷的篩子上篩過的；換言之，我們是在價值之世界中才得有生存的可能性的，假若這個世界失去它的價值，因之價值的選擇遂不可能，那在實生活的上面或是形而上的生活的上面，我們的生存，也是要跟着失去它的可能性哩。

在這裏我們遇着價值標準所在的問題：世界既然是一個價值，我們的各自，也是一個價值；但不動的價值標準，究竟在什麼地方？對於這個問題，大概不外下列的三種見地：第一是價值否定論；第二是價值固定論；第三是價值移動論。

第一種的價值論者根本上不信世上有所謂價值標準；彼等是把人世上一切任何具有實在的權能的價值都看做沒有內容的空虛的東西了；彼等是靜悄悄地向着懷疑，高踏，否定之一路而進行，瞻望虛無漂渺的天國以繼續其地上的生活的。這種人的冷靜的，聰明的，以及於某意味的徹底的態度，是會奇妙地淨化人生整頓人生的。在斯陶雅派的捧誓者，中世紀的神祕主義者，傳授釋迦的法燈的淨土渴仰者，近代的消極的虛無主義者等裏面，我們常常看見這一種類的人。

第二種的價值固定論者，可以說是理想家一類的人物，——即如正統派之基督教徒，佛教中的自力宗的信徒，國家主義者，精神主義者一類的人：彼等以為自己認定的價值標準，是個不會變化的存在，即一切道德和一切思想的根底都有不能打動的力量；價值標準無論怎樣變化，仍然是有它的不滅性；人們都是從這個恆久的泉汲取着生命的養分的；——因為人是不純潔的，所以把從這泉中汲取出來的水弄混濁；但這個可悲的狀態，不過是個過程，人自有其用本然的泉洗練

自己的時候。要之，價值之判定，雖是因人而異，可是能夠在某一點上發見一致的地方，便是這種人的所信，——就像康德所說的規範命令的命題，恐怕就是指這種意味說的。

這種人算是一種的保守主義者；彼等是能夠給我們造成安固的生活的；彼等是不信價值的流動的。

第三種的價值論者，是相信一切價值都有移轉流動的可能性；如今的我，對於這個見地，具有深刻的同感。這種價值論者，是認價值乃是在與對方關係的地方必然發生的東西。世界是個價值是無疑義的了；但如果不把那個價值放置到能動的狀態，便不成爲價值。自己活動的時候——即到了與對方發生關係的時候，無論在何時何地，也會生出價值。我們在離開對方的自己之中，不能看出價值；同時也不能在接近自己的對方之中尋着價值。因此，爲生出價值起見，自己與對方必要有相互的關係；人類不滅絕，這種關係是隨處隨時不會滅絕的。所以我們

可以把世界看做一個價值。

自己與對方生出的關係的價值，果以什麼做決定的標準呢？這不必說就是自己。但是自己所有的價值標準，不是像價值固定論者所信那樣地一定而不可易的，是價值標準在自己之中常流動，常變化着的，——我現在要把這個道理述說一番。

照價值固定論者的考察，價值標準都是在自己的背後存在着；縱然自己想與對方發生什麼別的關係，那價值也仍然是它的價值，是不會變化的，——即價值是僅依肯定自己的固定性與對方的固定性而成立的。但我們不能完全相信自己與對方的固定性；是像柏格森所說那樣地自己與對方都是常在不停止地變化和擴大着的。因此，自己背後縱然存在有實在的價值標準，自己對於那個價值標準的關係，是一瞬時也不會同一的。關係不會同一的時候，那個價值標準與自己之間的價值標準，怎會恆久不變呢？價值標準的主體是必定要像這樣地返歸自己方面

的，——即因為自己與對方發生的關係狀態，是常在變化着的，所以生出的價值標準，也是時時刻刻地變化的。

或者有人疑惑此說是與價值否定論者同樣地把價值看做假象了，這是大錯：我們雖然相信價值標準是流動的，但決不能忽視了它的各瞬間所具有的不能打動的真實，絕不會把它看做單純的假象：因為我們相信生命是時時刻刻地成長的，如果把價值看做假象，生命成長，是要停止的。換言之：我們對於人生的態度是積極的，價值否定論者對於人生的態度是消極的。

或者有人又疑惑這種價值觀是與價值固定觀同樣的。這種價值觀雖然在內容在外表都與價值固定觀有多少的相似，但在它的根底是有很遠的距離，這是一加思索便可明白的事情。即在前者則自己是最後的固定，在後者則自己是不窮的流動；在前者則自己與對方的關係是豫定可以由不動的原理而決定的，在後者則認兩方的關係，在各瞬間之外，是應該常常變化的。

一九二〇，五月

爲一個人計

像現代這樣的忘却爲一個人計的時代是沒有的了。所謂『社會服務』這個語句，與塵埃一樣地散漫地從天空降了下來，特地爲它人而服務，這從道理上講，固然是極其好聽的；但是，假若世上的人都是特地爲它人而服務，誰受用這個服務呢？是人以外的神？是人以外的獸？

個人服務於社會，那是很好的；但是社會絕沒有服務於個人的必要嗎？對於『社會之個人』的服務，這種語句，在現代的字典中似乎是沒有的。

誠然社會是由人們一個一個的集合而構成的，——在形式上的確是如此。但是『社會』這個東西，似乎是萎弱的，總是少不了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就是一般人所稱做的『中堅人物』。現代是某少數人或階級在擔當着這個『中堅』的大任的——雖然沒人委託他，他也是想自己出頭去擔當的。

那個願做社會中堅人物的人，究竟是不是做『中堅人物』的頂適合者，這自然隨人而不司其見地；但是，畢竟那人或是那個階級，不是受全社會人的委託而做了『中堅人物』，這一點是極明白的事情，——即照前邊所說那樣地，他們是自己想擔當的。

但是這謂中堅人物，對他們同類的人，比對其它的人似乎特別看得重些。這種人似乎是自以爲把『天下』攔到他的雙肩上，乃是應該的事情；因此，漫然地說起社會服務，雖好像是人類的互助行爲，可是實際上我們對於所謂中堅人物總是必須比對於別的部分特別地多點服務；因此，我們所履行的『社會服務』的結果，並沒有像我們所預想那樣的普遍地涉及於社會的全部，——某部分厚，某部分薄。

縱然沒有受了我們的委託，而憑籍實力，昇到『中堅』地位，而我們對於這種行爲並沒有特別抗議的時候，那人或是那個階級承攬了這個社會，自以爲受用我

們全體爲他的服務是當然的事。但是他這種想法，完全錯誤。現在社會上做『中堅人物』的，對於社會，却都沒有有一點益處，無非盡是些阻礙社會全體的幸福一類的厚臉皮的貨色罷了。要之，無論如何，我在前面提出的杞憂，是終於要成杞憂的——即假若一個人不剩都成了社會服務者，誰受用那個服務之杞憂；——但在大體上，是『中堅人物』承受的。

現今社會的一切機能，都是遵守這個意旨，而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着的。頻頻地高唱『社會服務』的道德，是當然的。『社會服務』——的確是個一點也沒有可以非議的道德的名目；在受取這個道德的概念的時候，如其你對它有點輕視，那就算你輕視人類的全體；但是就實際上考察這種『道德』，是已經離開現實而成爲與紙屑同樣的東西了；這個利害的破綻，是已經從有兒子者的方面發生出來了。

我曾以家長的資格，參列我的兒子所上的學校的昇級式，聽見校長對學生的

訓辭，說學生們今日的昇級是蒙了四種恩惠的緣故：第一是君主之恩，因為君主是繫念教育的；第二是兩親之恩，因為他老人家們是注意諸君的將來的；第三是先生之恩，因為先生是日夜苦心訓誨不怠的；第四是境遇之恩，因為諸君是從健全生活中養育出來的：當這昇級的時候，必須牢記着這四種恩惠，而做個報答它的人。我聽見這種教誨，很替兒童們悲哀。我想：這天的兒童們的小而圓的肩膀上要挑起這四個重担子，踉踉又踉踉地回家，這不是極可悲的事情嗎？我舉這個例子，決不是要責備那位校長先生；並且我知道這位先生是極認真極謙和，極忠實的人，對他還不能不表示敬意。但我不能說他這種訓誨是對的。校長先生是述說社會服務的精神的，這是很好的，不過我覺得他把『社會可有什麼必須感謝這些兒童』的一事忽略了。兒童們所以得求學，從一方面說起來，固然是照校長先生所說那樣地，是受了種種的人的恩惠，同時，這些種種的人是在担負着教育兒童的重大的任務；單力說這一方面不涉及它方，這是片面的說法。所謂勉勵兒童

的方策，我是不願意看它的；因爲這種方策是兒童們一經長大自然是要看破它，甚至於要厭惡它的。以爲兒童不知道，便對他們施行軍略，這原是大人們輕視兒童的劣根性之一個；這是用巧妙的方法教兒童學虛偽的。校長先生想決不是拏這種用意發出那種訓辭的，我相信校長先生是掏出本良心述說自己所信的事實的；但可惜他所相信的事實，不過是半面的事實。

雖然，這不是可以責備這位校長先生一個人的事情。現代的教育，都是用這種概念在貫穿的。即茫茫然的『社會服務』的觀念，無上無下地在普遍地通行着哩。學校的目的第一是在造就國家有用的人物。在小學則儘力設法要使多數生徒轉入中學；在中學則儘力設法要使多數生徒轉入高等乃至大學；在大學則儘力設法要把多數生徒培製成國家有用的人物。要之：爲造出茫茫然的社會服務的人物之計，下自小學，上至大學都是在苦心焦慮着哩。

所謂國家有用的人物，不外乎就是做社會中堅人物或是中堅人物的候補者而

以享受多數人的『社會服務』爲樂趣的人物。如果對於國家沒有用處，這便不算學問，如果不是可以養成中堅的技術，這便不算技術。若是正當地去考察事物的人，——即打算發揮自己的個性的人——對於我們的教育當局，可以說是繼子。防止這種人的發生的手段就是專制的劃一的教育。想一段一段地把兒童們都養成國家有用的人物，可是每隔一段給他們造一個牆，不許他們越出這牆以外；若是偶然越出那牆，於是社會的『中堅人物』所集合成的國家，便要加他們以某程度的迫害。

要之：如今的教育方針，不是想爲個人造幸福的，是想爲社會造幸福的；明白點說，是想爲『社會的中堅人物』造幸福的。人，學問，技藝，都成了有用於國家的人，有用於國家的學問，有用國家的技藝了。

現今的人都被了皮了；都是在過着二重生活。因爲人與人不管相愛與相惡，都要受所謂『社會的中堅人物』的控制，所以人都不能選擇願做的工作，却爲工

作所選擇；因此幹『社會服務』的人，都是馬裏馬虎地幹，而受取那個服務的人，也是馬裏馬虎地受取的。

社會既是這種情形，所以那位校長先生的訓話，我們也不能說它沒有理由。今人對於主張自由教育的，有反對的人，也有贊成的人；畢竟就上述的社會狀態看起來，實施自由教育是有不少的困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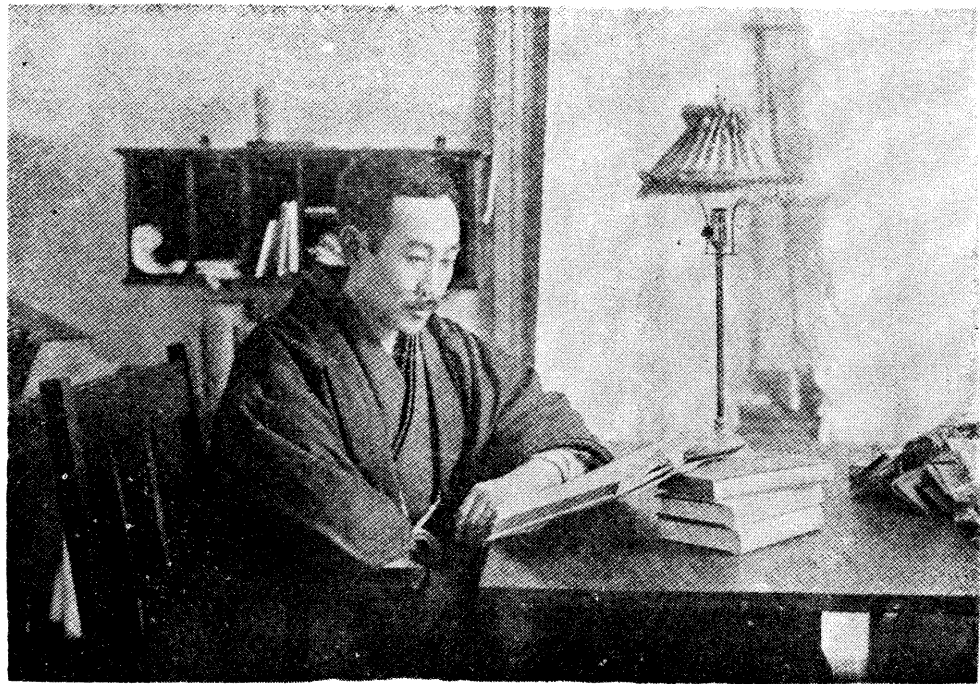
我向來極尊重個性的自由，對於『社會服務』這個語句，實在討厭之至；所以我對於我的兒童希望早些達到受自由教育的境地；因為像這樣，人們才能隨各自的志願而做他愛做的工作。

不是爲社會之計，是爲一個人之計；是爲一個人的本性，一個人的要求，一個人的幸福，一個人的自由之計！

一九二一，三月

此
页
空
白

卷
之
五



有島武郎在東京住宅讀書

一個提案

現今的社會生活，基本上可以說是男性創立的，女性是沒有參與的；恰似現今的經濟制度，雖是由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協同作業而成立的，可是它的實際乃是資本家所創立的。像用種種的壓迫兼剝削的苛刻的條件加於勞動者，致使勞動者逐漸陷於窮境那樣，現今的社會生活是男性們隨着自己的喜願，自己的便利而構成的，女性方面是全沒有顧到的。即或有慮及女性的事情，那仍然限於女性有益於男性生活的地方。這是我們只要少爲用點公平的觀察便立刻可以見得到的事情。

在現代經濟制度之下，固然有心地優良對勞動者有理解的資木家，同時也有對女性有理解有同情的男性。而在另一方面又有像從前的君臣父子的關係那樣地信賴服從於資本家而不感何等苦痛的勞動者；同時又有守着運命的觀念，俯拾男

性的慈悲心而甘心情願受其庇護的女性；因之這種不自然的社會生活遂得苟免破滅，以至今日，但我們決不能因為這種社會生活之能夠永續至於今日，就說它是完全的。假若有一個男性想利用現在的道德習慣去壓迫女性，那他是可以使用連想也想不到的殘暴的手段的。現今日本的賣笑婦之數不是比受中等以上的教育的女學生之數還要多麼？有人拿『她們許多都是自願落到這種境遇裏面』之說替她們辯解；但試問逼迫她們『自願』的原因，可在什麼地方呢？在現代社會，女性是特別嚴厲地在爲貞操束縛着的：沒有結婚而一度破了童貞的女性，便算她喪失了結婚的權利。但是一方面這樣利害地教女性尊重『貞操』而在另一方面却以恬然而猶如不知道的面孔使多數的女性把貞操做賣品！重視貞操並且使它當賣品這不都是專對男性謀便利的事情嗎？假若社會生活構成的根底，攙有女性之力，這種矛盾沒有生出來的道理。這不過是一個例子。只要少爲綿密地把拘束女性的道德習慣考察一下，誰也會發見現今社會生活的基礎是在單靠男性而構成着的事

實。

地球上而既然是有同數的男性和女性存在着，那末這種生活樣式，斷乎不會使人類得着好結果的——兩性都要爲這種不自然的生活所咒咀而流入墮落的深淵的。男性不知不覺地成對女性的侮辱者，（我自己也常常覺得是這樣；把女性當作男性的奴隸看待的誘惑，老早就傳入我的血中，浸入我的心中了；我很以這事爲可怕。我說這話並不是想學『聖人』我想先把我的自身從這種矛盾生活裏面救出來；我感着從兩性生活的缺陷處生出苦痛和責罰，因而極力主張趕快打破這種誘惑。）女性不是怨恨男性便是忍着恥辱以做被征服者。這狀態是正在使現代的人心往腐化方面趨哩。

究竟怎樣可以制伏這個矛盾呢？這除了靠女性去矯正它以外沒有法子，這是在經濟制度裏那個革新的新的希望全部要在勞動者之手那樣地，在社會生活裏那個根本的改革，也是不能指望一向做社會的支配者的男性，是必須要靠一向處

於奴隸的境地的女性的！新的見解是決不會在男性方面生出的。男性的獨裁是已經到末日了，女性的能力是已經到了必須發揮的時候了。

有一件女性應該特別注意的事：女性處到現代這種的社會生活裏，無論怎樣活動，結局是要終歸於徒勞的。勞動者縱令奮力登上資本家的位置，那如今的經濟制度仍然必要有與資本家利害相殊的勞動者的吧。換言之，在某一定數的勞動者做了資本家而享樂的地方，是必要更生出多數的勞動者哩。照這樣辦，勞動者是永久不會消失的。兩性問題的解決也可以說是與這同樣的事情。須知勞動者所以主張階級鬥爭者，不是為奪取資本家的地位而代之的，為的是要消滅所謂資本家與勞動者的界限；為的是叫一切的人都能夠在同樣的地位而生活：婦女運動，也不可不要這樣——女性不是要男性化以奪取男性創造的生活樣式而代之的，是想消滅這種樣式的。男性不是壞的，男性創造的社會生活樣式，是壞的，——上而至於政治，宗教，道德，下而至於家庭生活，家屋構造……都是壞的；因為事事

物物都是在片面地構成着的，女性必須首先打破它，而在那塊地基上建築合乎女性之才能的生活樣式！而在這種樣式與從來男性創出的樣式互相融合的時候，這便能夠生出來完全的社會生活的樣式吧。若是在這個企圖裏面，女性不能夠發揮她們的才能，那她們是仍要做隸屬者而在那個假仁假義的下面繼續她們的生命；這雖然是殘酷的事情，可也是女性必然的運命。

我現在算是處到男性的地位而把背叛男性的事情告給女性了；這是因為像資本家中毒於自己創出的制度而不堪漸趨於自滅之苦痛那樣地，我是中毒於我的同性創出的生活樣式而無晝無夜地深感其不安的緣故；是我每一起兒女的將來，我就覺得對於這樣的不安不是可以叫它永續的緣故！

一九二〇，十月

填住這條溝

從今以後的道德，必須以自己本身做出發點。我們現在所保持着的道德，是完全爲因襲的外面的規則束縛着。人都不重視個性；結果遂招來個性的萎弱，延而至於社會全體的萎弱。這一點是我們應該充分注意的。所以我們要想把這種因襲的社會打破，重建新的社會，必須以個人本身做基礎；換言之，我們必須盡力造出對於自己的道德。

青年的人們，必注意到這一點，纔能現出合乎個性要求的社會生活。但是這個明顯的事實，卻絕不爲一般老朽之徒所注意；他們祇知道對青年們高唱什麼『犧牲』『獻身』並且牢守著『國家』和『家庭』一類的傳統的觀念，而以這爲至高無上的道德。其實這是他們所挖掘的一條很深的溝；一切的悲劇，就在其間發生出來！

這種在許久以前就已經生出的社會生活的裂痕，到了現今，就更其裂得利害了。破裂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社會的要求與個性的要求太是歧異的地方胚胎着的。

我所知道的一個姑娘得着戀人了。那個戀人，在我的教員時代，做過我的學生。姑娘的家乃是鄉下的富裕而且聲望素著的人家。姑娘的父親是個行爲端莊而穩練的人；對他姑娘的教育，一點也不疏忽，所以把他的姑娘都送到東京去受充分的教育，——就是放暑假姑娘回家，他還是注意叫她溫書，能夠拋卻家庭的瑣事，每天破費半日的功夫同姑娘們談論一切：可算是明白的父親了。

但是一天，姑娘的婚姻問題發生了。父親老早就打算把他的姑娘嫁到東京；因爲一方面可以叫她十分發揮所受的規則的教育，一方面叫她在都會有恆產的人家過幸福的日子：父親便拏這種趣旨，用誠懇的心同姑娘商量。那個婚姻的對方，不但正是合乎這樣條件的人，而且是與他家關係最深的親戚。假若那姑娘沒

有戀人，事情是可以成功的。姑娘想着大事來到，不得已叫她戀人向她家求婚；可是那個請求完全被她的父母拒絕了。因為那個男子的父親的職業是小學校長，沒什麼地位和門第；而那個男子的業務，也是處於必須東奔西跑的境地：這便是拒絕的理由，無論如何，是不行的。姑娘沒法，祇好把她的戀事對兩親說明了；可是她的意志竟被兩親輕視了。這時候的姑娘的父親想着這回東京方面的親事，如果不成，連媒人也要得罪，並且毀壞了不知傳了幾代的『家名』，姑娘若是不聽我話，祇有全家搬去東京之一法；姑娘的母親的心，也是一樣的堅決。

那個姑娘原是生有寬厚的心的人，所以對於兩親的思慮，也並非不理解，不同情，也想儘力讓步，以圖緩和親心；但是後來覺悟這是一點效果也得不到的，遂毅然決然地捨棄了家，跑往戀人那裏。後來這對戀人又跑到我這裏來了。不長於辦這些事的我，雖然很是為難，但是聽那姑娘所說的嚴正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做一聲，便同追趕姑娘的父親會着面了。會見之結果，我除了歎息之外，沒有別

的：父親一定要顧全他的『家名』，姑娘則一定要服從她的意志，雙方的意見，完全背馳。我固然同情於那個姑娘的心願，——也不是沒有考慮姑娘的父親的心願；因為我自己也是個做父親的。但是我覺得那個心願裏面有輕重的倒置；又從『不從個性出發，則一切都認為無益』的我的地位看起來，雖然也同情於做父親的人的心願，可是對於他的見解，是全然難以同意的；於是爽當當地把我的意見告給那個姑娘的父親了。好了——事情算完了：父親把姑娘捨棄了；姑娘遂不得不同她的家庭脫離關係！

我想懇求有兒子——尤其是姑娘——的兩親：對於女兒的婚事，請你們務必不要持壓迫的態度，當以十分的同情，尊重兒女的意志。年輕的姑娘，縱有了意中人，可是叫她自己向兩親去說，總是覺得有點『難為情』；兩親如果對於此點不加一番充分的斟酌，這就算是錯了。若是姑娘已經有了戀人，請你們也必先把那個戀人之『人』——不是財產或地位——好好研究一下：祇要那人是個漂亮的

『人』，並且那個戀之關係，是正常的，那就可以不必更顧慮別的什麼，允許她好了。世上許多合理的戀愛都被兩親顧慮無意味的習俗的道德而破壞，這的確是最不良的現象；因為這是與新時代的生活完全不能相容的。諸君的姑娘是『人』，不是物品；人應該與彼の意中人相結合，不應該與習俗或金錢相結合：這不是極容易明白的道理嗎？

照以前那樣地，把姑娘裝到箱子裏是不行了。不叫姑娘受教育，也是不行的了；——但是服從社會習俗的因襲的教育，是不適用的，必須採用以個性為本位的教育。

世上的父母，務必十分地注意這一點；務必不用壓制而用正常的方法使兒女進入正當的道路！專顧自己的自由，不顧兒女的自由的辦法是已經過了時代了。『壓制』這個武器，在從前或者可以使用；但到現今，它是沒有再生效力的道理了。

在比較地號稱明白新時代的要求的家庭裏，最費苦心的，就是怎樣使少年男女發生健全的交際的問題：彼等常常討論男女同學啦，在相當的監督之下的解放啦，這一類的事情這些自然都是要緊的事情；但是，假若忘卻男女個性的尊貴，那也不過是姑息的彌縫策，終於還要釀出弊害哩。

要之：對於從今以後的兩親的最喫緊的事情，就是應當謹慎地擁護子女的個性之發展和完成的事情；因為現在的子女是已經不能照從前那樣的柔順了。他們一旦明確發見自己的個性，是不容易為外物所移轉的；他們是具備辨別合乎自己與否的能力的；他們是會製造將來生活的輪廓的：拏這種要求去選擇異性和一些毫無要求地去選擇異性相比，那一方最容易陷於輕率盲目裏面，不是一望而知的事嗎？明白點說：根據個性之選擇，是極峻巖的——是難以受表面的誘惑的；而對於一度選上的異性的愛力，也是深切而堅強的，——別的表面或習俗的理由，是很難以阻礙它的。可惜世之兩親們似乎都以後者的結果不佳為慮，要盡力

地把他們的子女——尤其是女——養成個無自覺的東西，假若這種僻見不破除，則另外的一百改革，一千改善，也是要終歸於徒勞的。

我講這些話，雖然都是廢話；可是我想着連這些廢話也不懂的兩親，實在多極，所以仍然是講一講好。世上何嘗沒有照他自己的自由獨斷那樣地，允許子女們自由獨斷的兩親；只是光知道維護自己的自由而侵犯子女的自由，一味地要把不負決不要緊的空責任，強攔到自己肩膀上的兩親還是佔大多數哩。

我更想告訴做子女——尤其是女——的人們：年少的婦女，如今是交了應該獲得從來不會有的自由的運命了；任何壓迫，也是不能阻當這個運命之到來的。我希望這時候的婦女們以全身의 注意，不要污漬了已經獲得的自由！希望你們右手握住自由的時候，左手牢牢地抓住那個自己的責任！真正的自由，就是責任。所謂責任，就是根據正當的自覺和要求而去活動的意味；這種可喜的行爲，便是對於那人的責任，同時也是給與那人的自由，在這個責任的前面，人自然是勇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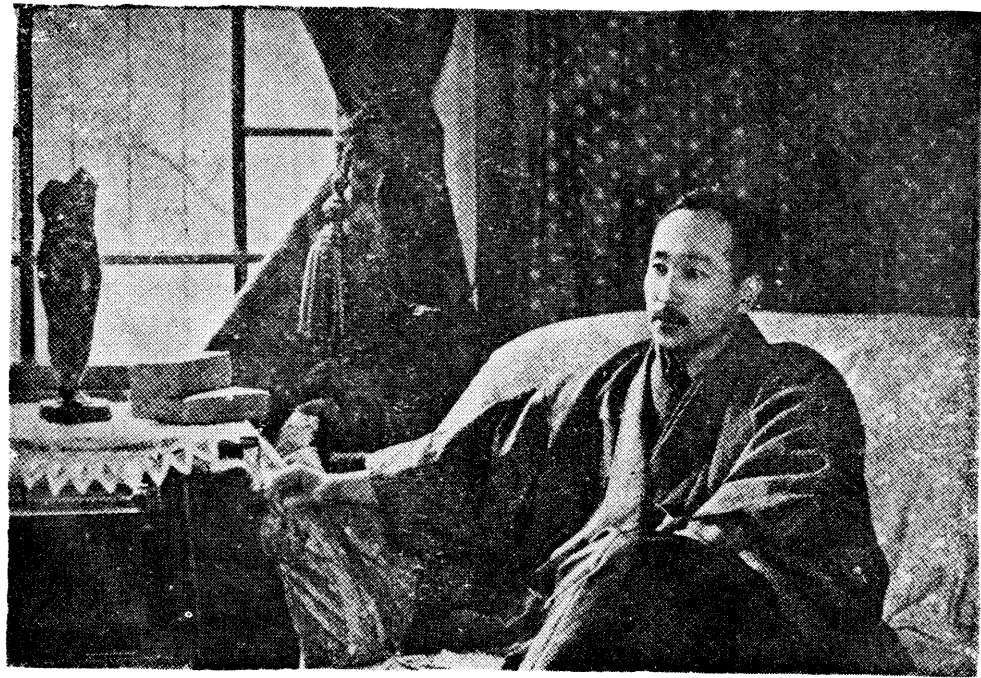
的：這個勇氣，無論對男對女，都是極重要的東西。不選擇地位，不選擇財產，選擇的，乃是『人』；選擇了『人』之後，即如那人沒有地位，是個窮漢，但畢竟有人在，有愛在。不注重人，而注重人以外的事物的選擇，是不會有愛的，人們對於這種無愛的選擇乃至結合，我想着是終有懊悔的時候的，——假如那人在將死的時候，想起當年所幹的輕率盲目的無愛的行爲，這種回想我想着正是那人的催命符。

在這個過渡期，自然有許多濫用自由而得着自然的責罰的人；但這也是不得已的現象。這些自暴自棄的人，是一定逃不掉自然淘汰之網的。真正地尊重自由的青年，是知道本着他的真正的要求而行的。這種人們的優秀的本能。是要支配生活之基調的，我希望青年婦女們有一個能夠發見她的真正的個性，遵守個性的命令！希望拏她的特有的美麗的情緒，清朗的直覺，堅強的耐性，硬過這個危險的渡口，達到彼岸！

兩親之真正應該屬望於子女的，乃是子女的個性之建立；子女之必須自己努力的，乃是自己的個性之建立；祇有在這雙方的企圖相合致的地方，那條深溝，纔會填住哩。兩親和子女祇要都不怕習俗的壓迫，便會創出新的習俗來。我想着若是要把親和子，男和女的關係，引上正當的軌道，除此以外，是沒有法子的。

一九二〇，五月

卷之六



有島武郎在東京住宅構想

致M女士

M女士：

從令姊方面得悉你去年所遭遇的不幸的——說是「不幸」是可以的——事件之經過；這就你的處女性之尊嚴上說，我雖然覺得有點出乎意料之外，可是照你的芳齡上說，那樣事件的發生，我想着也是應當的。

我還沒有直接地從你嘴裏聽說什麼，所以我或者捉不住事件的真相；但畢竟是你同一個男朋友的交際漸漸地親密之結果，生出了戀愛，兩人的關係，是已經加深了。後來你那個朋友的朋友與你又成立了親切的關係，而為你起初的那位朋友知道，於是你們的交情遂根本破裂了：我想着在這一點事件裏面是沒什麼大的差錯的。

令姊很以你輕率地接觸男子的心為可惜；我對她的意見，一點也沒異議。像

日本這樣地兩性的相互間從小就完全在解放着，而於感覺非常銳敏的年齡，生出了觸接的機會的時候，尤其是具有像你那樣的直爽而不在乎的資質的人，老早就想同異性成立友誼以上的的交情，縱然是不得已，可是你總有點太是疏忽了。你是生來就很知道自愛的人之一個；你只要更沉着地去實行自愛便好了。真正地自愛的人，沒有輕易地把自己的心許給別人的道理；反之，在應該許給的時候，若是一味執拗，這種人的愛，也是難以造成功的。愛之表現，原是必須要從心中發生的事情。看你的心似乎稍微過於隨便，是不照你的原樣，在表面上浮動着的，這是不可以的：這種樣子倘若往下繼續，臨了，你是要失去你的自己的。在充滿失去自己而毫不爲意的人的世界，若是竟然連你也加入裏頭，這是可憂慮的。希望你好好把令姊所說的話考慮一番！

這封信當然是要觸住『貞操』之問題。從來的貞操觀，以爲貞操是固定了的觀念；於是有『節婦不見二夫』的格言。但我覺得『節婦不見二夫』這句話，只可

作爲現象，是不可作爲規約的。所謂節婦或節夫，乃是忠實於自己的人。忠實於自己的人，很難以發生戀了一回又戀一回的事情。是照前邊所說那樣地，真正地自愛的人之愛，是從性格上發動的；而一旦發見性格的愛好好像湧出的對象，是很容易再變換那個對象的。就是那個對象爲某種原因而破裂，則第二對象之發見，也是非常之難的。——通例都是到死也不能發見第二之戀人。可是如果發見比起初的戀人還好的戀人，則其人會以二重之力進入第二之戀裏頭的；但因爲這是很稀少的事情，所以便生出『節婦不見二夫』的格言。

但是世上的人並不這樣想：因爲沒有經過第二之戀便算是『節婦』或『節夫』，所以如果要想被人認做『節婦』或『節夫』，其人就應當把眼睛閉住把耳朵塞住不要去從事第二之戀！而受這樣的虛名的欺騙因而犧牲了生命的人，若是出現了一個兩個，這便要成爲淺薄廉價的道德家們的稱贊之對象；把活潑伶俐的人弄成了死的機械，彼等是毫不心痛，毫無忌憚的；許多的人類的生活基礎都被這些

道德家們拆毀了！

我以為貞操不是那麼樣的東西：貞操是很小心地要培養自己的心而使它成長的事情。但是今之所謂貞操，都是在表面上行的；結果其人之心遂日漸畏縮，失去了活力，弄成灣曲的，偏僻的人了。這樣的人我不知道看見了多少；失敬了！這樣的人在今之世界，尤以婦女為多，——說『失敬』倒不如說『你們的不幸』。實實在在如今的婦女是處於不幸的境界中的。在別了良人過獨身生活的婦女裏頭具有優美的素質的人，當然是很多的；假如環境的人們拏真正的同情心去對待她們，她們是當然能夠得着良好的成長的；可是一發見這樣的人，環境的人便像對待從地下掘出的物件一般毫不客氣地用叫做『貞操』的繩索把它捆縛起來了。女的假若不是具有極堅強的性格的人，便不能抵抗這種壓迫，順順當當地為環境所制伏；而因為不滿足這種壓迫，不知道什麼時候她遂陷入墮落的深淵之中了。這樣的婦女，恐怕你是見得很多的。

我想着以你的年輕與直爽，你是能夠逃出這個不幸的陷罪的；你爲不被人弄成死物起見，爲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要得着成長——把生命給與生活——起見，換言之，爲不墜入上述的兩大深谷而在『人』之路上行走起見，你是很知道自己是貴重的，是可愛的，而養育它，守護它，這都是本能的欲求之要義的。

在我讀了的文學書裏，我頂歡喜『戰爭與平和』的娜塔霞，這是我常說過的，你從我的書齋把這本書拏去之後，我從令姊處聽說了你的事情，我就暫時地有點躊躇了；但是既而又想到你決不至於誤解娜塔霞的性格，馬上便又安心了。現在我要說說我爲什麼歡喜那個女子。

因爲是在許久以前讀的，所以詳細是記不得了；但我想着娜塔霞是至少換過四個戀人了。有時我對娜塔霞雖然也發生些不快，可是我總覺得她是個被幸福照顧過的女子；運命是加二地在愛着她的：不然，她斷沒有得着甜美之戀的道理。

娜塔霞是個真正愛她自己的女子；是個從小就一點也沒有受過外界的拘束而

會睜開爲美意罩籠着的大的眼睛以觀察世事的女子。不論怎樣的虛僞，怎樣的陰謀，現到娜塔霞的眼前，她是耻與應酬的；——她只有驚懼和悲哀而已。要之，娜塔霞是十分地具有自信心的女子；她萬不能因環境之阻礙就停止住她的美的活動；她是要一心一意地相信自己，一心一意地依賴人生的。

娜塔霞的蹉跌，可以說是比任何女人的蹉跌都危險。遭遇蹉跌的娜塔霞，雖會流出與尋常的弱女子們一樣的眼淚；但她決不是像尋常女子那樣地一哭了事，她在哭泣之後，是一定會笑出美的自己之笑的；並且是一定會更進一步地得到美的自己之成長的。順從本能之當然的要求，去變換戀人，這不但毫無損乎真正意味的真操，而且是有益於它的。若是像娜塔霞這樣的女子，就是變換多少回數的戀人，我也不持異議；不持異議，不僅止我，就是被捨了的戀人自身，也不能夠對娜塔霞有什麼異議：因爲他們是深知道沒有做娜塔霞的戀人的資格和因緣的原故。

我所說的貞操的心境，不知道你究竟懂不懂，但在你這樣的年輕而心思容易轉變的時代，必須要聽令姊的話，格外地用一番心；必須要照令姊的話，從今以後用堅固的心把現於你的面前的戀人弄成你的心裏的血肉之一部！

但你爲用心起見，去玩弄人，是不可以的。因爲別人狡猾所以自己也狡猾，這是不可以的，照着『心之大道』行走，這才是做人的要義。

不論男女，戀之輕重和好壞，乃是因能否守住心的貞操而決定的問題。出於本心的戀，戀一次也好，戀二次三次也好；人人都能如此，那人間的關係，便呈出活氣，人類的全體，便得着幸福了。

但是真正的美事，乃是與真正的戀人永久地靜悄悄地相結合的事情；在這裏面有成長；同時也有安定；這是再好不過的：我同令姊祈求未來之你，能夠得到這樣的戀！

祝你好好地發展！再會！

給母親

一九一九，二月十六日

母親：

現在我把這個春天的圓覺寺住居的事情寫出來。

三月二十一日把圓覺寺山門向左手的『松嶺院』租下了。這個院因爲是在我到以前不會住人的緣故，大門裏殘留着草鞋痕跡，庭中餘剩着隔年的落葉，廊下和席地上更都是細微的灰塵。我白天常去的茶室的人走來，很忠實地給我打掃了一番。所以從入口到二層樓的屋裏，才可以踏足而無妨礙了。除了佛壇那間還有八個大房間的這個廣大的寺院，竟然叫它空着，這算怎麼一回事？把這話講給S，S說：『在佛教傳來的當初，所謂寺院，正是日本文明的，心：一切最新而最進步的生活樣式，都是從寺院裏分佈於民間了的。即在世俗生活上，佛教也是很優

秀地做過先驅者的工作了。但是到了如今，那些當日的文明生活樣式，完全成剔出的貨色了。若是一走到寺廟，是要感覺着古舊的不便哩；顯着的證據就是你的屋裏決不會有一箋電燈。」他說罷，我笑了；既而一想：這似乎不是可以一笑算完的事情。在信仰或知識都充分地具有活力的時候，必須要從這裏產出一種特有的生活；那個產出的生活，乃是相當地合理的，而具有實質的內容的。照這樣說，不單佛教，今之所謂宗教的裏面，不是在缺乏着有根蒂的東西的嗎？或有人說『在佛教渡來的時節，昇到文明最高點的中國的生活樣式，不能拿因為其根源是從印度輸來的理由，就把它的功過歸諸佛教』；但不管是中國，是印度，單就把與日本全然不同的文明風習傳來，成了日本人的實生活的指導者，把它漸漸地變革了的一點上說，無論如何不能不認許信仰之力的偉大。基督教也是攜帶亞歐的文明進入日本來了；而在日本人的生活樣式裏加些新的滋味，但比較佛教傳來當時的氣勢，其差異是很大的。

畢竟我住的寺院，是還沒有接電火的；但對於像我這樣的以特別的目的而來的人，或者也是難得的。我害怕別的有客的場所，特地在高懸的二層樓租了兩間房子。窗子在東邊；因為有長茅草的遮蔽，所以早起的太陽是不會很明亮地射進來的；但這在寫東西的時候有特地把屋裏弄暗的習慣之我，却也是歡喜的。小桌一個，墊子一個，鋪蓋一個，洋燈一個，火盆一個，小花瓶一個，於是我的生活樣式算完備了。早上和晚上的飲食在門前叫做『柳屋』的老飯店；中飯就在小桌的旁邊吃牛奶和麵包。

這個寺院的停留，我還得到了一件好的東西，就是使我以清靜的心地，觀察自然之轉變的事情：我每次望見了草木，便發生要凝視它在一個年間是在怎樣的步驟裏推移轉變的心願。但是這個心願，只當作個心願，是不曾嘗試過的；這事在這個停留中算是允許我做了。

從窗子往外看，眼的底下有種種的花木：梅花是將要散盡，萼之黑赤色已經

顯於枝子上了；桃樹和楓樹是像溶化一般把紅的卷葉向空際的微風裏瀟瀟地搖動着。看着那個年少的春天的淡裝，就愈覺得這個古寺的丰姿爲有趣了。從寺門以至於泥皮剝落的土牆，都是靜悄悄地，幽默地在那裏話這個春天哩。

第二天便成了四月了。一個年輕的和尙，似乎從這一天做了這寺的看門，把庭院的草都時時地給我掃除了。——此日走到門前吃飯的地方，止宿于圓覺寺的搭頭的一個學生，給我說他昨夜散步海濱，遇着跳海情死了的男女學生的家族在波浪中探尋屍體的話：情死的男女，據說都是近于鎌倉的某都會的人；探尋屍體的，據說一個是男的母親，一個是女的姊姊；據說那位姊姊好像以她妹妹在馬上就要結婚的時際死去爲不可思議的事。學生說着覺得是趣味津津，我聽着只一聲不響。

從今天起不看報；就這麼一點的事，我便覺得好像是被從地上移到異地了；頭腦立刻就覺得澄清了。每天早上不做事先要看報……這似乎是文明人的疾病之

一種啊。

從二日起，五點半鐘的年輕的和尙的做功課的聲音把我驚醒了；對於執筆到深夜的我，不無多少迷惑，可是這比電車齒輪的妨碍睡眠，我想看是好多了。我總是疲倦地從窗子一面看樹梢一面休息着眼睛以繼續工作。工作是比較地快適地進行了。工作的機運，快適地到來，作者的感情，熱烘烘地，眼睜睜地，順溜溜地往稿紙中去融化時的心境，對於沒有這種經驗的人，恐怕是懂不得的。騎上慣了鞍子的駿馬，在平直的道路上，任意地馳騁的心境，是再自由沒有了；這個三昧的心境，在這裏是不會受什麼妨礙的。又在工作的機運到來之前，自然是必須要有一樣樣的辛苦的工夫哩。

五日的午後，A和T突然而來，一同往鑛倉去游玩。路過八幡宮，從石磴上頭望見的嫩葉的景色，真是壯麗極了。每次看見那樣的景色，便想起人類是在很注意地活着的事情了。我們常常談論人生應該怎樣；母親們也常常拏這種問題問

我兄弟倆。但是好好地考察一番，我便又想到我爲什麼這天看見嬌嫩的樹葉兒，方才爲它的美麗所醉倒，而使我的心思生出強烈的昂奮的問題上了。真正地，親切地觀察物象的人，是多麼幸福的人啊：在那人的眼裏，這個地球比較普通人所想的必定要大十倍或二十倍；那人的一生，比較普通人的一生必定要長十倍或二十倍。而在那裏，普通所不能得到的幾多的人生之鍵，他便算得到了吧；深刻的悲哀，盛大的歡喜，是都會從那人的心境裏發生出來的吧。

T把帽子忘到建長寺的山門，A把裙子忘到飯館子的階下了。善會忘東西的我，或者因爲他們忘了東西，遂生出了嚴重的警戒心，什麼也沒有忘而歸寺了。那天夜裏，心地快適的雨，下了一夜。下到屋茅上的雨，真是很美妙的：在下的時候沒一點兒聲息，及至它從房的茅草中流下來的時候，才聽見鋪塔鋪塔的聲音了。

六日的早晨，雨圓滿地終止，春天的太陽，溫暖地把它慈悲之光役擲到一

切物象的上頭，我便很快活地離開了小桌，往院裏去游散：除了在那個叫做『佛日庵』的高處的石塔兒頭，八重櫻的花兒，是已經好像擠得出不來氣那樣地，都累累地開齊了；啄木鳥的臘虫的叫聲，也清朗朗地從杉樹林之間發出來了。在這些櫻花和幼小的楓樹裏面逍遙，便感覺是住在京都。停一會兒，兒子們三個人從東京遊來了；於是我就把這一天的時光歡喜喜地送給兒子們了。兒子們很遊玩了一遍，到了傍晚，把爸爸獨自留到這個古寺而回去了。

七日，看見蜜蜂的飛騰了。一切虫之活動，是已經開始了。蚊子也出來了，——在微暗的我的屋裏，響着它那特有的令人厭惡的聲音而飛舞起來了；但它那個針刺，還沒有得着突入人的皮膚的力量。捕螢的兒童也遇着了。捉蛇的兒童也出現了。蠓虫也濛濛地飛起來了。蠅子是好像交到它們的世界那樣地在狂舞着。我對於這些小小的生物們之出現，也是不能掣住在都會的想法去考察它的：不知道是因爲境地使然，可是靈跡所感，要之，我對於這些虫類，也特別具有異常的

興味，甚至於還對它表示點愛。有時一匹蚊虫來到正在寫東西的我的眼前，無論怎樣趕它，總是討厭似的亂飛，因之用力去打它，遂把它狠狠地敲落到席地上；仰到白的稿紙上頭，斜着身子在伸縮它那細如鉄絲的腿，看見其中的兩根是已經失去自由了。我想着沒有刺人，——就是刺住也是因為蚊的生存必要的緣故，——是沒有罪的，便把它擺弄成這種樣子，心裏遂生出近日少有的感覺，於是慢慢撮住一個翅膀，移到吃墨紙上，暫且觀察它的動靜；但是對於蚊子很放任的我，馬上就又做起我的工作，而面對稿紙去了；及至想使吃墨紙，把眼睛注視于該方面的時候，蚊子已經死了。處到這種境地：我覺得這種生物是房東，我是房客，我覺得我是侵入彼等的世界而使出暴行來了。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究竟在什麼地方是不得而知的；我們隨便地決定的關係，似乎都是用一點的機緣就會弄壞了的。

——你是知道的：我是很厭惡貓的；可是左鄰鈴木大拙君處的外國種貓來這裏遊玩，我不但不厭惡，反而很喜歡，這算是想不到的心之變化。那貓自在地上到我

的稿紙頂上，用它那長着深而且長的毛的尾巴，撫摸擎着鋼筆正在思索的我的面龐，我皺着我的眉頭，一聲不響地，愉快地把那個惡戲承受住了。

我住在寺裏，得着了一種十分地惜物的習慣。這並不是想叫國民經濟狀態向上的意思，也不是想養成一種的性質，乃是因爲在這惜物的舉動中感着一種謹慎的歡喜的緣故。

又住在這個寺裏，時常受想不到的人來訪；凡是來寺的人，由某意味上說，沒有不帶着生活的苦痛；某婦人是以發行擁護她的同性的雜誌的企圖而把關於這事的疑惑帶來了；某詩人想公刊他的大部分的诗集，來求我的援助；某哥爲他的妹妹的隱秘的戀事的解決，來同我商量；某男想叫我改他的文章，使成專書；某父親爲搜集他的逃去的兒子的事情，也竟然託我；因爲哥哥的不規矩，斷念結婚，想遁空門的女人，也來了；另外，還有驚動看門的僧人，深夜亂說，用手杖敲着席子，侵入我的住室的男子；觀察這些人們的各別的行爲，無非都是人生之

完全的縮寫。而同這些人們交換談話，我自身仍舊是那樣的；我禁不住要發苦笑
了。

二十那天，我出去散步，走到圓覺寺內的藥師堂了：脫鞋進門，在那潮濕的
石地上，我只感覺着一種陰暗的襲擊；立了片刻又發見了堂奧的深處，點着像豆
一般的幽暗的常明燈：這不是我住慣的世界。

我住慣的世界，是光之世界，音之世界。在那個光裏，攙交着影子，在那個
音裏，攙交着靜寂，於是那世界遂生出波紋與變化來。

二十二日，我離寺而去了。我的工作雖是沒有照預定那樣地進展，可是也不
算完全徒勞，我懷抱着三百四五十張的稿子，出山門了。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八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有島武郎論文集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譯者 任白濤

發行者 會獻聲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聞路福康路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街廣州財廳前
南京花牌樓 濟南緯二路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特約代售處

重慶新新書局 福州廣益書紙儀器館 武昌新生命書局 成都中國圖書公司
開封豫郁文書莊 汕頭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西安西安派報社 漢口現代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23778



09183

图书馆书

上海書店	
冊數	1
售價	0.60